經紀日記

經紀拉著 · 第二集



大公書局出版



經紀日記

第二集

大公書局出版

第×日

早起正想往找吉蒂，忽見飛天南來訪大舅，與老妻等一同往陸羽飲早茶，飛天南出示一紙，則辛直氣之貨已交到，此乃收條也。我一見大喜，大舅曰：「汝常以爲我是水野，今也何如？」我欲持往見辛直氣，大舅曰：「不可！汝當命渠派人來取，以示身份也。」大舅此人，樣樣講官派，甚難攪也。飛天南以生意有成，大喜過望，頻與大舅商量發展計劃，謂有一單金已斟盤中，今日或可成交也。大舅威風十足，老妻亦說話多多矣。

飲完茶先到勝斯，吉蒂已出街，悵然往辛直氣處，告以貨已收到，渠曰：「我已知矣！省方亦有電報來。」我卽約渠下午往交換收條，辛直氣拉我往飲茶，至建國，辛直氣曰：「有一單金，約共三百餘件，汝要帶工若干？」我謂四元便做，渠問：「能酌減否？老實講，現已有人斟，亦係四元，如果你肯減價，則我當有若干好處。」我一聽之下，原來此人亦係我一皮，搵佣大王也。我告以商量過再覆。辛直氣瀕行拍膊頭曰：「我帶挈汝做順野多矣！此次汝應關照我。」我力言無所謂。卽赴公司。

找到飛天南，問三元五角能做否？飛天南有允意，但仍須等大舅回來商量決定。我乘機叫渠替我銷鎢鑛，渠曰：「汝已買入耶？」我點首曰然。飛天南曰：「我之貨已斟好，俟出貨後再談汝一筆，最多三兩日。」我說：「最好快些，因我已無錢矣。」飛天南唯唯曰：「有錢可以找周二娘。」我一笑置之。

不料話口未完，周二娘竟飄然莅止，一見我卽笑曰：「聞汝又已找到一枝野，古井乎？良可賀也！」此人眞抵死，我諸多嘗辯，渠諸多諷刺，我問渠近日好生意否？周二娘曰：「汝不來何有生意？」旋又就我耳曰：「明晚來我處，我有事與汝長談也。」我唯唯，周二娘曰：「如再失約，此後

勿見我！」周二娘之得人怕者在此。

想起吉蒂今晚之飯約，正擬拔步而出，飛天南必不肯，謂要我請晚飯，正爭持間，大舅與老妻返公司，於是乎，我之東道主揮翼難飛矣！金陵一度，一百七十元無零，晚飯直落跳舞，老妻不知何時學會，眞是又驚又喜。我則呆坐終夕，心念吉蒂不置。

第X日　一早在家早餐，與大舅商量收貨事，大舅又命送至公司。老妻問我應分佣若干，大舅曰：「每件三毛。」我一計三百餘件，不過一百元左右，我曰：「太少矣！」大舅曰：「汝知我需多少使用？」老妻曰：「經常有得做，多少無所謂也。」

餐後即出找辛直氣，在路上想一過，一百元未免無趣味，而且太大担心。至辛直氣寫字樓，辛直氣未返，方書記方來，我拉渠出飲茶，藉此聯絡，方書記曰：「前次運貨汝未計我之佣耶？」我愕然，渠曰：「汝眞不夠義氣，前事不計，此次運金預我若干？」我曰：「我僅得三毛，最多二一添作五。」方仔曰：「如此低微乎？辛直氣撈得多矣。」我曰：「渠亦只撈五毛。」方仔搖首示不信，我告以價錢，方仔咬牙切齒曰：「原來如此！辛直氣謂每件要十元，照十元出數也。渠豈非撈六元有多乎？」我亦心驚，强笑曰：「各有前因莫羨人。」方仔意猶不釋，旋問我有人會辦落貨手續否？我一力担承，渠曰：「汝試打價如何，有雜貨一批待運。此件我將與汝共分之。」飲完茶返見辛直氣，渠果已備金待運。我想起渠撈六元半，眞欲退盤，旋念撈世界講忍耐，有時代勞都要矣。姑帶之往見大舅，即交黃金條共三百三十兩，仍照手續辦理。

送金之伙計去後，我問大舅如何保管此鉅金？大舅笑曰：「拈去金銀貿易場。」我一聽大驚失

色，曰：「汝欲炒金乎？」大舅笑曰：「當然！人無橫財不富。」我曰：「此如何做得？此乃人家之金也！」大舅曰：「博兩博，馬上有利，絕不費時失事。」我大謂不然。飛天南笑曰：「渠騙汝耳！安得有此事？」遂與大舅相將出。大舅此人甚靠不住，此時財到光棍手，不知如何矣。

午間往找周二娘，周二娘向我索還五百金，我曰：「遲兩日不可乎？」周二娘曰：「汝乃濶佬，何必欠我？」我曰：「濶佬亦有手緊時，何況我非大老板？」周二娘一笑，命開飯。我問白如烟等何往？周二娘曰：「如果連晏豈亦無人請食，尙使撈乎？」

對對髀然，久已乎不見周二娘，舊情漸熾，問渠找我何事？周二娘媚笑曰：「想汝耳！安得有事？」我飲酒甚多，醉態朦朧，亦記不清所作何事，但知一覺醒來，巳是上燈時分；頭昏腦脹，驅車而歸。

第×日

今天又大上其當矣！做生意確不容易哉！原來吉蒂售我之鎢鑛，竟然貨不對辦！

昨天我催問飛天南爲我拋出鎢鑛，渠之貨已賣出，因此我託渠快些放盤。連日以來，被鎢鑛壓死了我，手頭甚緊，周二娘之五百元仍未歸趙。我原不想再和周二娘發生經濟關係，不料又再自投羅網也。

不料今日飛天南帶同貨客來看貨，一看之下，竟謂我之鑛只得五十七度左右，距離標準尙遠。不能照飛天南之價錢。我大奇曰：「不是同一之貨乎？來路亦一樣也。」買主笑曰：「同一礦山所出之貨，有時亦大有分別。」我仍不信。買主曰：「汝可以送去政府化驗師檢驗，如能多過五十八度，我可以立約照六十五度價錢買入。」飛天南曰：「鎢鑛不同其他，確有分別也。」我不願賣，買客去，

我託飛天南另找一個熟識鎢鑛之人來看過，果然是五十幾度。此事既然眞確，只好自認倒霉。再找買客回來議價，渠只允出價二百五十元。我幾乎跳起來，問飛天南之貨何以貴變倍？貨客曰：「無非看貨議價耳！渠之貨六十八度，汝之貨五十七度，當然差得遠矣。」我思量再四，要求增價，結果以每担二百七十元成交。眼光光看住上當，無可如何。計二十八担共沽銀七千五百六十元。比對實蝕本一千二百四十大元。冇眼淚！

大舅知其事，在旁笑曰：「女人路，蝕多少亦無所謂也！」我憤然曰：「汝勿理我事！」大舅笑曰：「汝亦可謂食得禾米多矣！」此人幸災樂禍，幾乎欲飽以老拳。飛天南急拉我出門曰：「做生意當然有賺有蝕，何足介懷？有時老貓亦會燒鬚，何況汝是外行乎？」

與飛天南飲完咖啡，將款仍存銀行，侘傺無聊，頗念周二娘，驅車往訪之，交還五百元。周二娘笑曰：「何必如此認眞，但得汝常來，不够用可隨時開口也。」聽落此話有骨，爲之汗流浹背。周二娘方與梁姑娘圍坐電話旁，我問有何要事？梁姑娘曰：「睇金也！」因即與我大談炒經。問我有無特別行情？無何，電話一響周二娘命即賣出，收線後告我曰：「今日下午又賺了八百餘元矣。」女人搵錢之道確本事。

周二娘與我及梁姑娘三人驅車出晚飯，爲慶功也。飯後周二娘欲邀我夜遊，我絕無心緒，大醉而返。周二娘叫我明日再去。

第×日　昨晚把鎢鑛生意想一遍，愈想愈覺肉痛，平日不見了千餘元，還算小事。最難堪者飛天南賺大錢而我蝕大本，同一貨式耳，同一來源耳！幸與不幸，判若雲泥！是眞同遮不同柄，

同人不同命矣！想來想去，起初頗疑吉蒂有心搵丁。先交靚貨，後交劣貨，我就做了傻仔．但是想深一層，又覺不盡然，第一次交貨，吉蒂明知有人驗貨，則第二次未必敢以劣貨頂包。然則關鍵在飛天南乎？飛天南故意與買客商定，欺我不識貨，壓低價錢乎？此事大有可能，蓋利之所在，老友有時重搵丁也。

今早在家中索氣，決意不出，比午，周二娘忽以電話來，囑往有事商量，我見實在百事無味，諾之。方出門，大舅即曰：「又是鵪鑽路乎？」如非老妻在旁，必毆之矣。

至周二娘家，問何事？白如煙自內閃身出，高盤髮髻，脂粉淡施，身穿布質西服，嫣然笑曰：「今日重捉你唔到？去游水也！」我問周二娘，所謂有事，即指此乎？周二娘笑曰：「如烟謂汝應承渠游水甚久矣。」既作城下之盟，亦樂得浮生半日閒也。先在周二娘處午飯，飯後，即驅車往淺水灣，無何，前夕打俄羅斯撲克之老金老郭亦與梁姑娘皆到，易衣既竟，梁姑娘衣兩截式新泳衣，肉感之處，甚得人驚。梁姑娘體已擬肥，頗有一盤圓蹄之感也。白如煙泳術甚佳，周二娘僅換了衣服在帳篷中坐。既不游水又怕日光。我不知渠來淺水灣作什麼。

三時許，我方與如烟在沙灘嬉戲，忽有人拍膊頭曰：「咁靜局乎？」翻而視之，則陳光彩也。陳光彩對如煙目灼灼，如烟乘機掠髮挺胸，扭扭揑揑，赴海浴去。陳光彩問如烟是何人？我笑曰：「就是女人。」陳光彩曰：「有聲氣否？」我曰：「看汝工夫如何耳！」陳光彩曰：「明晚我請食飯，請借此人來，如何？」我曰：「人家小姐們，未知肯否？」陳光彩力邀我求之，我曰：「姑試之，明日予汝電話可也。」

我想起陳光彩手上有哥士的，正與辛直氣掛盤，得一白如烟，其將彌補我在吉蒂身上之損失乎？

老郭又倡議打撲克，我敬謝不敏。在水中，曾一親如烟香澤，如烟嗔曰：「人求汝汝又走，人不要汝汝又來乎？」游完水攜帶白如烟去食飯，周二娘瞪目視我，詈如烟返。周二娘此人，無時不呷醋者也。

問大男帶金事如何，渠笑曰：「已輸乾矣！」此人眞難合作，有句眞話。

第X日 昨天在淺水灣與周二娘等又談起炒金事，周二娘說得頭頭是道，並曰：「行情光，當然佔優勝！」想起近日無甚生意可做，此路正一好辦法也。決計今日進行，不料周二娘今日不暇，惟有明日再說矣。

陳光彩念念不忘白如烟，今早一早在同文街遇之，拉住即問已約如烟否？我謂渠今日不暇，約以明晚，陳光彩喜甚，曰：「此一支野非嘆一嘆不可！」我提醒渠曰：「玫瑰花有刺者也！」陳光彩笑曰：「銀紙而已，又何傷焉？」當然，捨得腰頭錢，自然可食海上鮮也。

到辛直氣處，渠問我何爲多日不見？我指天指地話忙，渠問我還金事如何？我惟有曰：「汝已非首次交易，當可放心。」續問渠哥士的如何？渠謂已買到一幫哥士的片，暫時不買矣。渠曰：「地產之件，我已想過，可以商量，銅鑼灣處既已沽出，筲箕灣亦無所謂，汝試約期去看可也。」我諾之，渠又曰：「日本方面汝有無行口熟悉？我公司想派人去辦貨。因已開放私人貿易也。」我乃力言甚有把握，渠曰：「如果有廠口相熟，我馬上開始矣。因我公司之東家近自上海來港，據云在上海做日本生意，太過令人注意，近來又謂徹查豪門資本，更受影響，大亨們都暫時銷聲匿迹，避避風頭，故甚擬在香港做日本生意，雖然多一重輪出入辦法管制，但勝於上海環境之複雜也。」

出辛直氣處，卽找得鄒伯父，告以地產事，渠擬約明天下午去看，我卽問實辛直氣，改期後天上午往看，此單生意如成，可以有大半年年皮費着也。但恐近來財氣不佳，不致有此運氣耳。

與鄒伯父飲完茶，返大舅之公司，問運金事如何？大舅笑曰：「汝慌到鼻哥窿都冇肉，如何做人？」我謂我負責太大，大舅曰：「我又不負責大乎？」大舅近來脾氣眞壞，或係有了錢之故。飛天南至，問我尙有鎢鑛否？我說：「怕到老矣！」飛天南曰：「汝可以代人賣貨也。」我想起吉蒂要找人合作開公司，想拉飛天南去斟，而大舅已曳之出街矣。

下午無聊，與鄒伯父打牌八圈，贏了八元六，市燒鷄一斤歸。

第×日

早出獨自飲茶，打一個電話到勝斯，吉蒂尙未回來也。

想來想去，做生意還是不如炒金，見錢快，無貨尾，又不致做經紀之要低首下心求人。因在中午前卽找周二娘，二娘剛起床，我不便先說來意，在她房中胡混一輪，然後講到炒金問題，渠曰：「汝以二千元來，我替汝做，包汝賺錢。」我問有何把握？渠笑曰：「老實告訴汝，有一個大炒家係我們此處之老主顧，甚是梁姑娘之浪，所以行情特別光也。」凡事講行情，旣然如此，馬上付二千元支票一張，周二娘視支票而笑曰：「拉哥果然發達，銀行且有存欵矣！」我但一笑而已。

在周二娘家中飯後，約定白如烟今晚晚飯，周二娘問往何處？我笑曰：「介紹如烟一條米路耳！」周二娘曰：「不請我乎？」我點首曰：「當然請汝！冇汝不成事也。」周二娘始回嗔作喜，卽打電話去金舖，謂今日多睇一百両，卽買入。我問周二娘，二千元如何可買一百両？二娘笑曰：「眞傻仔，買空賣空耳！」炒金一事，我始終似明非明。

出去街外一轉，瀕行謂二娘曰：「我完全信汝耳！」二娘嗔曰：「汝阿拉不信我，更有何人可信？」思之如芒在背。成日想不靠二娘撈，結果亦擺脫不開也。

到陳光彩處，約定今晚在金城晚飯，渠喜甚。與談生意經，渠謂有日本絨一批，行將到港，問我有人要否？絨乃天冷絨，要價僅廿三元一碼耳。我接盤即找飛天南，飛天南應承一走。但曰：「日本絨甚難銷，貨質不佳也。」大舅自外返，見我即曰：「金已運到矣！汝今晚可以瞓得安樂矣。」我問有收據未，渠曰：「汝但叫人來換收條便是。」我乃打一電話找辛直氣告之。渠謂方書記有事告假，來辦明早當可手續。

下午在大酒店飲茶，遇做洋貨之經紀大張，福至心靈，交日本絨之盤與之。每碼食價五元。飲至七時，即往金城，而陳光彩已先來矣。無何，周二娘率同白如烟到，陳光彩大晁其浪，一餐食完，百五元找數，飯後猶欲邀如烟往跳舞，如烟辭以改日，態度雍容，有大家牟度，難怪陳光彩送完白如烟上汽車，猶讚不絕口也。

周二娘在席上告我：炒金已賺七百四十餘元，我叫渠明日連本帶利再做之。

第X日　早出與鄒伯父往蓮香飲茶，先斟定地段價錢爲一百三十萬收實，開價一百五十萬元，所有浮數，聲明我佔一半，因有蛇仔李之教訓，凡事先小人後君子爲宜。鄒伯父一口應承，謂街外錢，無所謂也。

飲完茶即往找辛直氣，辛直氣未回，方書記口啣牙簽而返，一見我即問何以尚不將代人落貨之費用價單開來，至是我始恍然記起，連忙謂下午送去。此件諒係小方之出息，故如此緊張也。坐候多時，

辛直氣歸矣，即偕同外出，乘的士往筲箕灣，果然空地一大幅，若起工廠當綽有餘裕，鄒伯父頻頻落咀頭，但辛直氣之上海廣東話又常使鄒伯父聽不清楚，唯有作二人通譯，辛直氣頻頻點頭，曰：「有商量。」又問我昨日謂介紹之日本通何時可見？答以下午或明早，辛直氣乃先行。我與鄒伯父坐電車返，直到中環下車，入陸羽飲午茶去矣。

飲完茶，即往找阿卓，此爲我舊日在淪陷時期之運輸公司後生，現在已發達，自已設一間咕喱館，並自備貨車一架，確架步，前幾日渠尙請我在海景樓飲過茶也。我着阿卓，即問好一切價錢，叫阿卓逐柱加三，代我收佣　並問明阿卓，舊日之姚承志在何處？此人係我舊日舖中通譯，在日本出世，戰前一向在日本洋行做事，對日本情形異常熟悉，光復之後，渠已霉甚，渠之日本話全部收檔，不料現在又大有用場也。阿卓告我以地址，按址訪之，不見其人，一婦人出曰：「渠在利源西街擺檔，汝可往找之。」原來已業小販，我交下我的地址，即出赴辛直氣處，將價單交方仔，方仔謂貴些，要商量過才答覆也。我連聲謂無問題。辛直氣外出，遂留字條一張，說明其人當於明日帶到。

過利源西街找姚承志，不見人面。難道走鬼不愼，上了差館？

今日原想去找周二娘處再翻尋味，一早事忙，到下午四時始有空，到周二娘家，則傾巢而出，謂去看電影也。悵然返。

在大舅之公司處坐，飛天南又問有鎢否？我問渠要日本絨否？ 飛天南笑曰：「是必爲陳光彩之盤，渠亦托我買也！」廢然！

老妻忽來，乃相率歸家，大舅今晚又外宿，老妻曰：「樂得等我猶作竟夕談也。」至是方恍然久已乎不彈舊調矣。

第×日

一早起床，方欲外出，有人來訪，則姚承志也。承志憔悴甚，衣恤衫短褲，滿臉風塵，不復從前講日本話時代之光采矣。拉之同上英京飲茶，問渠近況如何？渠說：「總之撈到化，唔使計矣！一日走鬼走到失魂，十日聽埋不够上一次差館。而且派使用等等未計在內，總之兩餐麵包頭都捱唔掂便是。」言下問我有何好帶挈？當將有人要請熟悉日本情形者，承志一聽，登時不同，渾身解數，講起日本廠口，如數家珍。我說：「得矣得矣！」當同往見辛直氣。

下得樓來，想起承志之成個小販模樣，如何好去見大班，此點甚有躊躇，商於承志，渠謂「上差館都係呢件光棍皮矣！」上差館則可，去大洋行則未便也。無奈，帶之返家，取一雪白夏威夷恤予之，另長褲一條，老妻又提醒渠之膠鞋不倫不類，又易以皮鞋。始行同出。

到了辛直氣處，相見之下，承志又把日本貨行情一一數出，辛直氣醰然有餘味，謂現擬往日本定貨，想派人去探行情，問承志肯去否？承志當然一啖應承。辛直氣曰：「汝先來此處返工。月暫支三百元，如何？」承志諾之。即辭出，我賀承志此次無死矣！不料承志淡然曰：「如果眞去日本，尚有好處，否則冇乜用神矣！」我奇曰：「三百元月薪不勝於做小販乎？」承志搖首曰：「三四百一個月，我現在亦隨便搵到，打工又要着衣服，限時限刻！」此語眞出意外。

與承志分手，即電方仔問還貨事如何？渠約在新世界午餐一叙。我折往同文街一行，途遇洋貨經紀戴春代，問要日本絨否？交盤與之。渠曰：「有時想搵你亦甚難。」想落確有開一個寫字樓之必要，反問春代，渠謂在通天寫字樓，我問何謂？渠笑曰：「即大酒店之候客室也！我日中在此辦事，得閒可過去坐。」

見陳光彩，又叫我約如烟，應之。至十二時，到新世界找得方仔，渠謂起卸價最好平些，問減若

干，要打八折，我謂此乃代勞，渠曰：「代勞亦要帮我一次忙矣。」應以下午回覆。

飲完茶過鄒伯父處，渠一手拉住我曰：「三缺一矣！」生意淡薄，不離賭博，遂開其檯焉。其中有一經紀講起蛇仔李上了省城，謂搵濶佬云。蛇仔李之蹊路亦甚多也。

輸了七十多元，頗感肉刺，雖然在大同食番一餐晚飯，亦不能補也。

第×日

上午到辛直氣處一轉，渠未返，方仔問我御貨價如何，我謂只可打九折，方仔曰：「汝聽一成耳！然耶？老友上頭不聽可否？」我力言無此事，指天誓日，做經紀如果誓願當眞，所有經紀都要受雷劈矣！方仔信之，即照此價，我問何時動手，渠謂遲一二日到時定必告知。出即乘車赴跑馬地找周二娘，二娘方起床，衣冠不整，見我即曰：「我以爲你不來收七百元數矣！我幾乎已用完。」我力言無所謂，渠一笑取七百餘元出曰：「第二日我見汝不在，我未同你做也。」我只取二百餘元曰：「一共二千五，今日再同我做。」二娘頷之。知我未食飯，即命提早開飯。斬其白切雞焉。

我告如烟謂陳光彩甚有意思，如烟以筷子打我，二娘曰：「何不叫老陳來此？」我曰：「如此則不矜貴矣！我稱如烟係一等交際花，一斬可以有一兩卡鑽石戒指。」如烟聞語動容。我乃約定明晚吃晚飯。並曰：「汝必須犧牲一兩晚不在此過夜，然後可以殺出重圍也！」二娘睜目視我曰：「汝想叫我收皮乎？」

出跑馬地已三時，往找辛直氣，方仔謂渠今日又去接上海船，諒不返矣。出門遇臧春代，問渠有無消息，渠曰：「此正下午茶之時，飲完茶再講。」無奈，同往大酒店，問有人要絨否？臧春代不答但笑曰：「成日講正經野，講得幾多多？」一面看過往女人電影明星，評頭品足，忽然曰：「拉哥

我新到假乳一批，全係膠質製造，正美國貨，大小與眞者無異，卽其軟硬性亦復相同，此正女人恩物也！每打只要百四元。你試走走盤！」我曰：「此乃窄門貨，要僞裝之女人有幾多？」春代曰：「汝言差矣，汝勿以爲在街上眼見之女人，個個挺胸如山，都係天生曲線！其實汝試想想，邊度有如此大號之天生貨色？九成是僞裝而已。汝如不信，可以去淺水灣石澳等泳塲，留心細看，便知有許多平日在大馬路熟口熟面之女人，前突如峯者，變爲隱約可辨而已。打出原形，在泳塲如何可以出術，此所以兩截游泳衣之不大通行也。我之貨式則不同，可以落水亦不變形。此乃荷里活女明星所用。」春代大放厥詞，旁若無人。我問何以如此多女人要僞裝？渠曰：「因爲戰時女人保養不足，或有生育而無力請乳娘，喂完奶當然如此矣！」此人言語刻薄。直是豈有此理。

結完數，問日本絨如何，渠謂明日始有回覆，查實原來係騙茶飲而已。

第×日

大舅今早又返省城，據老妻話係自己押一幫鉅貨返省。並辦一批貨來港云，我問老妻是何生意？老妻曰：「日前叫你做股，汝又不做，何必告汝？」料必係私貨路也。

老妻因早起，拉我同去飲茶，並詳詢我近日生意。我亦問渠如何？自大舅來住後，渠日夜但與大舅談話，除討家用外，幾無與我講家常機會。渠謂近日頂屋之生意亦不甚好，已轉行。我問轉何行？渠笑曰：「在會計師樓出入也。」言罷，出一咭片示我，則果然係寫明某某會計師事務所，我奇之，問作何事？老妻笑曰：「出外接生意，等於長行經紀。」我更不明白，會計師亦有經紀？是眞破天荒。詳細研問，才知近日因各商店報所得稅，都要整理盤數，多數託會計師辦理。故會計師生意大行其道。不少會計師乃找幾個人出外接生意，此所以老妻謂係長行經紀也。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七十

行之外，有經紀，經紀之中，亦有七十二行也。飲完茶，老妻去接生意，我則往辛直氣處問胥箕灣地產如何？渠曰：「價錢稍貴些。」只允還價百一十萬，相差太遠，商量一番，渠只肯加至百一十五萬。有排斟矣。渠問我何以姚承志尚未來上工。我允往催之。

多日未晤飛天南，中午往訪之飲午茶，遇林國然。又與另一班女人，我曰：「林國然眞夠命水，安南老細枝水永食不完。」飛天南曰：「安南老細巳冇水佢食矣。人家顧住攪政治，何況林國然之一鋑野巳穿煲？不過另外又找得老細，總之，又是做女人經紀，財色兼收。」

我問飛天南，大舅上省有何好作？渠笑曰：「渠未告汝乎？若然，則我亦守秘密。」再問之，亦不答。作了。

打一電話與周二娘，問炒金事如何？渠謂巳代我做好友，睇一百二十件，現在行情，已約有三百餘元利，但謂不宜放手，因英鎊會貶值，金一定好。我謂得些好意不如回首。渠曰：「汝眞冇些志氣，三二百元便沾沾自喜，眞冇大方。」惟有任之。白如烟奓話筒問陳光彩之約如何？我始記得忘記轉約，乃僞稱光彩不暇，轉約明晚。打完電話，即撥與光彩，約好明晚在金城食飯。佢並問我日本絨有人要否？漫應之耳。

在街上遇老妻與一中年男子行，歸而問之，則會計師樓之客仔，今日接成生意一單矣。飯後偕往看電影，歸時巳在十二時矣。

第×日　昨晚睡得太遲，老妻又嚕嗦甚，入夢時當在二時過後矣。今早老妻先起出門，我直睡至十一時始起。到辛直氣處，方仔斬眉斬眼，塞我一紙，則約在新波士頓午飯。

在新波士頓見方仔，原來明日便要落貨，商量一過，飯後即出找得阿卓，叫渠配定人馬，阿卓笑曰：「隨時電話到，即可起兵馬矣。」阿卓在店中指揮若定，眞發達有個樣也。

找得鄒伯父，告以辛直氣之價。鄒伯父曰：「當然有得斟！此單生意之底價已不能再減，汝可揸主意與前途商量，不必問我矣。聽多少都無所謂，但求彼此合作有一次成功耳。」想落鄒伯父眞好人，惜兩人合作未發過市耳。

打電話問周二娘，據說仍看漲，已漲多少矣。周二娘曰：「我希望替汝搵一個開。」若然，則冇死矣。在大酒店門口又遇該春代，渠謂請我飲茶，從之。渠曰：「日本絨有人要，大家都話日光一晒就轉色，美國單又多，九十月間美國絨湧來，日本絨雖便宜，暫時無人買入矣。」又問我有人要假乳否？我搖首曰：「恕無本事矣。」飲完茶，又是我會賬，春代但竪大大話第二日請晚飯補數。

七時至同文街，偕陳光彩一同往金城，闢一室，陳光彩力讚如烟之美爲不可多得，但我竊笑。看陳光彩乃鄉下仔之流，見女人面甚少者也。無何周二娘偕同梁姑娘白如烟到。陳光彩手忙脚亂，三個五、可口可樂，招呼一番。周二娘倡議打牌，陳光彩當然贊成，周二娘與我合股，陳光彩變了三娘教子。不用說，結果大輸特輸。牛仔兩張，仍不能翻身，眞慘矣。打牌之際，白如烟坐其下家，成日灌米湯，又話陳光彩踩章太緊，動手動脚，大發嬌嗔，陳光彩量其大浪，慘敗有來由矣。

食完飯已將十時，陳光彩倡議往跳舞，梁姑娘先歸，一行四名拉隊上百樂門，我不會跳眞吃虧，惟有與周二娘歸炒金經，周二娘謂收市回順，成日都賺不够四百元，現在仍看好，未賣出也。

陳光彩與白如烟叡甚，看其兩人情況，密斟密斟，白如烟之鑽石戒指冇乜走雞矣。十二時左右，出舞場，陳光彩尚欲游車河，眞似乎恐怕甕中錢用不快也。白如烟却之，與二娘乘車返，陳光彩

謂我曰：「快成功矣！」明日我已約了她往午茶。有渠表姊在，甚不便當也。表姊即周二娘，我睇之但騙矣。

第X日

一早到辛直氣處，蓋約定方仔落貨，誠恐失拖，方仔此人成日想搵錢又無路數，有時亦甚可憐也。到時方仔已回來，一見我即曰：「汝眞够義氣，說來便來。」我問何時動身，渠曰：「我等往飲茶，飲完茶便動手矣。」相將到公主餐室，飽餐之後，同往找阿卓。

原來此人所落之貨，即係辛直氣公司之貨也。運費合計一千七百餘元。我看渠等動手之後，即便告辭。瀕行，方仔告我曰：「汝在辛直氣面前切勿講此單貨之運輸係汝介紹，否則汝將不便也。」我不大明白此話何意，但唯唯應耳。

從西環碼頭返中環，已近中午。正想往找飛天南，忽然想起陳光彩與如烟之約，乃打一個電話到跑馬地找白如烟，電話接通，我馬上問渠是否已與陳光彩有約？如烟直承其事，並曰：「我方欲邀汝同行。」我笑曰：「靜雞雞，有我在不嫌多事乎？」如烟曰：「有汝在，容易轉灣也。」我初不允，如烟堅約，遂允之。

到鄒伯父處一轉，鄒伯父不在，與兩經紀談一輪，物業經畧有心得，以俾他日之用也。將至一時，即往建國，果然在房中找得如烟與光彩，光彩見我，微感愕然，如烟則力邀我入座，我笑謂不宜冲淡水，如烟曰：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汝來，我爲汝講述我們之談話也。」

白如烟就以此話轉橋，謂適才講及擬買鑽石戒指，不知何處好，要找陳光彩介紹。如烟之「橋」一講我就明，原來已經開刀也。陳光彩謂無甚熟悉之珠寶店，轉求我介紹，我乃乘機以莫伯之路數薦

之。如烟卽謂要去看。我曰：「我今日不暇，汝等飲完茶可以自去，我寫一個名片介紹，包無搵丁便是。」陳光彩問我何故不去？我笑曰：「我乃經紀身份，誠恐汝等笑我做經紀，白小姐謂我聽佣也。」陳光彩力謂不然，一定要我去。我終不允。進啤酒兩枝，鹵味數事。如烟如厠，陳光彩問我是否有心冲淡水？我曰：「我安知汝等來此？」光彩無詞以對，轉曰：「有汝同去買珠寶，有伸縮也。」我但搖首曰：「此乃汝兩人之事，關人。」

飲完茶，渠兩人去找莫伯，我目送渠等落電梯，卽打電話找得莫伯，告以有如此這般兩人來，叫渠留一柱佣與我。莫伯當然應承。光彩被斬得如何，好少理，我則坐處收錢矣。

第×日

起床後，老妻忽謂要請我飲茶，我問何以忽然如此客氣？昨日做成一大鑊生意乎？老妻搖首笑曰：「總之有茶飲，何必多問？」

同至陸羽坐定，老妻頻叫點心，手勢豪濶。無何，忽有一中年男子來，穿短衣褲，完全商人裝束，但手錶墨水筆，輝煌耀目。老妻一見，卽起立歡迎，笑曰：「我無位坐，幸遇此李司理搭枱耳！汝不如亦坐於此，李司理係熟人，無關係也。」我一聽大奇，我既不姓李，更非司理，老妻又出何術？此時陸羽堂上無虛座，男子略躊躇卽坐於老妻之旁，老妻乃介紹我爲李司理，男子爲唐心悍，老唐頻問我「尊別」，只好應曰：「啓興。」老唐乃頻呼契兄哥不已。

原來此人乃老妻客仔，老妻拉來斟生意。老唐之什貨行要找會計師清數，應付納稅問題，老妻乃從中做經紀矣。大抵事已成八九，老妻因指我曰：「李司理之寶號亦係找我等之會計師理數者，既便宜，又清楚，又快捷，汝不信可以問李司理也。」老唐果然向我查問，老妻頻在枱底踢我之脚，我於

是一味話該會計師好野，有許多數可以佢過。老唐大喜，老妻乘機一口咬實，生意便成。

飲完茶老妻偕老唐同往會計師樓，我轉往辛直氣處，途中自思，老妻原來我我做「枚」，請飲茶之意卽在此矣。兩公婆拍硬檔搵丁，這個是何世界？甚至改老公之姓亦所不惜，此眞利之所在，不顧一切矣，好在還有老唐猛叫我做契哥，否則認眞不値矣。

辛直氣不在，方仔見我卽曰：「已攪妥矣！眞勞煩汝。」我力謂無問題，無何辛直氣返，談少選，喟然曰：「香港人工眞貴，落一稿貨竟要三千七百餘元！」我恍然方仔食了一半，方仔望住我笑，我又上當矣！方仔昨日吩咐我不要說明，否則于我不便，因爲我一講明，方仔與我便冇朋友做矣。人搵大錢我搵小錢，眞執輸之至。

猜龔濶咨地，辛直氣已允擔價兩萬元，仍未成盤。又問我何以姚承志還不上工？我但暫時推住耳。

午茶後到鄰伯父處覆盤，一手被渠拉住往香港仔打牌，劃鬼脚食海鮮，連輸帶食，共費五十餘元。心念周二娘不已，非爲色，乃爲財耳！白如烟已斬到手否？亦在念中。

今日遇戴春代，手持絲襪辦，係「紳士牌」男庄襪，謂係美國貨，叫我走盤，並先送我兩對，歸而試之，尙覺不俗。

第×日 昨晚睡得不寧，半夜隔鄰喊賊，嚇得我連忙開燈。到處巡，復睡時已在天光時分矣。想起此屋甚爲「枝公」，還是想法搬屋爲宜。

起床已十二時，在家早飯。我貴老妻搵我做「枚」，强叫我做李司理，老妻笑曰：「此所謂拍手

伙記也！兩公婆不合作何人合作？」爲之苦笑，老妻叫斬燒鷄半斤爲酬，因生意已成也。

飯後出辛直氣處，渠不在，與方仔談少選，渠謂有朋友到了一幫日本海味，問有人要否，我取得貨辦若干，花菰墨魚江瑤柱之屬，出，即赴跑馬地去。

方入門，周二娘曰：「汝來得正好，剛開市不久，汝前後已賺了七百餘元。」我說：「何不即放？」周二娘曰：「傻仔，現在正當頭起，買入正不暇，誰如此笨賣出也？」我曰：「得些好意便應回首。」周二娘曰：「抵汝無發達矣！」頓使我爲之啼笑皆非。

如烟自外返，謂與陳光彩飲茶回。我問渠鑽戒如何？如烟搖首笑曰：「在我手袋內也。」我命取來一看。如烟笑曰：「未買也！現銀不比鑽戒好得多乎？」我一聽，爲之「心實」。我所以費如此精神時間替人作嫁，所望於白如烟者不過就在買鑽戒打回兩個佣之類耳！現在白如烟竟「高張」到不上我打之牌，實行「刮現」，眞咬佢唔入矣！如烟並曰：「那日到莫伯處，渠開價甚貴，我將心比己，亦不想陳光彩做丁，因曰：『如此價貴，不如我亦開一珠寶店矣。』陳先生乃命我自己去買。」我笑問斬得若干？如烟但一笑不肯言。我又笑曰：「收人錢財，已替人擋災否？」如烟伸手打我，嗔曰：「多事！」看來已「過磅」矣。

白如烟發現我手上之海味貨辦，辦而視之，嘩然呼曰：「合銷矣！今晚正想煲湯！」我聲明係貨辦。周二娘聞聲來視，曰：「貨辦也好，貨也好，總之先煲湯。」一手搶去，即交工人，轉謂我曰：「你亦有湯飲也。」我笑謂入了賊巢。

下午，如烟與梁姑娘等皆外出，周二娘與我少不免舊夢重溫一番。二娘於枕畔曰：「我亦無心再出去滾，想搵個知心友作上爐香矣！」我恐惹禍上身，忙謂再撈一年半載不遲。

今日金舖消息竟日是牛皮市，二娘仍不願放。晚飯飲其「貨辦湯」，方仔知之，當吹漲。飯後人客紛來，二娘寃寃氣氣拉我去看一塲電影始歸。

老婆謂飛天南找我，不知何事？

第×日

盥洗既畢，想往找飛天南，忽接周二娘電話，我笑問是否有我睡不着，所以如此早打電話來，二娘曰：「眞冇正經！我大把人，一定要汝阿拉至過得夜乎？」我問何事？渠曰：「有一件正經事，要馬上找你談。」我約渠下午談，渠曰：「事急不宜遲！此件有錢搵者也！」既有錢搵，當不放過，即約在威士文早茶。

原來周二娘之事如此：二娘之人客中有名鍾行逢者，戰時在廣州曾落水濕身，光復後逃了來港作寓公，本來無事。不料最近有人在廣州做鬼，要充封其物業。此人祖居廣州，物業諒不少數，故行逢發了大茅，周二娘擬承接了此事，因問我曰：「汝非有人在廣州乎，當可想法子也。此件生意可大可小，多者可以搵一萬八千也。昨晚此人唉聲嘆氣來求我，亦甚可憐也。」我想起大舅，平日話識乜識物，當有法子想，即允爲二娘効力。二娘喜曰：「我先安慰鍾行逢，汝從速進行。此事如可成功，拉哥，我可以改行與汝同居矣。」老實說，如此我則不大願其成矣。

找得飛天南，同往午茶。問渠何事？飛天南曰：「我聞拉嫂謂汝經手一地段，在脊箕灣者，是否？」我曰然，飛天南又問已掛成否？我曰未，渠曰：「我亦有人掛，不知開價若干耳！此乃我東家想買入，渠之脾性最認眞，不喜人開大價，而且行情光，不能啱佢也。汝須將最實價錢報來。」我見飛天南如此愼重，料必前途甚殷實。兩鳥在林，不如一鳥在手，因曰：「最低限度，需價一百三十五

萬才可賣出也。」飛天南諾諾而去。

到辛直氣處一轉，方仔問我海味有人搭手否？我但謂搿開，並再取些貨辦。辛直氣在旁開語，笑曰：「已拿去煲湯乎？」我唔一聲，查實辛直氣講笑耳。我問屋事如何？渠不大置可否，看情形，成數甚淡矣。

往同文街找得陳光彩，問曰：「白如烟如何？已得手否？」光彩笑曰：「當然過磅矣！我亦有久戰不決者乎？」旋搖首曰：「眞過癮，好野也。蝕三幾千亦甚值得。」我心中暗笑。我問有何好作？光彩曰：「有花紗一稍行將到埗，汝可去買花貨。」我問明價錢，光彩曰：「今晚我又約如烟食飯矣！汝去乎？」我搖首曰：「免汝謂我冲淡水！」其實我對此盤交易，毫無好處，已算失敗矣。

第Ｘ日 大舅仍未回來，昨夕問老妻，老妻謂不知何時始返？周二娘之件未能進行。今早周二娘又打電話來問，我只謂未找到那人，周二娘大話我無用。

出門先到辛直氣處，渠未返，方仔又追問海味，我反問彼有無人要花紗花貨？渠曰：「辛直氣正想買花紗，你可與渠斟，我講話不靈也。但如有佣，須預我一份。」我甚不爲然，辛直氣我不相識乎？何須要分渠一份。方仔見我不答，即補充曰：「汝既有心關照我，才問我也。我指一條路你行，分一份與我亦非過取也。」此人眞難相與。

候辛直氣不至，出往找飛天南去飲午茶，飛天南一見我即曰：「又有鵭鑛路乎？」我搖首曰無。飛天南曰：「林吉蒂已回來，我以爲汝又有鵭路矣。」我一聽吉蒂回來，心中發茅，即問渠何以知之？渠謂昨日在大馬路碰見。我又問飛天南，大舅何時返？渠笑曰：「渠係汝大舅，非我大舅也。」

殊不知此大舅與妹夫，甚少聯絡也。問地產如何？飛天南曰有成數矣。

飲完茶即往勝斯，找林吉蒂，侍者謂並無此住客，我復指出當日林吉蒂住何房，其人又如何形狀？侍者仍謂無其人。爲之廢然。飛天南其認錯人乎？芳蹤何處是？

到辛直氣處，開門見山問渠要花紗否？辛直氣問明價錢，曰：「花貨不值此價，現貨尚值。」我問渠買來何用？辛直氣曰：「揸貨也。花紗必看好。」問何故？渠笑而不言。我曰：「既然揸貨，花貨其上矣，連倉租都慳番。」辛直氣謂價貴，二十支花貨只值一六〇〇元耳。我問地產如何？辛直氣曰：「老細去上海未回，遲數日當有答覆。現我等東家擬開一間玻璃樽廠，因爲玻璃樽甚感缺乏，好市也。」

下午經大酒店，遇周二娘與一小豁子，二娘一手拉住我，告我曰：「該件如何，此小豁子即係鍾行逢矣！」我謂仍找此人不到，聞已返廣州，我强調此人必有辦法。二娘曰：「然則汝往廣州一行如何？」我笑曰：「不能花本而保冇米粥也。」二娘曰：「然則打一電報佢返來如何？」我曰：「此當可爲。如今日其人不返，明日打電報可也。」二娘始欣然去，瀕行並曰：「汝勿太過漏氣，此大生意也。」問金市如何？二娘謂仍未放，並謂我太無耐性。

大舅今晚仍未回，明日恐非打電報不可矣。

第×日　昨晚問老妻取得大舅省中地址，今早出門，即往電報局打一電報，文中僅「有事請即返」五字而已。電報局之女職員問我打急電打慢電，並力言急電之快，既是女人吩咐，照打急電便是。

久未到第一樓飲茶，到此小坐，碰不到熟人，獨酌殊無味。正想結數下樓，忽有人走前呼我，一看原來是舊同學諢名高佬奇之陳奇，握手道故，原來此人已成教育家，身爲校長矣。最近開課，渠謂忙甚，並請我到渠學校參觀，議論滔滔，不愧教育家。渠要請飲茶，下樓之際，渠謂要去買些標本儀器，我忽然想起我住處隔鄰之吳究舒存有動物標本一批，此乃生意經也，馬上兜搭，大車一頓話有便宜貨。高佬奇大喜，擬即往參觀。我謂渠現不在家，明日同往可也。約定明早再飲茶。

到陳光彩處，問花紗能否減價？渠謂此乃最低價錢矣。光彩曰：「連日我找白小姐不到，渠予我一電話，又不知是在何處者。無從訪之。汝知其住處否？」我笑曰：「我亦打電話而已，電話既找不到，我亦冇謀矣。」光彩叫我見她時通知她找他一談。

順道往大舅之公司找得飛天南，入門即見大舅。我愕然曰：「汝已接到電報乎？」渠謂未也。我問到埗何早？渠笑曰：「火車停開，只好搭飛機。」渠問我何事，我即拉之上茶樓，源源本本告知鍾行逢事。渠曰：「此易事耳！代價若干？」我問渠意思。渠曰：「價錢甚難說，汝問渠出得多少？多有多做，少有少做也。但開辦費最少要三千元。」我遂以此意電告周二娘，渠曰：「容今晚問過老鍾，再與汝談。」

將花紗價再報與辛直氣，渠終嫌貴，無法斟得落。方仔又催我海味，我漫應之。出找得飛天南，問渠有人要海味否？渠搖首曰：「此種生意，佣少而不能聽價，恕不從命矣。」我罵渠大食懶，渠曰：「好好，我代汝走成之。佣歸你便是。」飛天南此人，說好是好，說壞是壞。

心中有事，提早回家，找吳究舒，謂之曰：「請借汝擬出賣之標本陳列一天如何？」老吳大奇問何故？我笑曰：「山人自有用處，總之如有損失照價賠償便是。」老吳頻謂冇癖，我問渠取得出賣價

錢，以大籠兩隻盛之而歸，老妻愕然問何事？我笑曰：「自有作爲也。」

今天又找林吉蒂，仍找不到。

第×日

昨晚花了三個鐘頭，把取回之動物標本陳列室中，有箭豬有雉鷄，甚至有馬騮、烏鴉禾雀則無數矣。總之成房都是飛禽走獸。老妻頻頻搖首曰：「我眞不知汝攪乜！」

今早赴第一樓，約同高佬奇返家，高佬奇一見，卽曰：「原來汝有貨耶？」我笑曰：「然，朋友結束學校生意，故交落我賣貨尾耳！」高佬奇巡視一過，問價幾何。吳究舒要價是大小拉勻，每隻四元。我昨晚已將之分類，大者貴而小者平，大概平均每隻八九元左右。高佬奇連聲謂平，當堂揀選，除太細之烏鴉白燕外，總共取去六十餘隻，價銀七百餘元。高佬奇卽往打電話叫學校什役來帶走。臨行並約我明日往其學校一談云。

高佬奇去後，我謂老妻曰：「如何，有錢入門矣。」老妻問明底細後曰：「此等雀仔，汝亦以五元價格承頂乎？」我笑曰：「同爐便是，何必承頂哉？」因卽一計賣去六十餘隻，每隻四元計，二百七十餘元耳。連同雀仔送去吳究舒處。老吳不悅曰：「汝㨂回此等雀仔與我，有何用處？賣亦不值錢矣。我不過因全部出手，故此拉勻計耳。單一隻雉鷄，市上卽值二三十元矣。」我笑曰：「吳老師，我非做生意，老實說，一朋友開學校，我以此送禮耳！請爲原諒。汝當時謂每隻四元，我乃照數計耳。」老吳無奈，照收可也。其實此一㩒雀，亦係渠在戰前教書之學校中物，淪陷後渠未離港，故「滾」爲己有而已。所以老吳終未有怨言，並拉我大談一輪辦學經，謂此時辦學，好過戰前許多。如有人打本，渠願効犬馬之勞云。

生意做成，實賺三百餘元，快爽乾淨，坐在家中便有錢收，勝於隨處走。可知凡做經紀者，主要在靈機，頭腦不夠，就執輸矣。

老妻眼紅，拉往食晏，食完分手，我打一電話往周二娘處，渠不在家。找得如烟，如烟曰：「二娘不在才找我乎？」我笑渠有陳光彩，渠謂近日已少見，我問何以不見人？收了錢便飛遁已乎？渠謂不暇。我乃約渠出往晚飯，見見陳光彩。如烟允之，因即打電話通知陳光彩，此人大喜過望。

在金城飯後我即撤檔，渠兩人不知去何處矣。回家時大舅與老妻往看戲，歸時問我那事如何？我謂未有消息。大舅曰：「汝眞嫌錢腥，既非急急，何必打電報找我？」

第X日

大舅昨晚又追問鍾行逢件如何？我謂明日必有答覆，大舅曰：「我後日即返省，明日如無實際，此件你搵人都得矣。」大舅行色匆匆究不知何事？今早老妻亦謂大舅後日返省，想落此件非我周二娘解決不可。

披衣出門即往跑馬地，時僅九句餘鐘耳！周二娘猶未起，召我入室，即曰：「倒尿來乎？如此早晨？」我急曰：「老鍾之件如何？我之朋友明日即返省。」周二娘曰：「我已問過老鍾，渠謂不知需費若干？甚難開價。以此問我，我審度情勢，以多取亦太過，少亦無謂。因索萬元。老鍾嫌貴，只允出八千。我已殺起。」我曰：「然則你撈若干？」周二娘曰：「我擬與汝合分四千，餘四千則予汝友。」我以此數太少，周二娘曰：「四千尚少乎？港紙也，非大洋也。」我不便駁周二娘，即興辭出，打一電話與大舅曰：「先付二千元亦可，但要快解決。」大舅問其肯出價若干？我曰：「渠未決定，不過總不離爲汝者，此我之老友，汝必須幫忙。」大舅乃允。

於是我復找周二娘，問渠取得鍾行逢之一切有關該案資料而出。周二娘留我食飯，我亦無心及此矣。出至公司，即將證件等等交與大舅，大舅一見是鍾行逢名字，即笑曰：「此大客也！今次可以發財矣。」聞之忐忑不寧。

大舅出，飛天南拉我往飲茶，謂奪箕灣之地產可以有商量矣，人客已還價一百三十二萬。我乃力促飛天南成之。飛天南曰：「我備開價一三七萬耳！尙欠五萬之數，汝處能減否？」我表示無可能，渠即點首曰：「容我圖之。」問海味如何？渠謂已將貨辦交其朋友矣。

飲完茶，再打電話找林吉蒂，終未找到。甚憾，究不知芳踪何處者？想落借彼之二千元眞水一樣凍矣。

到辛直氣處一轉，渠又問起花紗事，我咬實一千七百元，辛直氣要再減三百，我謂最多伸縮六七十元耳！因陳光彩之盤已是一千六百元也。辛直氣不允，我亦淡然置之，凡事不宜太緊張，尤其做經紀爲然。太緊張則露出馬脚矣。

下午飛天南找我，謂海味有人要一部份，即電知方仔，生意遂成交，我總計佣應得一百二十三元耳。約定明早始出貨。

第×日

一早到第一樓找鄒伯父，鄒伯父竟與蛇仔李同座，蛇仔李見我來，表情異常生硬，我乃故作大方，彷彿忘記舊事，一味招呼其飲茶。出來撈此種面孔手段不能少也。果然，茶未飲完，蛇仔李已恢復常態，大家不提舊事，只談生意經，原來此人到廣州，乃係改行做生意，在廣州運鷄鴨來港，據說有利可圖。我以利錢有限，不明所以，鄒伯父笑曰：「渠並非在鷄鴨本身賺錢，而係

賣其回頭嚟入證也，有四分錢生意焉。」我始恍然。蛇仔李之數口亦足哉！

飲完茶分手，鄒伯父甚醒目，與我同行，到天華飲咖啡，渠謂知我必有事也。因將飛天南之盤告之，問可否減多少價？鄒伯父曰：「此地產之盤係我直接業主者，而渠對我亦極佳，故有此便宜，而可以開多二十萬以爲伸縮耳！否則，做物業經紀豈非個個發達耶？汝不熟此行，當以爲我索價太多，殊不知做物業經紀最難講機會，平常最多撈一個佣，惟有遇此大件而又業主特別關照者，始有大利可圖耳！物業買賣，首要業主等龍，二要渠烏龍龍，然後可以發達也。」我唯唯，鄒伯父力言不能減，無法强之，惟有强飛天南耳。

大舅今晚搭船往省，午間找渠再飲茶一談，問明鍾行逢之案，渠曰：「此件甚不易辦，因此時尚要辦肅奸案者，如係證據確鑿之流，甚難甩身也。惟有出我法子耳！」我曰：「未必實辦得通乎？」大舅笑曰：「我又不是肅奸委員，如果係，我亦早已收山矣。」渠促我磅水。應之。下午找得周二娘，提了兩千元，即往交與大舅。想落此事甚牙烟，二千元交他，連收條亦冇，渠在省一個好少理，回來乾回報謂攪不來，實吹佢唔脹者也。

飛天南問地產是否可以隨時交易？我曰然。渠又想要減價，我謂此對不住矣！測渠神色，前途還價諒已接近，飛天南實想再多食佣耳！若此，則恐渠撻死隻雀而已。

將近傍晚，與飛天南約好方仔去出貨，方仔趾高氣揚，想已掘一筆，我與飛天南則僅得百餘元。方仔猶謂要我請食飯，眞無道理。

老妻今晚約定大舅飛天南同往食飯，謂送大舅行也。結果是我找數，海味之佣，已變了黃瓜打狗矣。

第×日

半月來老妻未問取家用，今早開口矣。我曰：「近來生意不好乎？」老妻曰：「此家是汝家，我搵錢替汝支家用乎？」無已，予以兩百金。

想起周二娘處之炒金不知如何，出門早茶已畢，即電二娘，二娘已外出，找得如烟來聽電話，渠柬我請飲茶，我戲問要叫陳光彩否？渠嗤曰：「我已同那衰人拆檔矣！」我問何故？渠謂見面再談。因約好下午一時在域陀餐室，因渠謂該處熟人較少云。

先訪辛直氣，渠見我即問花紗如何？我曰：「汝勿一籌通書睇到老，我之說話皆非車大炮。最多聽佣若干耳！成行成市，豈有胡亂開數者？」辛直氣低聲曰：「此係我東家之私帮生意，非我自已買，故此我亦要聽多少也。」原來如此，因即搖一電話至陳光彩，問實價錢，渠只肯減三十，即要實一千五百七。我謂辛直氣曰：「最少是一千六百二十元，再少則免掛矣。」辛直氣合指一算，慨然曰：「好，反正不是自己本錢！賺少些無所謂，汝其即回覆前途，我要三十條，今日下午落三成定便是。」交易既成，為之甚喜，默計佣金共有千五百元，為近半月來進賬之最大宗者矣。

落樓馬上坐車仔到陳光彩處。說起來甚好笑，做經紀者，以脚步搵飯食。平日走來走去，絕不見倦，但一到有生意成交，則非坐車仔不可。名為爭取時間，其實脚軟而已。我思疑今日之車仔佬生意，大半靠經紀也。

找得陳光彩，講好花紗，光彩曰：「現已看漲，不過見汝介紹一枝好野耳。否則即反價矣。」隨又問我見如烟否？我不便說明午間之約，反問渠等是否爆煲，陳光彩苦笑曰：「老實說事因前晚原已約定渠往跳舞，不料我臨時被老虎乸拉返老岳處食飯，飯後已過鐘，急到大酒店尋之，已不見面。此事實我對渠不住，還望汝代我解釋。」我唯唯應，心中則暗笑。

出門打一電話與辛直氣，渠約我一時交款落定，我以有如烟之約，即推之，渠曰：「下午我要接船，如汝不允，此生意即不成矣。」想落生意事大，美人事小，急電如烟，好言解釋，改約明午。如烟亦不爲已甚。

下午把花紗事弄妥，方擬找鄒伯父，忽感腹痛如割，如厠之後，竟發現是吐痾。急急返家，進藥丸一瓶，竟日與厠所爲伍，眞苦事矣。豈生意做成，又須破財耶？

第X日

昨晚腹痛已減，痾亦稍止，今早上午未出門，老妻進白粥一大碗，謂功能止痾云。

十二時，即披衣出，應如烟之約，失約于婦人已不智，再失則不德矣。至域陀，白如烟猶未至，進啤酒候之。無何如烟至矣！豐容盛鬋，楚楚可人，難怪陳光彩大嘗其浪。如烟坐下即嫣然笑曰：「久未與汝撑檯脚，汝眞無情者。」我笑曰：「汝生意好？」語出，如烟即嗔曰：「勿如此大聲，生意生意，有何好聽？」我笑曰：「汝心邪耳！幾多女人作正經生意也？」如烟鼓掌笑曰：「然！我幾忘之！汝老婆亦係做生意者也。」爲之吹脹！急以菜牌示之。

問周二娘在家否？白如烟曰：「渠日日掛住炒金，已成賭徒矣。」我問行情如何。如烟忽愕然曰：「汝非有二千餘元在渠處乎？想已落了鹹水海。」我大驚，並將連日二娘謂牛皮市之語告之。如烟笑曰：「汝眞外行，賭得大，牛皮市亦有上落也，連日來渠已大輸特輸，輸到一切事都無心機，汝之資本，當然瓜得矣。」我本來已無胃口，聞之益無胃口矣。如烟曰：「汝聰明者今日即往追討，否則無望矣。」

飯時我問起陳光彩件，如烟笑曰：「實則無所謂，但汝可謂我對此怒氣未息。」我笑曰：「又爲

後來張本耶？」如烟一笑不語，我曰：「汝尙未謝媒也！」如烟睨我曰：「我怕周二娘也。」

午飯既畢，如烟問我去跑馬地否？我應以明日，白如烟猶力道二娘之賭狂，謂甚爲渠躭心云。如烟此人，甚能積聚，本是好人也。

兩人行經大酒店，忽見老妻自內出，我急一閃，如烟亦立駐足喚的士，老妻遂不覺。問我何去？並拉我往找飛天南，原來又是掛會計師事，老妻要飛天南介紹見某店司理也。渠等談完，飛天南問我地產如何？我曰：「只等汝回覆耳！」老妻聞語問什麼地產，我急亂以他語。夫妻是夫妻，生意還生意也。

飛天南問我是否做了一批花紗？渠曰：「渠朋友之花貨僅賣一千三百五十元耳。」我曰：「凡事退一步想！汝之地產價又何以不能高過別人？」飛天南無語，旋曰：「此件明後日當回覆，我亦怕多講矣。」

老妻邀得飛天南作東，往酒家小酌，在酒樓中遇戲春代，飲完兩杯，講天講地，又大講其假乳生意，老妻愕然，戲春代眞戲春代也！

第X日 昨日未見辛直氣，今早往訪之。渠曰：「汝有朋友代包運汽車往上海否？」我忽然想起日前在街上遇斬眼蔡，渠曾謂近營此項生意，急應辛直氣曰：「我早想問汝何爲不作此項生意矣。」辛直氣卽覷問價，並曰：「上海一部車賣十多根赤條，仲値港幣五六萬元。甚有化算，勝於開玻璃樽廠矣。」我告以明日答覆。方仔告我昨日辛直氣又買入花紗一批，價値一千三百五十元。我疑係飛天南之貨，難道渠踢盤？

出至馬路，方默想靳眼蔡之地址，迎面來一汽車，車中坐男女二人，女子之面目極類林吉蒂。正擬審視，則勃然一聲，汽車已過。隨後爲一野雞車，正慢駛向我釣泥鰠，人急智生，即登車命渠跟前面車行，車自大馬路向東駛，至電車路交界處，離前面之車尙隔兩轆，不料我車戞然而停，讓西行之電車汽車魚貫入電車路，而前車已先過馬路矣。我極目望之，惜眼前橫過之車如過江之鯽，前車已失踪，其往花園道乎？落灣仔乎？問車夫，車夫亦謂不甚注意。爲之頓足長嘆，追之不得，下車則又覺不足一咪路，未免可惜一元半，乃命車夫直往跑馬地。

周二娘方起床，雲鬢未整，面色蒼白。渠一面調脂抹粉，一面問我鍾行逸之件已有消息否？謂老鍾已問起幾次矣。我曰：「如此大件事，想一日成之乎？」

屢次想問炒金事，又不好意思提起，食飯時，白如烟頻頻向我打眼色，無何，有人打電話來報行情，我乘機問我之股份如何？二娘曰：「前次我告汝謂賺了五百多，已裁數矣。三千餘元存我處，汝再做否？」我一聽又稱奇，如烟所言，豈有中傷二娘乎？二娘固未將我之股本輸去也。我因曰：「當然再做，我以爲汝已繼續代我炒。我已成富翁矣。」二娘淡然一笑，若甚勉强者。飯後，二娘留我在家，曰：「汝可睇住行情也。」我笑曰：「盡信汝矣。」二娘一笑。

出跑馬地已三時許，幾經辛苦，始在大酒店找得靳眼蔡，問明汽車運費數目，連儎脚報關及熟性費等等在內，一脚踢運到上海。即打電話找辛直氣，渠已外出矣。

靳眼蔡雖然靳眉靳眼，但甚醒目，見有生意，馬上拉我到龍泉晚飯，大講其如何穩陣之法，口馬與大舅同出一轍也。

第×日

今日又是大日子，瓜得矣！瓜得慘極！眨眨眼不見了三千幾元，眞是人間何世！前兩日搵得花紗佣金一千五百元尚未到手，而今日竟瓜了三千幾現金，是眞人算不如天算耶！前日做成花紗之後曾患腹痛，我以爲此乃一利一害，不料此難關過完，原來尙有一大難關，乃天亡我！非戰之罪，早知如此，不如病一大塲，反而可以休息十日八日矣。

最壞就壞在周二娘之一煲杏仁鴨腎湯，此湯値錢矣！昨晚大舅有信回，謂鍾行逢之案已在進行中，謂對方爲何方人士，已査淸楚，現已着手打招呼，看來只肯花多少錢，即可無事。今早到辛直氣處小坐，報告汽車遞遞使費數目之後，即到跑馬地找周二娘，告以老鍾事，講完本想走，往追飛天南之地產，但周二娘竟拉齊謂已煲了杏仁鴨腎湯，專爲我而設，因我昨日有兩聲咳也。美人心事，自難辜負，遂留周二娘家午飯。飯後早有人電話報告行情，於是周二娘曰：「今日金市必有變動，昨晚我得確息，金應看好。汝其留此，想發大財，盡於今日矣。」我問何故？渠笑曰：「老娘從來說話，何嘗講錯，自然有根據有來源，汝亦不用多問。」我想起白如烟昨日所講二娘閒話，今日在此一聽行情，睇住上落，亦是佳事。何況左二娘而右如烟，有金山之奶提可食哉！

不料電話不斷而來，金價不斷下跌，由三九二五，三九一，三八七五，而至三八〇，步步低，我做二百兩，三九六五購入，當堂瓜淸。周二娘亦大爲變色，面面相覷，我不在行，即問二娘我已輸了若干，二娘合指一算，曰：「巳三千三百餘元矣！今日金價眞出意外。我之行情何不光乃爾！」我曰：「汝必聽錯矣！」二娘曰：「斷無聽錯，行必見漲。」我曰：「不再看矣！煩汝通知渠截數。」二娘不允，謂必同我搵番，我正躊躇之際，電話又報跌，我馬上叫截數。二娘無奈從之，不久電話報數，實輸三千六百餘元。我存在二娘處者僅三千五百餘，比對尙要找九十三元與二娘。二娘慨然曰：「此

九十餘元由我陪汝輸矣！拉哥，眞不好意思者。」事到如今，惟有苦笑，而肉痛已入骨。

二娘仍留晚飯，我已無心及此，悄然出門，停電車三輛皆不能登，頓足自罵曰：三千錢都輸得，尙慳三幾元的士乎，卽呼野鷄而返，打賞司機三元。

歸家倒頭而睡，如果老婆在室，今晚必被我出氣矣。眞的，老妻何去，此時仍未回？

第X日

昨晚通宵睡不安寧，夢中但聞電話響，忽然報淡，忽然報漲，臨天光時二娘忽告我曰：汝聽了五萬餘元矣。卽被人叫聽電話醒來。眞是連好夢亦不被我做一個者！

來電話者是周二娘，渠對昨日之事，大表歉意，並邀我往石澳游水，一伸「笨氣」。我焉有此閒心，遂好言謝之，力謂無問題，二娘笑曰：「拉哥够大量，睇得開。本來勝敗兵家常事，今日輸，過兩日又贏耳！」眞係贏汝個頭矣！

放下電話，老妻拉我飲早茶，我正想發火，後來一想，瓜了三千錢，老妻連茶亦有一餐，未免對渠不住。良心一發現，欣然偕往陸羽早茶。飲茶時默思一過，覺得錢財確身外物，亦不必太緊要。林吉蒂取了二千元另外鎢鑛大搵丁，自已未嘗有如此心痛也。何必薄二娘而厚吉蒂哉？況且二娘帶挈我搵過不少銀紙，悖入悖出，是亦天理。算了。還是倬心機搵錢作彌補是上策。老妻不知我事，猶問何以無精打采，連燒賣卷亦不食也。

飲完茶分手，我卽往找飛天南，問地產，渠謂東家去了廣州，今明日卽返矣，必有佳音。於是轉到辛直氣處，渠謂有美國絨一批到港，叫我賣貨。我取得貨辦，則薄絨也。

中午復與飛天南飲茶，遇林國然，國然走來問我，尙有女人路否，我想起女人已一肚氣，卽曰：

「我不慣扯皮條也。」國然愕然悻然，變色而去。飛天南曰：「寧得罪君子，莫得罪小人，此小人也。」我曰：「那怕他是大人物！」

飛天南問我大舅何時回，我說不知，渠曰：「渠日前走了一批工業顏料上省，渺無音訊。不知如何！」我說渠之生意，甚少告我。看來飛天南必有股份，所以如此緊張。

到陳光彩處一行，渠問白如烟如何？我謂渠甚怒，光彩大叫我辦圂，我唯唯應。光彩曰：「我新到哥士的一批，如汝肯走，我以廉價予汝，如何？」雞髀打人牙較軟，遂允代渠約如烟出街。取得哥士的辦去找辛直氣，辛直氣謂合銷，但要遲兩日才掛。

在大酒店找得戲春代，託渠代放美國絨，春代曰：「汝不走假乳，我已因此幫假貨賺二三千元矣。秋天來到，更合時宜。」我促渠快走美國絨，先請飲茶為酬。飲後為老妻邀往看粵語電影，人迫甚，鄰座之肥佬大臭狐，竟晚不安。

第×日

昨晚在床上與老妻閒談，說及頃在戲院中遇臭狐佬事，老妻亦謂想作三日嘔。老妻曰：「臭狐之藥甚多，我總奇怪人們何以不用？」我曰：「臭狐之藥雖多，有効力者絕無僅有。」老妻曰：「我友鄭先生有秘方一種，能够斷根。」我聞之，靈機一動，馬上向老妻索臭狐藥單，老妻笑曰：「汝又不臭狐，要來何用？」我笑曰：「一藥能行，百世無憂。汝不見今之濶佬多少是靠賣藥發達者乎？」老妻曰：「如此豈非甚易做濶佬乎？」我曰：「是又未必！凡事要講運氣。我所識之一個，從前在家中製藥水，以洋鐵洗身盤兩個，傾藥其中，和以冷水，即用漱口盅盛藥水入樽，一漱口盅之容量，足以入樽凡五六個。而每樽賣人一元八毫，究其實，玻璃樽之本錢貴於藥水二三倍也！

邊頭本錢邊頭利乎？」老妻聞之而喜，即允往取藥方。我在此記下此筆，以便還日可追老妻也。發財興家，其在是乎？

今日做成辛直氣之哥士的，陳光彩果然義氣，折價拋出，使我賺得佣金二百餘元。不過說是義氣，其實亦甚假，因要我代渠找白如烟也。凡事不外互相利用，所謂互相幫忙，漂亮說話而矣。約好白如烟明晚晚飯，想落亦係做女人好，（但一定要靚，不靚，則不如做我矣。）女人可以操縱男人，得罪人亦有人倒轉賠不是。做經紀之男人，（不敢得罪女人經紀）則人家得罪了你，亦要你認錯也。

飛天南今日又問我大舅何時返，想落渠之貨凍如水矣。周二娘又問我大舅有何消息，我曰：「此等事豈同擸鵪鶉？不能太快者也。」周二娘笑曰：「拉哥眞不好脾氣，倘埋怨我乎？你輸了之欵不如由我璧趙，如何？」我聞之啼笑皆非，對女人，有時又不便發作，致示小器也。

在大酒店找得藏春代，問美國絨如何？渠謂：「已掛開，佣金方面可否我佔八成汝佔二？」我一計全幫貨，如佔二成，則我僅得百餘元，我謂要對開，否則六四。渠曰：「如此則無辦法矣。因我要託人，該人又要作了五成也。」我不肯，事乃無成。春代食水眞深者。

傍晚鄒伯父找我食飯，鄒伯父曰：「脊箕灣地皮已有人掛到七七八八，汝方面如何？如不進行，將失手矣。」我急極，再研討一番，決定又再降價，明日將約飛天南掛實之。

第X日

今早起床較遲，老妻方捧讀一信，謂我曰：「汝等候之消息來矣。」我奪來一看，則大舅之來函也。欣喜之極，急急視之。函中畧謂：鍾件已在法院偵査中，渠諸多設法，始獲認

懸經手偵查之檢察官，現經數度密商，該檢察官亦至坦白，歷示所有文件，藉知老鍾之件，嚴重已極，而其所有地產田產又至多，現經多次往返商量，前途需欵港紙五萬元，始能把全案作了。故即函知。信末有句云：「前來之二千元，已全部開銷殆盡，盼速滙二千元來，因省方應酬甚大，在在需財也。」讀完信，欣喜之情，去了大半。五萬元，離我等之預算太遠矣。

匆匆食過早飯，即到跑馬地找着周二娘，示以大舅來信，但爲免被二娘知道此人即大舅，早將原信上下欵之處剪去。周二娘問何以如此秘密？我曰：「寄信之人於信尾所囑著也，因渠不願人知作此等事。」周二娘曰：「我等向鍾行逢開口不過是一萬元，現渠竟要五萬，當時汝未言明價錢乎？何以不接頭也？」此乃事實，當時實未將價錢告知大舅，但在周二娘面前，只好支支吾吾以應。二娘曰：「五萬元，大拿拿，甚難開口者也。」我曰：「汝姑試之，我亦無甚意見矣。」其實我恐怕大舅不知已作了多少。我則兩頭不到岸，甚不過癮也。

在周二娘處午飯後，即往找辛直氣，收得哥士的之佣，辛直氣問我美國絨如何？我坦直言曰：「買主已有，但佣金爲買家經紀要盡，我等於白做。」辛直氣曰：「然則我予汝以兩個佣可也。」我但想快些拋出。」我大喜謝之，卽往找戴春代，竟然不見，轉找飛天南，亦不見。爲之甚急。

在大酒店飲下午茶，希望找得戴春代，竟不見渠到，但見女明星交際花如穿花蝴蝶耳。坐候至六時半，知戴春代不果來，悵然出，赴大舅公司找飛天南，據謂竟日未到，飛天南其失蹤乎？

約好白如烟，乃往找得陳光彩，同往大同晚飯，陳光彩力向如烟道歉，如烟則嬌嗔作態，看來今晚如烟又斬得若干牛仔回矣。飯後渠兩人去跳舞，陳光彩向我斬眉斬眼，我自然通氣，借頭借路回家，其實說起來此等事最怪，即如烟肚裏亦明白，三人同心而不宜諸口耳。

老妻謂肚痛，要我去買濟衆水，眞苦事。上床已在一時後，明早决不早起。

第X日

一早猶未醒，飛天南卽來撈之，恨之甚，渠問大舅何日始回？老妻謂約三兩日，飛天南卽邀我夫婦同往早茶。老妻聲稱有約不去，我乃偕飛天南出，至龍泉坐定，我問飛天南昨日何去？渠嘆曰：「汝不知，我幾乎要走路矣」我驚問何故？渠曰：「汝大舅之好帶挈矣！渠非飛一幫什貨上省乎？不料一飛冲天，去如黃鶴。」我曰：「此是汝之貨耶？」飛天南曰：「老實說，一部份是我私人的，一部份是人家所搭。而我私人的一部份亦係由我出而向人賒貨，未找數也。我以爲不過三兩日，卽可本利同還，到時我便可找貨欵，不料汝大舅一去多時，渺無訊息，過期又過期，我豈能長此推人？前日已被人追到瘦，昨早搭貨者又來催問，我當時眞想走路也。」我笑曰：「多少錢貨，要走路咁交關？」渠曰：「六萬餘元也！皆貴重之物，有針藥，有鑽石。」我曰：「汝已寫信催問大舅否？」飛天南曰：「何止寫信？電報亦已打過幾次矣。」我曰：「現在已不用走路矣！然耶！」飛天南曰：「汝能助我，卽不用走路！」我問如何幫法？渠曰：「請汝借一萬元，我已籌得二萬幾，合共有三萬餘，可以先找人家貨欵也。」我搖頭曰：「安有如此多錢？」飛天南不信，謂我不幫忙。我心中好笑，飛天南此人亦食得禾米多矣。誰人叫渠如此相信我大舅乎？我堅謂冇錢，飛天南亦無法可施。

我問地皮事如何？謂前途已催迫甚急。飛天南曰：「我尙有何心機？除非攪掂此數耳。」我曰：「生意有賺蝕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耳！」飛天南終是無精打采，我亦任之。

飲完茶已經是一時，在新世界門口找得葳春代，問美國絨如何？渠曰：「汝又不肯吃虧。」我

曰：「好，不聽亦殺起，免汝謂我無誠意。」戴春代曰：「如此方够大方也！此等冷門貨，我賣不出，將無人賣得出矣。」眞口氣大，我亦揸頸就命，由他大吹大擂。約下午在大酒店再談。

到辛直氣處覆命，辛直氣問運汽車去上海之價錢能減否？我謂不能，渠曰：「明日我將答覆汝。」問地產如何？渠終謂太貴，冇得斟。

下午在大酒店與戴春代飲茶，美國絨約定明日交易。春代飲啤酒兩瓶，幾欲食餐。我急縮頂。否則連辛直氣之兩個佣亦食埋也。

晚上寫信一封與大舅，謂需費太多，請減實數。此乃綏兵之計耳。寫完信與老妻往看電影，過老妻之舊同學，又破費消夜一度。

第X日 睡至十一時方起，決在家中午飯，加菜兩元。老妻於飯時頻謂近來生意不佳，我笑曰：「汝乃無本生意，何謂不佳？多有多做，少有少做耳！」老妻曰：「不然！近來走會計行之經紀甚多，而店舖要造賬者有限，你炒我炒，差不多已炒乾矣！而且自已所識商行有限，不熟者無人信汝。」我默然。老妻繼謂可惜大舅尚未回，否則可以走通天路。老妻尚不知渠之好大佬已騎去人家之貨，不敢返來也。

出門已過午，先打電話約好辛直氣，然後在新波士頓找得戴春代，擬同往辛直氣公司交欵。轉而一想，戴春代此人太蠱惑，靠不住，介紹渠與辛直氣相識後，說不定一腳卽踢我出門，反爲不美。於是決定變卦，指天指地，吽戴春代在新波士頓等我，我自已奔往找辛直氣，問渠取倉單。辛直氣有遲疑之色，問貨欵何在？我曰：「辛老板，汝信我不過乎？我轉頭卽交欵矣。」辛直氣至是始一笑命方

仔給我倉單。方仔低聲告我曰：「我有茶飲否？」我惟有應有。方仔此人誠抵死，成日作錢，眞難交易也。

到新波士頓找了春代，一同往出貨，弄了兩三點鐘，然後貨欵收得，春代處只找佣三成，好在我在辛直氣處另有兩個佣耳。團數之後，總共殺得五百餘元。大話夾好彩，交貨欵與辛直氣時，我曰：「汝之貨惟有我賣得出耳！既過時，又非名廠。美國絨甚難有人要也。」辛直氣笑曰：「然。我已交過幾個經紀，終無人要，可知汝確本事。」看情形，再要多兩個亦得，眞可惜也。

辛直氣約我去飲下午茶，方出門，辛老板遇見一個上海佬，拉同往大酒店二樓，此上海佬名余必達，五官短小，鼻架眼鏡，海派十足。辛直氣謂我係經紀大王，余必達即肅容招呼，力邀我替渠推銷貨品，問明白，原來渠開一間電木用品製造廠也。我於是亂車一通，話自已與南洋外埠甚有連絡，我用的是上海話，因余必達與辛直氣講上海話也。不料余必達用廣東話曰：「你會講廣東話否？」當堂甩鬚。惟有自認係廣東人耳！上海話非苦練不可，當此上海佬世界！

飲完茶出來，過盧君，想起林吉蒂，靈機一觸，拉住盧君問有見林吉蒂否？盧君悻悻然曰：「鬼知道！」此人醋味未除也。

老妻先我回家，料係無生意矣。

第×日

梳洗旣畢，穿衣之際，發覺兩套飄蕩，（一套其實是白斜。）皆已破舊，周二娘送之夏威夷恤又未熨好，幾乎無衣可穿，因曰：「我亦要做番兩件西裝矣。」不料老妻聞之，曰：「我亦要做衫矣，秋風一起，卽無衫可穿。」不必問，跟住就索我買衣料，乃約好中午飲茶後去

辦。

正擬出門，周二娘來電話，囑去一談，改約下午。先至第一樓飲茶，找得鄒伯父，鄒伯父問有消息否？謂前途已催問，否則將予別人。鄒伯父責我太放棄責任，又謂我濶佬不致在。其實甚寃枉。飲完茶，即去同文街找飛天南，不在，遇陳光彩，問我何去？我問渠當晚如何？陳光彩笑曰：「妙不可言。」我笑問又被白如烟斬了若干？光彩曰：「不算得斬，我自願送鑽石戒指一只與之。」我問已買否？光彩曰：「已買了，就是帮襯汝朋友莫伯者！」我急曰：「持我之咭片去乎？」光彩曰：「然，上次已由汝介紹過，我與莫伯已認識矣。」我想起曾打電話關照莫伯，渠應該為我留佣才是，眞恨當日不知其事，否則先通知莫伯矣。

打一電話到大舅公司，飛天南果在。邀之往飲茶，乃約定在建國見面。

到建國，老妻已在座，尚有一中年男子與之談話，介紹之下，始知此人名江胡老，厥名甚怪，疑是花名耳。老江係某藥廠經理，老妻與之談代理藥品事宜。無何，飛天南來，老江遂走，老妻但覗我為一笑。

我問飛天南地皮如何？渠謂老細已返矣，但無心機走盤，我力勸之，謂損手可再搵過耳！何必扭心如此？飛天南一味搖頭，後來我把地產價減至百三十二萬實收，飛天南始動容，應承今晚找老細，明日答覆我。飛天南問老妻以大舅何時返，老妻曰：「我亦不知，汝問阿拉。」我愕然曰：「我又安得而知之也。」此筆蘇州屎，切勿沾在身上矣。

與老妻去買了衣料幾件，又遇藏春代，佔了小便宜，衣料打了九折。藏春代又謂有尼龍乳罩一批，問我有人要貨否？我一笑搖首。春代曰：「勿在太太前假正經。」老妻亦曰：「然，何不找周二娘買

渠用處多也。」老妻之手段，甚似男人，是眞可怕者。

老妻拉我返老岳處，謂我久未去過。無奈，買生菓五元召的士而往。與姨仔等打了八圈牌，不幸而贏，食完飯被迫請看戲，回家一計，反爲蝕本。

第×日

一早出門到第一樓，獨酌候鄒伯父，至九時半始見面，立卽拉住，告以此事已斟成，一百三十二萬，另代人收價二萬。鄒伯父對收價二萬元一點，甚不同意，我多方勸解，渠始慨然允曰：「我但願兩人合作有成耳！」渠卽出往找業主，約訂日期落定。

賞心樂事，莫過於做成生意，一萬二千元，行將飛到手中矣。卽出大馬路，擬趕製西裝一兩套。經莫伯之珠寶店前，見莫伯在櫃內。卽入作招呼，閒談兩句，便問曰：「前日有陳姓男女到買鑽戒，此係我介紹者，汝會爲我留起佣金否？」莫伯笑曰：「拉哥勿講笑，汝何嘗交帶過來？」我乃歷指前次在建國飲茶，寫咭片介紹白如烟與陳光彩往買鑽石之事。莫伯曰：「當然，但彼次未成交也。」我曰：「此卽前日成交之人客耳！」莫伯笑曰：「汝此次未有電話預先關照，我當未預留，若謂人客，則個個人客皆有人介紹而來者也！我安得人人留佣哉！汝既要取佣，應事先聲明也。」我無詞說得過莫伯，只有怏怏而走，莫伯謂請飲茶，我當耳邊風矣。

此次白如烟又對我不住，上次要買鑽石，後來變了「磅現」，此次眞買矣，又不通知我，眞不够義氣者。愈想愈氣，打電話找之，謂已出街，周二娘卽聲接聽，問我找如烟何事，我謂閒話耳！二娘曰：「又想靜靜走私乎？」二娘此人眞利害。我急轉問老鍾事如何？二娘笑曰：「有轉機矣！」二娘謂明日約我食晏晝，囑我到渠家。允之。

中午與飛天南飲茶，講賈地皮事。飛天南曰：「如此我可以鬆一陣，汝大舅害得我慘矣。」我笑曰：「各有前因勿怪人。」飲茶之際，打電話找得鄒伯父，約好後日落定。乃轉告飛天南，大事遂妥矣。

途過方仔，據云辛直氣找我，乃到其寫字樓，候至三時許仍未見，恐渠不返矣。即出，到利源街巡一過，買得灰色西裝薄絨料一幅，一百四十元，甚佳也。即持去找光頭譚做之，手工一百元。過兩日，新西裝上市，可惜趕不及地產落定耳。

夜晚與鄒伯父晚飯，半醉之後，鄒伯父帶我到一秘窟中小坐，鶯燕滿庭，別有洞天，心躍躍欲試，鄒伯父一手拉我走，曰：「後生仔勿落叠！否則有手尾時埋怨我做打齋鶴矣。」鄒伯父亦有心人，但掃興甚矣。

第X日

昨日辛直氣找我如是之急，疑爲有好帶挈，今早一早即往其寫字樓，辛直氣未回，即轉赴第一樓飲茶，找得鄒伯父，談及地皮事，鄒伯父曰：「所以我一向謂不必太急，如係汝財，必入汝袋也。」講到物業前途，彼此覺得前程似錦。鄒伯父尤力稱我本事不這。

飲完茶到辛直氣處，一談之下，原來渠問我筲箕灣之地產如何？我謂渠出不够價，人家現已成交矣。渠問價幾何？我僞爲不知，渠曰：「我可以出到一百三十四萬，如何？」我同心一想，此件已與飛天南講好，甚難翻價。兩鳥在林，不如一鳥在手，況辛直氣之說話未必可靠也。因曰：「如在當時還此價錢，尚有可斟，此時人家已成了，無辦法矣。」辛直氣有廢然之色，搖首頓足，頻謂走鷄。我暗笑此等人亦理該有此報應，未見棺材則不流眼淚，事到臨頭又抱佛脚也。既無可談，辛直氣遂匆匆

出，我亦請辭矣。

昨已約好周二娘午飯，遂往跑馬地，途中忽然想起一件事甚笨。辛直氣已出價一百三十四萬，如果應承，豈非我單獨撈三萬？少了飛天南一份之二萬元？興忿及此，大呼笨丁。幾欲即時返去找辛直氣，百餘萬之生意，我僅撈得一萬二千元，未免太少。而飛天南之飛擒大咬，亦所不甘也。正想間，已到周二娘處。

周二娘煲其豬什湯以饗我，曰：「鍾行逢已允五萬元之價，但目前僅允先交一萬。」我喜曰：「冇問題。」周二娘曰：「汝先派二千元與貴友，再還汝墊出之二千。其餘六千，因我近日手緊，暫時掛用，俟將來老鍾清欵，我當給回汝所得之五千元便是。」二娘既經開口，豈可拒絕，雖使錢尾亦算了。

我問周二娘買尼龍乳罩否？二娘媚笑曰：「拉哥既有心，何不送我半打？」我謂此乃生意，做經紀也。二娘曰：「我往何處找人買？」我曰：「汝之女伙記不用乎？」二娘笑曰：「女伙記之乳罩，豈無人送而要自買？即自買，我亦不應連此生意都做埋也。」生意至是無可談。酒食已完，周二娘拉我入房，示我乳罩，曰：「是如此貨式乎？」我一見已眼花，當堂暈一陣，醒時已在下午五時半矣。

匆匆出門，我辛直氣，則已走矣。想起鄒伯父謂財歸財路之語，算了。何必强求？大抵我之財氣，亦僅限於一萬二千元而已。否則此宗地皮生意，早已成事也。凡事應退一步想，自然心安理得，信然。

第×日

一早卽醒，無法再睡，乾脆起身，望床頭鐘僅六時半，老妻朦朧中問我起何早？我曰：「有生意也！」老妻曰：「九時半始在律師樓交易耳！一早起身何爲？」我問老妻何以知之？老妻：「汝之事能瞞我乎？」料必係飛天南所告。

往第一樓飲茶，飛天南鄒伯父皆到，鄒伯父與飛天南談得甚投機。我急先使飛天南去約老細，因鄒伯父此人最擅於單刀直入，渠之譏我，亦如是耳！而飛天南又是單料銅煲之流，彼等一齣，結果必齣了我出來，食少多覺瞓，一步不能行錯也。

讀報見又戲有安南老細照片數幀，連日皆有其照片，但我所見者，老細總是坐而不正襟，或倚左，或靠右，或交加其脚，或持香烟，彷彿公子哥兒，望之不似人君，大抵舒服有餘，福祉未足，張少帥一流人。是則欲想正位，未必易易。鄒伯父亦云然，但力讚「老細太」徐娘半韻，爲不可多得也云。

無何，飛天南來電話，遂與鄒伯父出，我同業主到律師樓，循例驗契簽名，落了定洋，生意遂成。飛天南之老細原來是上海人，金絲眼鏡而唇蓄小髭，甚爲面善，獨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見過耳！其署名曰金新城。出問飛天南，飛天南笑曰：「恐汝在大酒店與之見慣耳。」鄒伯父則笑曰：「金新城亦好，成身金亦好，但求渠肯出錢買物業便是。更望渠買後志圖別業，仍將地產賣出，則物業經紀始有生意可做也。其實物業經紀最具有三民主義思想，旣平分地權，又調節資本。旣望窮人發達，又望濶老式微。如非窮無三代，富無三代，物業經紀連鹹菩亦冇一粒好食矣。」鄒伯父之議論可稱怪論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雖然銀紙未到手，生意已成功，鄒伯父卽邀往午飯，盡啤酒三枝。飲後大感疲

倦思睡，隨鄒伯父過其所住之旅店，另闢一室午睡，至三時許醒來，鄒伯父已出，侍者來問要人捶骨否？情思忽動，因召來一「骨花」，望年在三十，貌亦不揚，惟餓不擇食，遂至一隻大腿仍未捶完，已不知伊于胡底矣。

傍晚鄒伯父返，又拉出晚飯。蝦碌膏蟹，豐腴異常。飯後出酒樓，忽遇周二娘與鍾行逢，一手拉住往看電影片。二娘與行逢竊竊私語，我則未至半場，早已入睡。　時已人頭攢動，畫亦閉幕，回頭一看，竟不見了二娘及行逢，固不知彼等何時走矣。

歸家後沐浴，精神反勝日間，老妻索家用，予以三百元。老妻喜且甚矣。

第×日　昨日疲甚，今日起床已近中午，大舅又有一信來，又是追欵，據謂已與前途商量，代價可由五萬減至四萬，但囑即再滙兩千元上省，以應燃眉之急云云。我問老妻，大舅有何燃眉之急？老妻謂不知道。我笑曰：「燃眉則未必，水浸眼眉則近矣。」老妻聆語，大發脾氣，謂我殆不知死。我不便與較，一笑出門。

途遇靳眼蔡，問我是否有人要運汽車往上海，我謂老細尚未決定。靳眼蔡拉我往午茶，大談一輪汽車上上海之利路爲不可多得。香港買車不過萬餘元一輛，到上海最少值十二三條赤焓，即數萬元也。用費不過數千，靳眼蔡曰：「如你老哥經手，我可以貨到後再收運費。」想落此宗生意亦斷得過，如果近來生意不佳，收得地皮佣金，不妨投資也。靳眼蔡又曰：「我不止運汽車生意，任何運輸，亦可經手。我之路數，遍及海陸空，遠及全世界，不論貨物地點，皆能運達。而且保證金一項，隨時可以交足八成。」我想起自從大舅開了運輸公司之後，不少人問過我運輸生意，只以我對大舅之

印象，一向懷疑，故不敢隨便經手，以免惹禍上身。現在有斬眼蔡之公司，亦是好路一條也。

飲罷午茶，到辛直氣處一轉，辛直氣無精打彩，我亦悄然退出，做經紀講眉頭眼額，明知老細不開心，你就不宜多開口矣。

打一電話到周二娘處，問先交之二千元何時過水？二娘約在大酒店相會。我以時間尚早，即先往找陳光彩，此人認眞醉心白如烟，謂擬要如烟爲平妻云云。靈機一觸，我馬上記在日記簿中，此亦一好路數也。

未至約定時間，先到大酒店，原擬看看花花草草，竟見戴春代在此，即拉佳一談。順便回覆乳罩已無人合銷。戴春代曰：「此事不提。現在我有西藥一批，擬運往上海，汝有辦法否？」我馬上謂有，問明藥品，原來皆係蘇化太先之類，渠謂上海甚搶手也。我即萬大應承，渠叫我明日覆價，又問有保證金否？我笑曰：「本人辦事，豈有糊裡糊塗？」戴春代一笑去。

周二娘來，即磅現洋牛仔八隻。我問近來有見安南老細否？二娘笑曰：「在報紙上見也。」我問林國然如何？二娘曰：「久已乎未與老細來往，現在老細太已來此，舊日相好自然奔避，何況，」方語至此，忽有一中年漢來與二娘招呼，二娘態甚殷勤，以旣收洋，樂得安全撤退。

燈下寫一信與大舅，只告彼先滙一千元。餘一千，明日當入拉哥戶口矣。

第×日 飲早茶旣畢，與飛天南同往光頭譚處取新西裝，身裁尚不錯，飛天南謂太過公子哥兒，因旣裝濶髆而又束腰也。光頭譚謂如此方够摩登。我照鏡亦然。飛天南笑曰：「登則摩矣！行出街上，人皆以汝爲老細，而不敢視爲經紀拉矣。」我曰：「經紀頭上有字鑿乎？好失禮乎？」飛

天南謂不是失禮，恐失生意耳！我不願，正想就此改裝。飛天南笑曰：「好心汝買過新恤衫新領帶新鞋，然後換衫。否則不倫不類，極似借人衣裳。」思之亦然，欲挾之歸，又嫌累贅，今晚再來取矣。

飛天南之生意既已有着落，神情恢復，跟我去買鞋買恤衫。既畢，已在午茶時候，先往大舅公司，換過新鞋恤衫，然後再往找光頭譚，易衣而出，一身光鮮，幾乎自已亦不認得。飛天南笑我彷彿新郎哥，獨惜頭髮太長耳。飛天南此人可謂高興坊炸彈，包攞景者。

在金城飲茶，忽遇余必達打電話，一見我卽曰：「我正想找汝。」拉我到房坐一隅密斟，問我有無辦法替渠推銷一幫電木用品？如果有成，可以撥出五個佣。另予以營業主任名義，且支伕馬費一百元。我答以姑試一手。營業主任則無所謂也。余必達唯唯，隨與其友儕大談慈善事業，聽之無味，起辭而出。

飛天南問我，余必達是否找我捐錢？又問是否找我投他的票？因他擬競選國大代表云。我將電木事說出，問飛天南有路否？飛天南曰：「我要三個佣始有得做。」我則但求生意成功，多少照殺也，諾之。林國然來坐少瞬，無非談風說月，飛天南笑他有財政大臣希望，可惜西宮未能冊立耳。頓使林國然啼笑皆非。

下午找得靳[illegible]蔡，問明運貨代價，據謂照貨價加三，渠收二五，五個佣予我。按金八成，收貨交足。四時許到大酒店找着戴春代，講明價錢。戴春代一見我卽作狀曰：「今晚去飲乎？」我笑曰：「不飲亦可着新衫也！」戴春代曰：「汝同貨主承來者乎」？我不明所以。戴春代曰：「汝身上西裝之絨，卽日前汝經手買出之美國絨也。」我初猶不具信，戴春代力述來龍去脈，一聽不禁心痛，蓋該美國絨不過單封每碼十一元，照計卽使六碼亦不過六十六元，而我之衣料則一百四十元也。眞是老貓燒

讀，頓然之間，使我對此新衫全無好感。

戴春代之件尚未斟成，渠只允出加二帶工，春代此人，亦甚難交易者也。明日仍須與斬眼蔡一商。

今日兩訪辛直氣不在，方仔謂渠竟日未出，不知何故？

第×日

一早與斬眼蔡飲茶於蓮香，渠初不肯減價，結果允減爲實收加二二，佣金若干，我自己講。斬眼蔡又力勸我造汽車生意。我問渠有通天單否？渠曰：「現在已開到茶薇，炒到貴極，不必買矣。與其買詐，何不走私？」

到辛直氣公司一轉，入門忽見金新城自經理室出，金新城亦認得我，彼此招呼。新城遂出。我拉方仔一問，金新城來此何爲？方仔笑曰：「汝眞奇矣！金新城爲此間老細之一，辛直氣見之亦要打拱作揖也。」我一聽暗叫不好，原來符箕濤地產斟來斟去，同是一家人。難怪辛直氣近兩日如此悶氣，此事必係辛直氣日前原已可還足價，渠自己食水太深，故意延我，不料飛天南奇峯突出，識得金新城，直接買主，辛直氣之一份遂落了空。想落當日不應承辛直氣搭盤，不特我少了二萬元，而且恐失了辛直氣交情矣。思至此，心中忐忑不寧。入見辛直氣，循例應酬一番便出，勿使渠知此事也。辛直氣謂有人造絲，日內將到，交我盤口去賣花。

中午在建國飲茶，飛天南失約，碰見鍾行逢，彖鶻到我座頭，大大客氣一番，問起廣東政局情形，使我無可嘗答，此乃拜周二娘之賜矣。渠又問該案如何，我笑曰：「總之在我身上便是。凡事不必太急也。」行逢曰：「實不相瞞，早造穀我已有得收，希望在晚造以前弄妥，可以收回一筆過年也。

我唯唯應。鍾行遂仍想問，好在碰到廣告經紀之莫仔與寫怪論之馮宏道來，我乘機招呼坐下，鍾行遂始允去耳。

到陳光彩處一轉，問渠要不要人造絲？陳光彩謂渠亦有貨來。叫我賣出。香港商場之不易捞，就在於此，汝有貨到，人家亦有矣。即使好利錢，亦變爲做爛。最穩陣者還是定生菓來，利雖不深，而長年有得做也。

下午又到大酒店，找得戴春代，我要渠加二八，渠不允，一面叫啤酒，我曰：「只是飲茶灌水，我之佣金已不夠開支矣。尚欲我連佣亦蝕埋乎？」戴春代始允予我加二五，我只得佣三個，算了。生意但望其成，尤其是戴春代之生意。生意斟成，春代即大叫共公司三文治。

言談之際，有一年約四十之西裝客來與春代招呼，春代甚迎之，介紹我曰：「此周大班也。」我馬上派咭片，大班周果然有大班之狀，頻頻講英文。無何，戴春代即叫埋單，數是我找。周大班固未小食也。出門時我笑戴春代曰：「如此急急，恐我踼周大班之盤乎？」戴春代曰：「渠不過想我等走好佔枱耳！正大班周。」聽此三字，不禁竊笑。戴春代謂此人乃一間大洋行之華人經理云。

第X日 今早小便時畧感不適，大奇而暗驚，恐係舊病復發。想起前兩日在鄒伯父旅店中搥骨一幕，毛骨悚然。當晚且曾食蝦碌膏蟹，此番必無幸矣。出門馬上去看西醫，告以一切。醫謂「大有可能」，予以藥餅三粒，藥水一瓶，囑明日再往診視。開單十四元。細看藥餅甚似蘇化太先，若然，則每粒只值二毛耳，大抵貴在藥水，亦未可料，因不知水內是何藥也。

出醫務所到蓮香，斬眼蔡筏已想走，以爲我不來，及見我手執藥水，忙問何事？我謂腸胃病。斬

眼蔡笑曰：「此腸胃病大概要食蘇化太先才能治愈。」眞抵死者。因約定斬眼蔡下午收貨。斬眼蔡謂往預備保証金。即分手。我故意遲遲始行，呑藥丸一粒。

到銀行一轉，存了鍾行逢件之三千元。行中帳目，現僅得七千餘元耳。但收到地產佣金，當可立增一萬，爲之大喜。然而轉念及正和銀行，又不禁蹙然憂之，似仍以做生意爲佳也。

在同文街口遇陳光彩，一手拉住我，興冲冲曰：「煩汝在白如烟前黐口，渠已有允嫁我之意。」我笑曰：「此地非談話之所。」陳光彩立約我今晚往晚飯。此人眞是白如烟不貳之臣。

昨晚約好戴春代今日一時在建國飲茶。此人胃口眞佳而荷包極滯，竟要叫其多瓜鷄脚湯另熱葷兩個，食其便飯焉。結果找數四十餘元，亦稱貴矣。飲完茶同往提貨，送至斬眼蔡處，斬眼蔡之寫字樓甚爲簡陋，比大舅之公司尤爲簡單，使人望之生疑。戴春代反夷然無事。總計貨值八千餘元，斬眼蔡予以六千餘元支票一紙，戴春代叫我坐車往銀號查過，然後收納。帶工則貨到時始清找也。斬眼蔡之辦法，比大舅尤爲大方，可知大舅眞黐不住，

戴春代先行，斬眼蔡即予我佣金一百八十餘元，拉渠往飲茶，渠謂不暇及此矣。

到大酒店小坐，欲碰周二娘，不見。戴春代旋踵至，我謂斬眼蔡之寫字樓太馬虎。戴春代作愕然狀曰：「汝現在始謂渠黐不住耶？」我曰：「非也，僅就事論事耳！」戴春代泰然笑曰：「此等生意，何必門面？因陋就簡，以便隨時結束也。」其實只要戴春代自己信得過，做經紀者又關人哉！

晚赴陳光彩之約，到鏞記晚飯，陳光彩此人亦可謂石罅米，有女人則金城大華，無女人則鏞記山珍。渠謂白如烟雖非處子，但確信渠僅係一時失足，閱人不多。所謂花開而未殘者。聞之幾乎噴酒。天下竟有如此壽頭之人，但回心一想，如無此等人，白如烟等亦冇得撈矣。陳光彩確有娶如烟之意，

因渠之老婆常居潮州故里，不常來港者也。

第×日 昨晚在陳光彩前不好意思戒食蝦戒飲酒，今朝病狀益甚。出門就醫，果斷爲舊病復發，打了一針。近午而愈苦，原擬赴跑馬地找如烟，亦不去矣。反正近日入息不少，可以小作休息矣。

竟日看水滸傳。幸喜老妻外出。

第×日 病稍痊，再赴醫所打一針。老妻問我何疾？我但謂腸胃不佳，老妻乃禁我食飯，只許食粉，渠今日亦不出街。老妻之情可念，獨惜我實非胃病，進粉一小碗，餓極也。晚間進麵包一片，如獲異寶。眞苦事矣。

室中噪雜甚，同居屢來邀老妻打牌，老妻辭之。我亦謂無謂多打牌。老妻曰：「不打牌又有何生活？鄰室之收音機吵耳不堪。連早睡亦不可能也。」思之亦難怪。老妻繼之提議買一收音機，以爲對抗。並曰：「有收音機，則可以連牌亦不打矣。聽聽特備中樂，亦一樂事。」我則提議遷居。以求一勞永逸之計。老妻曰：「遷居固係計劃，但與買收音機絕無衝突。如遷大屋，無收音機不成現代家庭，如遷小屋，與人同居，等如在此，亦要買收音機也。」我無詞以對，只好答應買。老妻曰：「我與電器行甚熟悉，必可較便宜，二百元左右，便有一架。」我想話二百元貨式甚尋常，繼恐老妻打蛇隨棍上，要買上等貨，反爲更破費。因此話到唇邊，馬上咽住。

說起遷居，老妻謂銅鑼灣有一層樓甚好，一廳三房，有工人房水廁。問頂手費若干？老妻謂要三

千。元想落未免太貴。搵三千元甚辛苦，由日走到夜往往只得一百幾十元。而竟然要三千元頂屋？老妻於是又搬出其看家本領，發表其偉論。其言曰：「如果屋租平，要頂手，比租貴而不用頂手者更便宜。因頂手無非一次過，以後一勞永逸，如果租貴，住愈久則吃苦愈久也。此其一。頂手費者頂手費耳！汝不住時可以再頂與人。即不然，亦可分租與人，收貴些房租，不離三幾個月即可彌補。此老二。」老妻仍欲再說，我笑曰：「不必再提矣！總之有便宜價錢，即便看屋便是。」老妻曰：「有其婆做頂屋經紀，尚愁搬屋上當乎？」老妻繼之以發表其「必須搬屋」理論，謂「人生在世，有一半時間在家庭之中，最少亦有三分之一。日中飲茶灌水則不計較，反而起居之費就肉刺乎？」我笑謂不是肉刺，而是無錢。老妻笑曰：「汝勿以爲我不搜汝數簿便不知汝之入息，最近汝做成一單物業，搵了萬多元。此時不頂屋，又恐汝蛇路鼠路花光而已。」此必係飛天南告渠者，飛天南誠不熱性矣。

病中寫一信與大舅，追問鍾行遂件如何。

第×日

病已痊愈七八，今早仍往打針。醫生曰：「如用盤尼西林，當可以迅速得多、我頗奇怪汝有新藥而不用。」我但一笑曰：「老藥方好用也。」實則盤尼西林是好，可惜要三小時打一次針，如此豈非爲老妻知道我秘密乎？醫生又怎知我的內幕哉！由此我想起鄒伯父果是好人，渠恒勸我不要尋花問柳也。

三日未出街，又似乎已另一世界。經紀一行，不同別種生意，腳步一慢，就不如人。如果經紀休息兩星期，復出市上，包汝好似新入行一樣，處處無路可通也 到辛直氣處，辛直氣不在，方仔曰：「渠連日甚不好脾氣，汝還是少見他而爲宜。」我笑曰：一渠之事與我何干？渠失意，不能就以我出

氣也。」方仔曰：「就是因汝。」我問何故？方仔曰：「總之汝來少些，於汝有益。」方仔之言，大抵危言恐嚇耳！或者渠近來找得一兩個長行經紀，有了交情，故欲擸我出圍外乎？否則便是因買物業事，而此事幸直氣未必知係我經手者也。

時近中午，獨行無聊，欲訪飛天南，又以新病初愈，經過大公司，遂決先食午餐。既入座，則鄰座一人，手執西報，赫然爲周大班也。周大班恰舉目視我，我急起招呼，周大班曰：「近來有何好生意？」我見貴人關照，立即移椅相近，搭訕傾談。大班周亦頗健談，獨態度相當沙塵，而恒說英語爲誇厭耳。渠問我近來做何生意？我想起戴春代謂渠辦出口貨者，因曰：「近日辦些猪鬃桐油。」渠曰：「我亦要貨，汝有貨乎？」我乃將報上所載之經濟新聞及行情，亂車一頓。大班周頗以爲然，囑我有盤可以找他，並予我電話號數。瀕行時又曰：「汝有相熟墨水筆店乎？我擬找一對金套八十一犀飛利。」我頻謂有，渠命我明日送去一看。

大班周走時我擬「後數」，渠必不可，但亦不肯「先會」，頗有老西脾氣也。我連日想落幸直氣之路近來不甚順利，非另打出路不可，大班周其亦人選之一也。

食完飯，到同文街，不見飛天南，遇見陳光彩，渠一手拉住我問白如烟件已有談及否？我謂病了多日，渠追我速辦此事，情急之處，使人發噱，大抵近日白如烟又諸多刁橋扭揑，使陳光彩無法「埋牙」也。

打一電話白如烟，約明晚在威士文晚飯。既，擬找飛天南，頓覺體力不佳，不敢多勞，因連日被老妻限制食粉食粥，好人亦變壞也。

老妻深夜未回，料必又是打牌去。如此打牌法，搬屋亦有收也。

第X日

想起大班周買筆，一早飲完咖啡即往發生墨水筆店找得老友阿晃，賒得八十一一對，問明價格，懷之赴大班周寫字樓，時僅十時許，大班周已返工，可稱落力矣。大班周一見，連謂我够快焉，看完筆，即曰：「我先試用一日，如合用，明日交價與汝。」我連聲曰得。大班周謂找桐油，問我有無貨？我說有，下午可覆盤。大班周欣然答允，口口聲聲叫我帮手。

找得飛天南，飛天南問我連日何去？我謂病，渠笑曰：「又復發乎？顧住搬過棧房也！」此人眞抵死者。因曰：「不搬過汝處便是。」飛天南竟曰：「都有連帶關係也！」想落此話甚脊骨，全部討便宜也。

丟開閒話，拉渠往建國飲茶，問有猪鬃桐油否？飛天南曰：「我可以代汝問盤。」又曰：「地產已定後天交易，汝病了，我已告知鄒伯父。」想到渠與鄒伯父直接往來，心中不免有刺。

午茶飲罷，往南北行找六叔，渠飲茶未回，乃轉到添男找之。六叔一見我即笑曰：「拉哥發福矣！日來未見。今日又有何指敎？」我笑謂搵渠飲茶耳。一盅兩件，談了一回近情，六叔大嘆生意難做。我曰：「有猪鬃桐油在手否？」六叔曰：「我等甚少做桐油，此項貨可到同文街去問。」我一聽如夢初醒，此件應找陳光彩也。六叔又曰：「猪鬃甚少貨，我可以代汝找，汝出價若干？」我曰：「我之客乃洋行客，如有貨，通知我便是。六叔，生意不好，汝可兼做經紀也。」六叔曰：「客貨我自然賣，只是不及本身生意之重要耳！」談頃，肥仔黄適至，又是大談一番。肥仔黄頻搖頭，謂南北行經紀大抵要改行，渠則預備轉行走野鷄車，反爲唔憂焉。

出添男已三時，往看醫生，病已痊八九。路過大酒店，曾見周二娘與鍾行逢在座，我急遁去，到美利權獨坐看報，免應酬也。

七時半到威士文，無何，白如烟來，問我找渠何事？我笑曰：「問汝取回鑽戒之佣也。」如烟愕然曰：「眞要取佣乎。」我曰：「講笑耳！汝近來斬得陳光彩一頸血，久未請飲茶。」如烟笑曰：「現在請晚飯。」我曰：「汝何不嫁陳光彩？」白如烟嘆曰：「要嫁，我只望嫁𠵱哥！」

白如烟叫大餐，開啤酒，餐中有蝦，我不敢食，如烟曰：「好人有限。」又拉我跳舞，勉强跳一隻，人疏疏，心驚胆顫焉。如烟曰：「做經紀猶如做電影明星，生活技術，應該件件皆能爲是。」思之亦然。

九時許分手，出門時我謂如烟曰：「我以爲汝仍是嫁了陳光彩的好。」如烟頓足曰：「我都話不嫁，除非嫁汝耳！」我心中想道：「多謝了，眞不敢領教。」白如烟終無切實表示。今晚之行，只食一餐而已。

第×日

老妻昨晚又於一時後始歸，今早醒來，渠又匆匆出，我曰：「汝夜晚打牌耳！開早場乎？」老妻一聽，臉色陡變，曰：「汝以爲我逐日往打牌乎？」我愕然曰：「不是打牌，到何處去？」老妻曰：「有正經事也！」問何謂正經事？老妻聲大大曰：「組織婦女會！」我一聽之下，又出奇又好笑，曰：「女經紀亦做婦女會乎？」老妻冷笑曰：「女經紀不能做婦女會乎？做國大代表都得呀！」但見腰肢一晃，掉首出門，爲之大笑。

往第一樓飲茶，見了鄧伯父，鄧伯父曰：「聞汝病，料必因前幾晚作怪。」我不敢明言旅店捶骨之役，惟有笑曰：「食得蝦多復發舊病耳！」與談地產事，始知飛天南每日必找鄧伯父飲茶，飛天南之用心在惢盤乎？非防範不可。

出第一樓，入同文街，找着陳光彩，渠即問已見白如姻否？我笑曰：「已見之矣！大有希望。」渠問白如姻如何表示？我曰：「女人之家，講到結婚當然怕醜，不敢明言，但察貌辨色，則渠已心許之矣。此件包在兄弟身上，遲一二日定有佳音。」陳光彩甚喜，我即隨問有桐油否？光彩曰：「有一批三日內可到，不賣花貨，到時可再掛，但約在一三七之譜。」我頷之，請佢貨到即通知。光彩曰：「昨午飛天南曾來問桐油，汝等是否一條線？」我恍然飛天南快我一步，渠之盤當然即我之路數耳！我但推謂不知。

與陳光彩往仁人午茶，遇斬眼蔡，渠一見我即曰：「該批西藥已到埗，業經找清數目矣。」斬眼蔡爲人亦清楚哉！渠又曰：「我有一事要找汝一談，現在汝有朋友在，不方便，明午十二時在叙春園等汝，如何？」我諾之。陳光彩口不離白如姻，謂識女人多未見有渠之熨貼者，謂用多一兩萬都好閒云。是眞四方辮頂之至！

飲完茶往找大班周，回覆桐油價。大班周曰：「遲三五日亦無所謂，總之價錢相宜，我等便買入耳。」說完，又縱談渠等洋口生意之大宗法，使我心焉嚮往。

出門始記起大班周未提墨水筆事，諒係貴人事忙所致。當時記得亦不宜催之也。

多日未見周二娘，打電話找她，已出街。因往大酒店找之，亦不見，獨坐少選，截春代來矣。我問渠已知西藥事否？渠曰：「收到矣！省城已有電報來。我早謂斬眼蔡靠得住也。」渠問我何不見多日，我謂病，渠曰：「先該在該批貨中取起一兩打盤尼西林作汝佣金，豈不更便？」我罵之。春代曰：「閑話勿談，我又有一單運輸生意。」方談間，一花枝招展之女人來，春代一見，即如蟻見糖，匆匆謂我曰：「明日此時再在此地相會。」即偕女人急急行，我眞疑此女人來取家用也。

赴醫處再打一針，已全部復原。

途遇張仔，據說炒通天踏炒燶，要索借五十元，姑予二十，以示交情。

第X日

老妻竟然眞係攪什麼婦女會，眞荒唐之極，今早欲問其詳，渠又謂已約了幾個委員去飲早茶。又爲之搖頭大笑，委員委員，天下間多少委員？連屎坑公也快做委員矣。

今日地產交易，盛服而往第一樓，約齊飛天南鄒伯父，分頭同到律師樓，不及一點鐘，一萬二千元已入袋。出門不禁仰天長嘯，曰：「世界眞易撈矣！」金新城在律師樓中頻頻望我，若甚關照者。遲日想法子走走此人門路爲宜。

與飛天南回俱樂部等鄒伯父來分贜，無何鄒伯父回，飛天南口口聲聲代人收二萬，我不便問渠取二千。鄒伯父之萬元已交到手中，牛仔二十張，眞可愛也。謹愼藏好，飛天南即先辭出，鄒伯父倡議晚飯，約好之後，鄒伯父拉我飲茶。我以斬眼蔡有約在先，辭之，出門先上銀行，存好萬元，遲到叙春園，斬眼蔡已在座。開啤酒對飲，我與緻豪極，連盡兩大瓶。

原來斬眼蔡所掛之件，非常秘密。渠有友在暹羅一帶，與什麼署之人有關，於是乎便有「卓頭」。其計乃係在暹羅落貨時做手勢，每一包米加二十斤，搭運來此。因乜署之米可以出口，沿途旗幟鮮明，無人敢問。每船儎之倉單上只寫每船載若干包，並非計重量者。而藍線包例可載百八十斤，但乜署之米向來每包只重百六十斤而已。所以可以加多二十斤左右，搭單運來，旣不必運貨，又可以出關。到此間後，在碼頭拆包抽起，然後轉運，便可過骨。暹羅米價，每元港銀可以有一小甕缸矣。斬眼蔡曰：「此單生意，大抵除淸皮費使用，約最少有三四個開。甚順野也。汝乃老友，故以此

通知，如汝有意，可以投資，否則亦可找東家做也。」我問渠何以不做？斬眼蔡曰：「老實講，我不是不做，只是本錢短少，做不了多少，故找人合作耳。」我問在此拆包有辦法否？斬眼蔡笑曰：「我有辦法，誰有辦法？我不是老千，斷無搵老友入鑊者。」照數計，確甚過癮。我謂一二日內答覆。

午飯飽甚，正擬往理髮，忽遇周二娘，一手拉住曰：「太無腰骨，何以不見多日？老鍾事如何？我被渠追瘦也。」我謂尚無消息。二娘曰：「做事不能太冇尾。汝明午來，我與汝詳商。」我邀渠飲茶，渠謂已有約矣。

理髮時睡一覺，甚妥。今日做了大生意，無心再走。往俱樂部找得鄒伯父打了八圈牌，然後同往金陵晚飯。飛天南主張叫花，並代我叫，不料香風一到，抬頭一望，竟是個大肥婆，使人作三日嘔。飛天南眞抵死矣。

飲完已近醉，返家後揮一函與大舅，力數其不是，酒後興奮，語語驚人，甚爲暢快。老妻仍未返，婦女會開會須在深夜者耶？

第X日 老妻昨晚竟未回，婦女開通宵會耶？似此婦女會一成立，可以不要老公矣！

原來辛直氣眞已拆穿我之西洋鏡。今早我以久未見辛直氣，遂於早茶後往訪之。渠一見我即冷笑曰：「我以爲汝不敢再來矣！」我陪笑問何故不敢來？辛直氣曰：「汝亦可謂夠義氣矣！竟然起我尾注！」我曰：「汝幸勿誤會，焉有此事？」辛直氣盛氣曰：「尚欲狡賴耶？汝與我斟價之地皮，何以忽然又轉售別人？」我謂渠出不夠價。辛直氣曰：「我後來已出夠價，汝仍何以不肯？我知汝賣與何人？即我等東家耳！此非起我尾注爲何？使我失信於東家，謂我不老實！汝尚有面目來見我

乎？」我忍住氣解釋，謂先不知同一線，後來知道時已成交，無法挽回矣！辛直氣曰：「汝食碗面反碗底，此等人眞要搭飛機交易矣！」我無法再忍，悻然拂袖起曰：「汝不諒人，則甚難講，我不能有生意不做而專門等汝也！」說完，即出門去！最多不再奔走於辛直氣之門耳！此一啖氣甚難下！此等上海佬，實難交易。我乃經紀斗，非打人工也。我固靠汝，汝亦靠我耳！正所謂無我不成，無汝不就。我不識汝辛直氣，又何嘗餓死我哉！何況，想起銀行存款簿有萬餘元，都好少理一陣矣。

一肚氣，往找飛天南，飛天南曰：「豬鬃已有貨矣。」我問價若干？渠報一三九。我謂貴。拉渠去飲咖啡，只談風月，飛天南曰：「看汝面色不佳。」我笑曰：「遇了大蛇幾乎咬我一啖。」飛天南笑曰：「拉哥亦想咬，可謂人心不足。」想落乃謂我大笨象耳！飛天南把口，大抵要減壽十年。

想起周二娘之約，與飛天南分手後即往市奶拉蘋果一大笠，坐的士往跑馬地。周二娘方起床不久，與白如烟食及第粥，白如烟一見我即笑曰：「拉哥開生菓舖矣！難怪不食蝦。」二娘曰：「拉哥近來甚發達，不識人矣。」如烟曰：「開生菓舖當然發達。」相與一笑。

二娘拉我入房，責我不應延擱鍾行逢事，我曰：「我亦無法，我固不敢負累二娘者。」二娘以纖指戳我眉心曰：「拉哥能如此，我寧願短命十年矣。」渠短命則假，我短命則眞。好在病已痊，否則眞要連累二娘矣。二娘此人眞好胃口，隨時都像餓鬼也。

胡里胡塗，竟已是下午三時半，拉二娘乘車往威士文，食三文治當一餐。飯後又往看電影，看完電影又往消夜。二娘問我今日何以如此好興致？我笑曰：「二娘使我好舒服也。」二娘嬌嗔人發，力扭我臂，迄今猶有瘀斑。送之回跑馬地，二娘在車中曰：「我決意解散跑馬地組織矣。不如與汝同居。」我但唯唯否否。

第×日

今早起床，老妻忽曰：「汝何故寫如此激烈之信與大哥？想唔做親戚乎？」我撫夔中，昨晚寫好之信尚在，奇而問之，老妻出一信，原來係前晚醉後所寫者，老妻曰：「此等信等如絕交信，尚成親戚乎？汝眞不念情誼。」我乃解釋謂信中皆事實。老妻曰：「事實亦不能如此責人也。此等事豈一二日可能辦到者？汝亦撈過官廳事，等因奉此，等情據此，一件公事要攪兩三月也。」語已，即撕信作蝴蝶飛。我始想起前晚寫好後放在案頭，殆被老妻偷看也。

老妻意甚不懌，我亦覺該信太傷感情，因拉老妻出早茶，到陸羽，乘便問婦女會事如何？老妻曰：「我等要援助全港婦女，舉辦貧民義學、幼稚園……」繼以演說一大輪，無非增加女權，解除女人痛苦之類。其中更夾有「總動員法案」，「三民主義新中國」等等名詞，料必近日聽人演說甚多，全部錄音對白也　我笑問組織如何？渠乃歷舉委員名稱，謂皆知名之士。我笑曰：「知名到極矣！但以此而言領導婦女運動，終覺異想天開。」我又問渠有何好處？老妻曰：「當此國大代表競選之日，香港婦女界佔一名，人人有望也。」我笑曰：「一旦女經紀而做國大代表，亦可謂認眞能代表今日香港之社會也。」老妻低聲笑曰：「人家想做國大代表耳！我不過藉此多識幾個人，好做頂屋經紀耳。其實那一班人亦無非撈撈吓耳。」我暗笑曰：如此則應以周二娘為委員長。因係ㄊ撈家也。

飲完茶，到陳光彩處一走，果然有桐油，是即飛大南昨日之盤口，實則一三七耳！兩個佣。我於是往訪大班周，大班周謂下午有切實回覆。我不便問墨水筆，大班周亦不提起，看來此一對犀飛利要作見而禮矣。

中午與飛天南飲茶於先施六樓，遇余必達，笑拍我肩曰：「電木出品無人要耶？本地工廠眞要執笠，我亦要轉行矣。」我連呼對不住，急拉渠飲茶，吽四蝕蓮蓉之。相談之下。余必達大談其開工廠

計劃，我說起運汽車往上海，余必達頗有意思，詳詢情形，並囑我去找渠再談。出門分手後，飛天南笑曰：「汝與渠搞此等偏門生意，渠亦有得出賣也。渠以大亨自居，如果汝謂可以委渠做太平紳士，則渠馬上叫汝做阿哥，若其他，則十個拉哥都不够佢一把咀，而必把汝數得落落響也。」

到大班周處一轉，渠曰：「桐油可以買，但要大手貨，起碼一萬担。」我曰：「恐不足此數。」大班周捋鬚而曰：「小生意我等不做也。」我即席打電話問陳光彩，光彩曰：「焉有如此多貨，買淸全港都怕冇也！汝之客如非混吉，必係外行。」我只好興辭而出，心中甚念那一對金套八十一犀飛利筆不置。說起來，明日須還阿晃筆債矣。

第X日

早起往第一樓飲茶，一人獨坐看報，報紙仔以廣州報兜銷，無聊之際，姑購一份，不料此份廣州報竟被我看出重要消息。原來高等法院已判決鍾行逢附逆案，文曰：「鍾行逢附逆有據，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，其餘所有財產全部沒收之。」一見之下，不禁失色。大舅之件，明明白白是瓜得，所謂與檢察官搞妥等等，大抵皆屬子虛。今者老鍾已宣判矣，尙有得攪乎？好在第二次酒款留起一千元，否則我便是「吹打佬有利是」，「白谷氣」矣。只是先後摳了人家萬多元，毫無成績，未免於心有愧。

在茶樓立打電話通知周二娘，二娘亦愕然，我問如何處置？二娘笑曰：「老娘自有辦法，汝不必震騰騰也。汝有暇，可來一商。」我推說有事，約下午五時有暇到大酒店見面一談。

鄒伯父來飲茶，問有無物業路數。我笑曰：「我亦在進行中，此水亦食得過也。」飲完茶偕鄒伯父往行街，買得鴉路恤一件。

行至辛直氣公司，靈機一觸，卽打電話找得方仔，出至占美午飯，我問辛直氣是否甚恨我？方仔曰：「近日無何表示，汝想講和乎？」我謂不是。言談間查問方仔，金新城有無來？方仔謂渠另有寫字樓，我問在何處，方仔笑曰：「汝想踢辛直氣之盤乎？」我亦笑曰：「不是踢盤，想起字容耳！如果有世界，決與汝分之。」方仔搖首曰：「我亦不清楚。」方仔此人甚縮骨，絲毫不肯上當。我原想問得金新城地址，希望接頭物業生意。此非踢辛直氣，實在是踢飛天南耳。可惜方仔不肯言明，又白請晏晝一餐。

下午四時許到大酒店，原擬等周二娘一叙舊情，同時商量老鏈件，不見二娘來，只見戴春代手挾包裹至，見我卽問曰：「那一日約汝到大酒店，何以失約？」我實在已忘矣。問何事 ？戴春代曰：「又有一單運輸生意，我不想直接找斬眼蔡，以免謂我屈尾十⿰扌豆蘿友。此單貨甚大單，係友人之貨。卽日不見汝來，近二日又不知如何矣。明日記緊此時再來談。」我諾之，問渠之包裹是何物？渠解而示我，則女人底褌也。我爲之失笑。渠曰：「乜笑，此係尼龍底褌也。」我曰：「尼龍底褌有何用？女人旣能予底褌人見，則尼龍不尼龍無甚分別。」春代曰：「汝眞外行矣。殊不知許多女人最妙者就妙在吽男人看見渠底褌而係尼龍者，使人又流口水又似蛋家鷄。尼龍之好處在見與不見之間，隱隱約約，英雄到此，也自低頭也。」戴春代之妙論又發，渠又曰：「汝有人要貨否？」我謂無此路數。渠曰：「汝拈一條回去，歸贈細君，使嫂夫人在汝面前穿起，汝慢慢研究，便知妙用無窮。」此人眞荒謬！我實在不敢想出老妻穿上尼龍底褌將如何狀態。而春代必要送我，亦得，其將轉贈周二娘乎？

第X日 昨夜回家與老妻吵一場，我取報章所載鍾行逢事告老妻，責大舅不應如此弄人，老妻謂不能怪大舅，此等事決無十成把握，何況我未洒够錢？老妻帮大舅忙，天公地道。爲人妹夫者，還有何話可說。

今早老妻氣已平，告我昨日有人送月餅，一看咭片，原來是鄒伯父。此人眞會撈也。由此想起中秋已至，又想起人情難免，月來生意旣佳，少不免要做人情。因卽開列名單分配送禮。原不想送與辛直氣，回心一想，人家負我，我勿負人。君子不念舊惡，何況辛直氣終歸曾帶挈我搵過錢也。

偕老妻往飲早茶，飲完茶交送禮單一紙命老妻辦理，另交二百元。老妻看橫頭單乂怨曰：「寫來寫去，總不寫上汝岳父之名。人家成個女俾了汝，過年過節，竟無聲無氣乎？」我馬上轉口風曰：「有汝在，岳父之禮當不會少，此固不必我担心，所以未寫入橫頭單耳。」老妻始回嗔作喜，其實我忘記是實。

過阿晃之墨水筆店，阿晃倚櫃位笑曰：「拉哥，辦許多節貨乎？」我卽入店找犀飛利筆之數。蓋做人要熟性也。相談之下，阿晃問有人要原子筆否？渠謂定了一批，不料來貨太遲，失了預算，現在蝕本亦賣矣。我答應試問問人要否？其實，原子彈都嚇人唔倒矣，何況原子筆？雷諾就做大王，但不知若干人已做丁矣。

途過方仔，說辛直氣找我。我笑曰：「找我晦氣乎？」方仔曰：「看情形不似，或有好帶挈。」拉我返寫字樓，辛直氣不在，寫字樓後生來取節賞，予以拾元。

與飛天南在金城午茶，說起張仔自言炒通天證。飛天南曰：「通天證被佢炒燶是眞。渠近日賭敗欠債，無人相信。正式白灰籮，所到之處，必留汚印。」我問飛天南有無炒通天證。飛天南笑曰：

「九龍稅務司搵我丁唔倒也。」

下午到同文街一轉，又不見了三幾十元打賞。四時許到大酒店，見了戴春代。開口即問我老婆着過玻璃底褲否？够肉感否？我始想起褲尚在袋中。問戴春代運輸事如何？春代曰：「朋友仍待運，亦係西藥洋貨，共價約四萬餘元。」我元代問斬眼蔡，春代曰：「帶工照價加三，你要斬眼蔡減實加二，則我與汝平分加零五。」我頷之。戴春代曰：「我乃够義氣之人，所以不直接找斬眼蔡。汝明日須答覆我！」

飲完茶想往找周二娘。先打電話去問，已外出，白如烟問我送何物與渠做節？我乃想起二娘等之節禮未辦。明日當自送去。

老妻已備辦物品，開單一看，竟共費二百八十餘元，除來尚欠也。我頗訝何以如是之多？老妻曰：「孤寒勿送，送勿孤寒！」後來一查，原來老妻連渠自已之朋友禮物，亦已入埋我數矣。

第×日

一早吩咐阿七按戶送禮，阿七周開眼笑。蓋一來有街可行，二來有利是可𢭃也。

到第一樓飲茶，見鄒伯父，即謝渠節禮。鄒伯父曰：「小意思耳！汝帶挈我搵一盤草。不成敬意。」鄒伯父又問有人找屋否？謂藍塘道有一層洋樓出盤，隨時可取阿打，亦係直接業主也。我問明底蘊，索價四十萬。

飲完茶往找辛直氣，辛直氣見面即熱烈握手曰：「老友，前時對不住汝，錯怪汝。汝又破費送禮來。」我乃將鄒伯父說話，照樣講出。辛直氣曰：「前事勿提，現在朋友擬買一舖，要在繁盛地點，要交吉者，汝有盤否？」我曰：「我怕再蹈覆轍，對不住朋友則不好意思矣。」辛直氣曰：「毋妨，勿再提舊事。此人新從上海來，手上金條甚多，擬買業收租者也。因知有住客者租價不貴，故要交

吉。」我問藍塘道如何？辛直氣搖首。我答應問盤與之。

方仔面色不佳，其有何事發生？此人乃氣象台，七情上面者也。

即找鄒伯父拉往飲晏茶問盤，鄒伯父謂盡力找與我。謂交易開，必落力也。

飲完午茶，立找斬眼蔡，告以運輸之事，斬眼蔡曰：「當然可以接，獨近日公司因通天證牽累，賠錢不少，甚爲頭刺，恐不能交足八成保證金也。」我笑曰：「汝等生意乃地下工作，何須通天？」斬眼蔡曰：「又通天又入地，此所謂上天入地之道也。」我叫減收加二帶工，斬眼蔡慨然曰：「如果保證金七成，加二亦無所謂，無非想彌補連日損失耳！此次通天證不能通天，只好入地獄耳！」爲之唏噓。

辭出赴銀行取一千元。即往市上購月餅生菓等物一大帮，驅車往跑馬地，周二娘一見我即曰：「我以爲汝因鍾行逢件不敢來矣。」我奉上禮物，白如烟亦另一份。如烟已外出。二娘曰：「彼此老友，何必客氣？」我想起玻璃底褌，立拉二娘入房，自袋中取出予之。二娘笑曰：「我怎敢穿也！如此肉感。」說話方完，馬上關門，即刻試用，旗袍飄處，肉白相見，我已無眼看底褌矣。

其實玻璃底褌並不全部透明，但若穿在住家女人身上，則匪夷所思矣。二娘曰：「汝送我亦無用，着與何人看？還是留給汝老婆。」我笑謂咪拘。二娘嗔曰：「汝等男人，老婆則要穿扣布褌，秘不使人見也。其他女人，則又要着玻璃褌，妨看人不見也！眞自私！」思之失笑。

五時趕至大酒店，與戴春代講好還貨事，春代謂已對友言八成保證金，須再回商。渠坐談片刻即辭往別桌。約明日再談。換季之際，做洋貨經紀自然好市矣。

晚上與老妻看電影，老妻又倡議搬屋，並索三百元過節。

第×日

飲早茶時想出方仔「古氣」原因，必係見我送禮與辛直氣無渠一份也。此等人，嫌人富貴厭人貧。無已，再化十多元便是。

鄒伯父果然找得一屋像，在灣仔電車路，四層石屎，僅要七萬五千元耳。即找辛直氣告之，開價八萬元，另買家出一個佣。辛直氣認爲合格，取了地址，謂與買主去看。方仔收禮之後，連謂我不應搵錢駛。態極謙恭。

到大班周處一轉，大班周曰：「汝之桐油尙有貨否？」我曰：「決無一萬担也。」大班周笑曰：「不必，幾百担即可！只要夠力。」大抵係月餅之功矣。即打電話問陳光彩，渠謂日前之貨已售出，有三百担將來。大班周謂貨到再談。

飛天南請我到域陀午餐，座中竟發現金新城，飛天南不見，我借謂打電話，即過檯相見，新城甚客氣，即吩咐開啤酒焉。海派即海派也。我以半廣東之上海話打話，恐飛天南發覺，問得其寫字樓地址即返座，沾沾自喜，預備一切步驟。

出域陀，飛天南遇一人，衣服齊整，若濶少焉。拉着飛天南密斟，無何，見飛天南取荷包。我暗笑「還回休矣」，其人去，我問飛天南此是何人？飛天南曰：「本係大班之少爺，而今已要在街頭打秋風二十元矣。」我曰：「觀其狀貌甚類濶少。」飛天南曰：「然，論其人亦本事，每日唔食過酒樓茶謂就軟，食烟仔一連食到六口。年中着爛鞋唔知幾多，手上戒指同手錶梗㗎！」我初猶不知，想落爲之捧腹大笑。飛天南此人眞刻薄矣。

與飛天南分手後，即購節禮一大批，（記起老金食呂宋烟，並買告郎拿一箱）趁尙未過節，馬上燒冷灶。立即打電話請陳光彩之後生送去與金新城。陳光彩問我，以何物送與白如烟過節爲佳？我笑

曰：「鑽戒亦已送過，尚有何物可送？其爲送上大泡和一個乎？」陳光彩挑忿一聲，即被綠矣。

到大酒店等戴春代，遇舊朋友馬老三，問渠有何好作？據說做經紀，問做那一門？馬老三曰：「做足球經紀也。」秋季足球又開始，經紀行中又多一行矣！

戴春代來，謂前途最少要收七成五保證金，我打電話找斬眼蔡不着，勢須明日再斟矣。大酒店中無限風光，一間酒店百樣人也。有少年一人，西服奇異，手携兩女人，來與春代招呼，若甚得意。我問是誰？春代曰：「是爲有馬馬心。」我問何謂「有馬馬心」。春代曰：「渠自己認係馬心，實則係地鈴拿，朝朝練馬大把份，出賽就有份也。豈非有馬馬心乎？」春代與飛天南同一皮，刻薄甚。做經紀者其將必入拔舌地獄乎？想落經紀之苦，如不講笑，必神經衰弱矣。

見老妻在大酒店與一艷裝婦人大講特講，歸而問之，乃婦女會主任委員云云。想到國民代表行將競選，不禁心寒。

第×日

早起擬出往第一樓飲茶，老妻要去。我擬拒之，老妻曰：「中秋團圓節，連老婆都不記得，又想去找契家婆團圓乎？」至此方憶起係過節，爲表示好丈夫起見，即答應同行。老妻欣然打扮齊整，到第一樓，原來休息，轉往陸羽，飲完茶，老妻往買菜做節，囑我返家午飯，蓋謂做節也。我問何以不夜晚做？老妻謂婦女會請飲。我笑曰：「汝有婦女會做節，又不請先生，婦女會亦主張拆散鴛鴦耶？」老妻大發嬌嗔，曰：「連日工作甚忙，因國大代表競選期近，不能不出而拉攏。」我笑謂曰：「如果汝做了國大代表才怪！」老妻曰：「我做了國大代表，汝豈非國大姑爺乎？」旋曰：「其實汝亦不必憂，我固然有得做，就係我等主委亦有聲氣也。」我曰：「有聲氣又何必急急忙忙攪

婦女會？」老妻曰：「內中古怪，汝所不知。老實話你知，我等主委上有老板，無非替老板出力，多幾張選票耳！汝知道香港有幾個婦女會？而代表只得一個耳！」我曰：「婦女領袖不謂大家都唔做乎？」老妻哂曰：「汝又夠話唔娶妾侍矣，何以成日心郁郁？」其實我確無娶妾侍之心。不過此種心事，響頭老婆都不信者矣。

與老妻分手，到辛直氣處，已放假，無人返工。轉到陳光彩處，亦休息。在司文街遇飛天南，飛天南笑曰：「大節流流，尚欲做生意乎？攞少日錢都冇所謂矣！相撈三兩年就收山乎？」拉我行一輪街。要拉我到仁人飲茶。我以有約在先，實行告退，飛天南問明底蘊，欣然曰：「我晚上做節，中午在汝處做節可也。」我雖不願，無可奈何。飛天南曰：「今晚汝來我處食番便飯，經紀佬確不肯蝕底者也。」爲之吹脹。

想落經紀這行亦算辛苦，因人成事，人家不做生意，汝就瓜得。人家放假，汝想不休息亦不可。而實在經紀又冇假期者也。將此意告知飛天南，飛天南笑曰：「汝自己放假，何日不得？經紀之好處，在乎收夠纏可以唔做工夫，生意蝕聽闊人！公死有肉食婆死有肉食，求其有人買賣，唔致憂跌價也。」

食完飯，老妻開會去。既無生意可做，與飛天南到成業找着鄒伯父打了一日牌，抽水到金城食飯做節，飛天南所謂食番佢乃假話耳。食完飯帶三分酒意到豎池，人頭擠擁，只見紅男綠女，到處是人，不見月光，所謂賞月，混天下之大帳。慕名一看香斗如何架勢？則佢係香而我係斗，大良阿斗個斗也。

人叢中遇周二娘，二娘身邊有鍾行逢，急避而不見。無何，又見陳光彩與白如璽，姻覩甚焉。擋

口擒面，都是熟口熟面之人，無非把五點鐘之大酒店搬來而已。香港賞月，不過月餅而已，睇人而已。

老妻深夜始返，問之，與主委打麻雀云。麻雀賞月，更匪夷所思。

第X日 起床進月餅半個，膩而不飽，急往陸羽飲水仙三杯，胃脹始解。人謂八月節攪壞米檔，信然。其實過年過節，不過如此而已。

十時許到辛直氣處，講一輪賞月，轉入正題，濶仔之屋已有成數，前途準明日回覆。辛直氣曰：「我開價九萬元，煩老哥關照代爲收價也。」我還謂有問題，此次辛直氣開心見誠矣！如此做法，反爲好得多。處處縮住，裝濶佬而實偷鷄，反而使人難做耳！想落上海佬之海派作風，確亦難學。前日嗌完交，今日馬上可以稱兄道弟，廣東佬撈世界就輸一籌矣。

方仔拉着我借一百洋，並出一張五千元之通天証示我曰：「通天證變了急症，急得我發茅，未過節我已經想找汝幫忙，只是不好意思開口耳！」方仔竟然學人炒通天證，其瓜得也必矣！但瓜得小事，連我亦瓜了一百隻洋。方仔並問我要不要金新城地址？我說不要了。此人亦抵死哉！

大節之後，生意必淡，姑到陳光彩處一行，渠竟未返，其必昨夕與白如烟做節，人月兩圓，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從此君王不早朝矣。

想起金新城，因即按址訪之。金新城欣然招呼，多謝節禮，賜以雪茄，卽我送之物也。相談之下，原來渠等之生意甚大，出口入口，中庄洋庄，無所不辦，渠等原在上海，此處生意先交辛直氣辦理，但經數月來觀察，大抵對老辛不大信任，所以其中一部股東，另起爐灶，開此寫字樓。金新城力

揚我熟地頭，要我幫忙。並謂過兩日請食飯焉。

出寫字樓，心境舒暢，又走多一條大班路，生意前途，頗形樂觀。到成業找得鄒伯父與飛天南，同往午茶，遇見林國然，欣然與我招呼，口花花，監人頸厚，甚衰仔也。渠問我認識幾個社團否？叫我介紹主管人與之認識，可以請食飯。我問何故？渠笑曰：「運絡連絡耳！」細談之下，大讚某人應當選爲華商會主席，某人冇資格。亂車一頓。走後飛天南語我：「林國然近日又找得一米飯班主，成日出來替老板收買豬仔議員，想捧老板做商會主席也。」

到南北行一轉，成街都係通天蹻聲。六叔無精打朵，謂天既不通，又冇生意做矣。

下午在大酒店見了戴春代，無何，我已約得斬眼蔡來，三口六面一談，生意決定。保證金交七成五，還貨收加二二，我與春代各分零四，約定明早飲完茶交易。正談間，老妻忽至，邀之共桌。戴春代曰：「拉哥，秋風起矣！汝亦應做兩件褸與夫人矣！我有新到之海虎絨，可以照來價相讓。」老妻一聽大喜，即要看辦，春代答應明日，老妻與之大談衣服經，春代此人，眞不通氣，看來又要我破財矣。

老妻在歸途中謂已覓得吉樓一層，地點在七姊妹，要我明日往看：據說不必頂手者。老妻少不免又誇張一番。

第X日

早出往龍泉飲茶，見了斬眼蔡與戴春代，戴春代連聲呵欠，謂好久未起如是之早，其實已十時許矣。原來春代此人，晚晚跳舞，對舞女門路甚精也。大抵渠做洋貨，舞女亦其客仔賦？是等於互相交換耳。

飲完茶回斬眼蔡公司，無何春代送貨來，請斬眼蔡速點收，因趕住有約會云。斬眼蔡約摸一看，即笑曰：「彼此已交過手，不須詳細驗明矣。」即寫單交保證金，生意遂成，我默計零四佣，亦有一千七百餘元。此數將在貨交到收銀後，始由斬眼蔡撥支也。

時近中午，到辛直氣處一行，辛直氣將收工，即拉我到大華午飯，辛直氣好言喜色，頻頻吃我豆腐，講到灣仔之屋，老辛曰：「渠已允出價八萬五千元，你能否減些。」我笑曰：「我聽少汝聽多，重想食我乎？」老辛連曰不敢，即叫我出阿打來，一言爲定。

食完飯分手，我即找鄒伯父，要渠出阿打，鄒伯父從身上拈出一紙，笑曰：「鄒伯父做生意，穩陣之至，阿打早已出了。」一看原來已出了三日。我即持之往見辛直氣，辛直氣連聲道好，等今日再覆實前途，即可定期交定。

近日可謂順景，運輸既成，物業又見起色，本人滯運五六年，其將從此一振家聲乎？想到此處，爲之忍不住笑。打一個電話到婦女會，約老妻同往看屋。

屋在七姊妹，新式洋樓，一廳三房，水厠浴室工人房俱全。而且此時尚有傢俬未搬。想到住在此處，亦可謂成家立室矣。不料一問經手人價錢，月租二百七十元，已吃一驚，但尚念在不用頂手，不料頂手則不用，而傢俬要出頂。再問價，傢俬裝修費共六千元。爲之心跳，一點傢俬，原來只得爛梳化一套，飯檯一張，茶几兩件而已。我曰：「此等傢俬，數百金可辦。」經手人笑曰：「我亦云然，不過事頭交帶要此價目，好難講矣。」我應酬兩句即行。老妻問我如何？我曰：「此不外亦頂手耳！」老妻笑曰：「當然！天下間豈有不用頂手之屋，汝有老婆做經紀，食少一份價，不已心滿意足乎？」我搖頭曰：「住不起矣！」老妻大怨，謂入我們從未舒服過，現在我搵到錢，尚不舒服一陣，人生將

近四十，已過半世矣。由銅鑼灣一直吟沉到中環，電車中人爲之側目。我急急下車，拉老妻到大酒店飲茶，老妻仍怨懟不已。終曰：「現住之屋，有時想請人回家食飯亦不可。」我問請何人？老妻謂請婦女會同事。我一聽此語，殊感心寒。因老妻旣立此心，想到將來搬屋之後，人來客往必多，咪攪我矣。結果老妻討去兩百元請客，怨聲始息。老婆做委員，老公唔見錢，來日大難，爲之不寒而慄。

回家後謂有姓周者打電話來，必係周二娘無疑。

第X日

大舅昨晚來一信，果然照老妻講過之說話，解釋鍾行逢之件謂爲：「汝付欵過遲，前途已等無可等，凡此等事，務須快刀斬亂蔴，不容遷延誤事，鍾某斤斤計較，口爽而荷包滯，其獲得如此結果，是彼自已所招，與人無涉。」不特此也，大舅更謂：「我因此件，已用去港幣四五千，除已收過三千元，尚墊支千餘元之譜，煩向鍾君說明眞相，速撥回此欵歸墊也。」眞是豈有此理！大舅此人靠不住，有如此者。

周二娘一早又打電話來，約往食午飯。出門後先到辛直氣處，渠謂屋事已定，決定於後早落定。爲之甚喜。出辛直氣處，赴同文街找得陳光彩。光彩曰：「如烟仍未有切實答覆，拉哥更爲我設法。」我唯唯，光彩旋謂桐油已到，問我要否？索價一四七，佣三個。我卽電大班周，大班周索貨辦。因卽取辦往見大班周，大班周曰：「明早汝再來，我先試力度如何？」旋又曰：「我已忘之，犀飛利筆之欵，尚未奉還也。」我忙說不必。曰：「就算送與汝用便是，些小微物，何必認眞？」大班周連謂唔得唔得，但始終未見高抬貴手入荷包也。

時已中午，驅車往跑馬地，周二娘果然等我食飯，豬什湯，栗子炆鷄，甚可口也。並晉白蘭地一

杯。我問鍾行逄件如何？二娘笑曰：「就此拉倒矣！」我曰：「渠不怪汝乎？」二娘笑曰：「怪？」隨即伸出纖纖玉指，赫然有鑽石戒指一只，續曰：「此鍾行逄所送，用以酬謝我者。」我大爲奇異。二娘曰：「汝眞少見多奇，人死咀頭生，鍾行逄之財產，我已從旁調查得八八九九，現在所沒收者，僅一部份耳！尚有五成保得住。我當佢面數出來，謂全憑我朋友在上面設法遮瞞，否則此一部份亦必瓜得。渠以我如此清楚，確信係省方情報。所以不特多謝我，而且話要請汝食飯，送一件禮與汝也。」我笑曰：「但求渠不追我便了，尚敢奢望乎？」二娘話我有志氣。

二娘要在下月結束此處營生，想搵屋，痴痴纏纏，潮潮氣氣話要與我同居。我即以七姊妹之屋介紹。二娘大喜，要馬上去看，我以不知經手人在何處，須在老妻身上探查，乃約以明日始往。周二娘再三叮囑，溫存一番，然後放我走。想我如烟，則已出街矣。

想我鄒伯父晚飯，遍尋不獲，途遇飛天南，向我拉了三尺水，然後借我往仁人晚飯。飛天南與一肥女侍唧唧噥噥，鬼鬼祟祟。我笑渠又想昆人落河，飛天南曰：「早已昆了，借汝三尺水，就是交家用也。」此話不知眞假。

歸家問老妻以七姊妹之經手人地址，老妻問是否已回心轉意？我笑曰：「做經紀耳！」老妻謂我竟想爭飯食，謂必要加價五百元入渠數。並曰：「汝勿以爲可以瞞我也。」老妻此人，相當利害，眼快手狠，正經紀人材也。

第×日 早起往飲茶，老妻亦外出，翻箱倒篋， 結果渠選穿一件藍底白圓點花旗袍，此種樸素衣服，老妻不穿久矣。問何以今早如此老實？老妻曰：「歡迎部長去也。應該老實一些，以

示婦女運動係假假實實辦事，並非花枝招展者。」我笑渠唔偷雞做鄉正，老妻曰：「此乃咋晚主任委員吩咐者也。」爲之搖首一笑。

到第一樓，找得鄒伯父，告以灣仔之屋已講成，明日落定。並代辛直氣收五千元價之議。鄒伯父大喜，我問渠昨日何以失踪？竟日不見，幾乎急死。鄒伯父謂去了新界，因新界有地皮一處亦渠經手，咋日帶客去看也。我曰：「最怕找汝不着便失拖。」鄒伯父笑曰：「幾十歲人尚有如此有尾者耶？」

飲完茶，渠即往找業主，我到辛直氣處小坐，辛直氣未返，與方仔閒談，渠大嘆通天證害人不淺，如果通天證有靈，斷不致向我借錢云云。我當時但一笑置之。

辛直氣既未返，我乃轉到大班周處，問桐油已化驗否？大班周曰：「已化驗矣！尚算够力，汝究有貨若干？」我告以有四百担，大班周又問價錢，告之。大班周低聲曰：「此價尚屬公道，但我等實賣，向來九六找數者。」我表示頗有困難。大班周即解釋曰：「此非我個人要，汝知之，近來世界艱難，我等行中出息無幾。我個人當然不成問題，但一班伙計，每日工作八小時，毫無出息，生活不够，故我買貨時定下此例，找回幾個佣，俾伙計有多少執也。汝切勿悞會我作錢。」我唯唯，大班周囑我與前途商量，然後回復。大班周之生意，亦甚難搞哉！

往找陳光彩，不見，過了飛天南，拉同往飲茶，飛天南曰：「通天證已通矣！」我問眞否？飛天南曰：「當然眞確，九龍關亦已掛起佈告。」渠若甚得意者，我則淡然，因與我無關也。飛天南曰：「通天證復通，我等亦有生意可做矣。香港商人亦好彩數矣！幾百萬元凍過水，現在竟然大海撈回。」想落都係做海關好，幾十個字佈告，馬上要幾十萬人悲喜啼笑，魔力之大，不下於港督也。想起通天證復靈，方仔之百元，張仔之二十元通天證借款，可以歸還乎？

下午往找陳光彩亦不見，往找鄒伯父，據謂已找得前途，約好明早落定矣。生意既成，鄒伯父又叫打牌，直落晚飯，贏了五十幾元，迄十時始收場，鄒伯父尚欲拉我去聽歌伶，我已疲極。記起原約了周二娘今日偕往看屋，竟忘此約，立搖電話與之。二娘一開口就責我冇心肝，我曰：「因找經手人不着耳！準明日帶汝去看。」馬上收線，以免囉唆。

乘的士返家，詎抵門前適有一的士亦到，車門開處，原來是老妻，一男子下車送之入樓梯，審視之，則所謂藥廠經理之江胡老也。入室問老妻，據謂係與江胡老相遇，同車而返耳。

第X日

老妻昨晚大談其歡迎部長經過，眉飛色舞，口沫橫飛。最得意者厥爲曾與部長握手，聞之令人心惡。

今朝一早老妻又出，謂開會也。我到第一樓，鄒伯父已至，兩人閒談一會，因約定賣主十時到此，今僅九時耳。

正飲間，乍見一四十許身穿短衫褲之中坑匆匆而來，鄒伯父一見，立起迎之。我知爲賣主，亦急起爲禮，蓋財主也，何不恭焉。不料此財主一見鄒伯父，即氣急敗壞曰：「弊矣弊矣！此次瓜得！」言已頻頻頓足。我心知不妙，急問何事？鄒伯父速延之坐曰：「慢慢再談。」晋以六安一杯，中坑亦無暇飲茶，即喘喘然曰：「灣仔之屋，汝昨午通知我時，我尚在店中，不料返家之後，始知我女人未得我同意，已於今早將地下舖面租與一舖客，已收定矣。」鄒伯父一聽，連呼：「點解咁論盡！」我亦勃然變色。中坑曰：「我之屋原有四層，二三樓已搬空，我住四樓，隨時可搬。地下之舖客，我不知費幾許心血，然後叫渠遷出。一向未再租人。所以向汝聲明全座交吉也。不料昨晚我女人有親戚自鄉中來，挾其游資想在此做小生意，一眼見我地下舖空，馬上與我女人商好，立即落定。此次眞累

事，昨晚我與我女人大吵一場。鄒伯父，此事可否向前途商酌，地下不交吉，三層交吉如何？其實如果買屋收租，反正租與人亦無所謂也。」鄒伯父即指我曰：「此乃買主代表，汝等可以直接談一談。」當堂請教姓名，始知中坑名叫方七日也。方七日問我如何？我曰：「此眞論盡，本來講明全座交吉者，既如此，我惟有商諸老板矣！」中坑連呼得得，鄒伯父催我先往找買主，以免摸去律師樓。

我即坐手車到辛直氣處，好在辛直氣剛返寫字樓，我即和盤托出，辛直氣皺眉曰：「拉哥！何以如此論盡？」我謂我亦不知。惟有連聲對不住。二人商量一過，決定採取緩兵政策，然後從長計議。辛直氣馬上打電話買主，用上海話大講一頓，然後釋然喟然曰：「拉哥，我與汝可謂有緣，上次如此，今次又如此。」我只好苦笑，心想我之運氣不壞，大抵辛直氣行倒運矣。我問渠如何對買主說？辛直氣曰：「我謂因賣主昨晚忽抱急病，入了醫院，該件須改期始能落定。渠問是否有變化？我謂絕無其事。渠始心安。拉哥，此事如何處置？」

一時我亦無良策，辛直氣曰：「我幾已忘打電話到律師樓，此律師乃我找得來者也。」即打電話告律師改期落定。然後拉我出曰：「去飲杯咖啡商量辦法。」

到中華閣仔，我即先打一電話到第一樓，因鄒伯父與方七日尚在彼處等我也。約好鄒伯父與方七日中午在金城飲茶，商量應付之計。

第X日

打完電話，與辛直氣商量應付辦法，我主張老老實實，告知前途少一層交吉。曰：「如果渠自住，亦不用舖面，收租生利，亦要租與人也。」辛直氣搖首曰：「汝有所不知，渠擬自己開一金舖在樓下，因灣仔之金舖多屬小型，未有堂皇者，渠謂如果開一間裝修華麗之金舖，必可

把濤仔之客一網打盡也。故渠實在想要舖面，此點我以前未向汝提明耳。」

我一聽，又是躊躇無策，辛直氣曰：「惟今之法，解鈴還是繫鈴人。如簡單可行者莫如找猗那租舖之人，雙倍賠定。豈不一舉而了事？」我思之亦然，但轉念未能如此簡單，因其中必尚有頂手鞋金等在內。以此告辛直氣，渠曰：「此數當在賣主之價中扣回也，渠固無損失。」我問賠定之數又如何？辛直氣曰：「拉哥，汝眞冇大關埋，區區此數，就在我等佣金內扣除便是。但求事成耳。」我曰：「數還數，路還路也！事先言明，好過將來拗數。」商量至此，再無善法，即結數下樓。我約定下午回復。

此事麻煩之極，眞正不是汝財不入汝袋也。但急亦不得，姑且放開懷抱。以時未到中午，乃先往陳光彩處一行，見之，問渠昨日何去？原來與白如烟往青山十八咪容龍別墅住了兩晚也。陳光彩眞風流得過矣。光彩曰：「住了一晚，回來始知通天發已死而復活，我又從天上跌下二三萬元。」我丟開閒話，問桐油可否扣回四個佣。陳光彩笑曰：「我不要出店已屬有交情，重要扣四佣乎？得！除非渠肯加兩元價耳。」我想起大班周之「濕熟」，此點斷難商量，亦無心去找大班周矣。

到金城，與鄒伯父等商量一過，方七日曰：「鄒伯父亦作此想。」就此決定，方七日去找租客，今午不能回覆，準明早在第一樓相見。我再三聲明頂手之件，方七日謂冇問題。

此事已在無可奈何之中，我亦由他自生自滅。想起周二娘之約不可再失，即依老妻所予號數打電話找得經手人曰劉白者，約時見面。即驅車往周二娘處。二娘見我即曰：「我以爲汝不來矣！人家有心改邪歸正，而汝竟不助人，大抵汝輩男人都是想我等女人個個是壞人，好便汝等隨時勾搭。女人想翻身眞難哉！」我連聲謝過，即與二娘驅車往七姊妹看屋。劉白已在，二娘顯表滿意，諸多策劃。二

娘問頂手價若干，劉白已得我通知，開價六千五百元，因有五百元係老妻所囑也。二娘謂一二日答覆，即偕我返跑馬地。二娘曰：「貴是貴些，但如拉哥滿意，我冇問題。」我唯唯。

二娘溫存一番，在枕邊曰：「朋友之中，我最中意汝。如搬屋後，汝來作小公館如何？皮費我自有辦法。」想起跑馬地處之辦法，我不寒而慄。與二娘看電影一場，即返。老妻尚未回也。

第X日

昨晚老妻深夜始回，我今早起來時渠尚未醒，我亦不理矣。大抵又是開會至深夜乎？

到第一樓，無何，鄒方二人亦到，我急問如何？方仔苦口苦臉曰：「此路恐行不通，彼租客不允退定也。」我曰：「雙倍賠償亦不肯乎？」方七日搖首。我曰：「然則惟今之計又如何？」方七日曰：「我亦想不出矣。」鄒伯父曰：「汝夫人不允將頂手扣回乎？」方七日曰：「非也！在價扣頂手，我亦無問題，我女人亦不能干涉。但渠謂並無收過頂手費。因此人係渠親戚也。但租客又堅不允交回租權。」鄒伯父曰：「當然矣！又無頂手，誰肯放出？」我力問有何辦法？曰：「我要回覆前途也。」方七日始曰：「租客有個條件，但甚難行，渠要倒索頂手費九千元。」我曰：「此數是否在價內扣除？」方七日曰：「如此豈有此理之條件，我斷難接納。」鄒伯父曰：「打官司亦打渠不贏也。」三人相對，終無辦法。最後決定一意向買主言明底蘊，再作計較。

飲完茶即往訪辛直氣，告以原委。辛直氣曰：「我已謂絕無變化，如何可以臨時反口，我之信譽要緊也。」我問有何善策挽回？辛直氣曰：「九千元倒轉頂手亦係辦法，只是此數如何出處？」我不言，其實此乃聽講，即使辛直氣肯不要五千元價，亦不够數也。講來講去，終無辦法，我力勸辛直氣照書直說。辛直氣以事至此，無可如何，答應照辦。

出辛直氣處，往大班周處一轉，大班周責我何以昨日不回覆？我謂前途不肯。並謂除非加價矣。大班周曰：「加價亦有商量。」我不處此，色然喜，再三接談，渠竟允加兩元價。我即打電話知會陳光彩，約以下午交易。

中午與陳光彩飲茶，說起此事，我笑曰：「此世界好難講，竟有人八百不買買一千者。」陳光彩曰：「渠有數也，生意睇蝕事頭事。做伙計只望有佣可刮有價可食矣。加了價，渠有回佣，不加價則無入息。損失者乃公司耳！關人！否則有咁多人想做買辦買貨手矣。」思之亦然，大班周者，原來亦係我一流人耳。

不料財歸財路，眼看有千把元佣金可睇之桐油，竟然又瓜得！原來大班周派人往收貨時，收貨員竟謂大辦不對小辦，此幫桐油不够力，不肯收貨。我即找着大班周，大班周曰：「由他去，我自有辦法攪掂。明日汝再來詳談。」生意於焉不成。飛天南在同文街知我此事，與我曰：「無他，分數不匀耳！大班周食水太深而不分數，難怪人家從中作梗也。一手焉能遮天上月，作錢亦應公平。」

不見戴春代多日，到大酒店飲茶，亦不見。只見老妻與江胡老欵欵深談，我爲守民主作風起見，亦不冲淡其水。歸而問老妻，謂斟生意。問斟何生意？老妻不告，笑曰：「告汝又怕被汝鑿盤矣。」

第X日　因辛直氣事，攪到一頭烟，一早又掛住到第一樓，與鄒伯父商議辦法。方七日走到，鄒伯父謂方七日原係好人，謂此屋怎辦便怎辦。一切都係渠與老婆聯絡不密，致生意外耳。現只有等買主主意，如不介意於全座交吉，則冇問題耳。鄒伯父嘆曰：「人無辛苦力，焉得世間財？物業經紀之麻煩與意外齒手，有時想亦想不到也。」其實任何經紀皆然。

將近飲完茶，忽遇姚承志。衣服光鮮，不復吳下阿蒙。握手言歡，問渠近來有何好作？姚承志上次不就辛直氣之職，之後就未見過矣。據姚承志自白，原來已做日本水客，名為在赴日船上做事，經常來往東京，其實做私幫耳！問渠東京等有何好做？糖精等尚合化算乎？渠謂已無甚大利，反而中國土貨有銷場，中國成藥有化算，出手易，因華僑愛用也。言下又問我如有土藥如膏丹丸散，可以運去。渠當代勞，以謝我一向關照。我想起江胡老之藥，渠謂該廠之弗靈油等頗合銷，一計來往利錢，頗有可為也。因默誌之。

飲完茶到辛直氣處，未回，轉赴大班周處，大班周曰：「該幫桐油恐不易成，因近日有人向西人大班托大脚，並及驗貨師，於是將其他貨式壓低也。」我心知其然，亦不拆穿，但心中甚念那一對犀飛利筆，屬於無條件投降耳！

再訪辛直氣尚未返，出遇飛天南，拉往午茶，交回三百元與我，我問此款是否家用？飛天南低聲曰：「阿影是我的老契，向我索三百元，當時手緊，故向汝借轉耳！」渠又告我，謂張仔已發達，我問何故，渠曰：「張仔有一晚打牌贏錢，同桌中有經紀現款不夠，以通天證抵押，按價百分之六抵數。當時張仔亦抱好過枯數心理，不料一覺醒來，通天證復靈，今日起至六幾。此麻雀數足足十倍有餘。該經紀想用現款贖回通天證，當然冇聲氣矣。」能知三日事，富貴萬千年。如果知道通天證有靈之日，我此時亦不必做經紀矣。

下午訪得辛直氣，據謂已向買主和盤托出，買主謂除非減價耳。又問租金幾何？我不知。辛直氣叫我一問，再斟過。方仔見我即曰：「那一尺水過兩日當可奉還。」此人尚算知機。

到成業找齊鄒伯父，將此事轉知前途。

在大酒店坐片刻，遇周二娘與鍾行逢，鍾行逢力邀我同座，異常客氣，此乃周二娘之功也。渠等拉我往晚飯，我不想剝花生。我問二娘屋事如何？二娘搖手示意勿提。

歸問老妻江胡老之藥如何？並談及姚承志事，老妻忽曰：「若然，則我可向江胡老賒貨一幫，交姚承志運去。到本利歸還時，再找貨款，豈非無本生意？」老妻果然好計，決定分頭進行，將來利益，彼此均沾。

大舅有信來，仍問渠已蝕之款有索回希望否？我眞冇佢咁好氣矣。

第×日 在第一樓見到鄒伯父，鄒伯父曰：「此事或有望，方七日已允減價二千元。至租金一項，則據謂每月僅得二百金耳。」飲完茶往訪辛直氣，依書直說。渠即打電話與買主，講完一輪上海話，搖搖頭對我曰：「冇乜聲氣矣。買主對減價二千元倘無所謂，而租金二百元，渠嫌太少，有作罷意。」我曰：「此乃無可如何之事。算了！」辛直氣則意良不懌，謂眼光光不見幾撇水也。

在同文街遇飛天南，問我大舅在何處？我謂在省城，渠取去地址，謂要找大舅晦氣。問何事？飛天南曰：「此人誠冇尾，帶貨一幫去不見了人，要我塡數，數已塡了，現在公司冇生意做，我想將舖頂與別人，但租單等等在渠處，我變了全無憑據，人家又不敢頂手。非找渠返來不可也。」大舅此人，眞正牌白灰籮也。

在陳光彩店中談少選，渠謂白如烟已有從良意，叫我再幫手。此語我已聽到悶矣。無何見張仔施施然來，衣服光鮮，金錶燦然，臉有得色。要拉我飲茶，謂在金城等我，渠先行。無何，我與飛天南同往，飛天南笑我收舊賬兼有茶飲。不料到金城一望，並不見張仔，開位等之亦不見。此人眞靠不住

矣。好在得遇姚承志，即問渠能否代我帶一窩弗靈油？渠一啖應承。謂三兩日即啓行。我先取得地址。

午茶既畢，無處可去，想起白如烟，打電話與之，周二娘接聽，我馬上改口謂找她。結果必走不甩，驅車到跑馬地。二娘與我細談心事，謂確欲結束此檔口，我問七姊妹之屋如何？渠曰：「價錢無所謂，我現在進行向鍾行逢斬一筆。到手即搬矣。」談起白如烟，二娘謂渠想做舞女。我曰：「舞女正不景，各地又禁舞，已水尾矣。」二娘曰：「各有各做耳！女人講面目口馬，淡極都不憂無市也。」我問何以不嫁，二娘曰：「汝想娶渠乎？」我笑曰：「有二娘，倘敢別存奢望乎？」因將陳光彩事告知，原來如烟並未與二娘講起，二娘曰：「我將一問如烟，此路或可有卓頭，搵一筆搬屋錢也。」

正想與二娘溫存，忽報鍾行逢到，我爲二娘開刀冇想，即借頭借路歸出。坐電車一直回家，冇乜心機矣。人謂通天路復通，市場看俏，其實亦不然。因許多人手上早已積貨太多，只需要通天路，不需要貨也。

老妻已先我而回，據謂頭痛，我問已與江胡老接頭否？老妻瞪我一眼曰：「我辦事，安有拖泥帶水者！已講好矣！賒弗靈油一千打，照發行價僅值二千餘元。一月爲期找數。」隨取出一單示我，共賒二千六百五十四元也。老妻曰：「隨時可以憑單出貨矣。」

老妻問七姊妹之屋有人頂否，我謂已斟開，老妻問日前帶去看屋之女人爲誰？此必劉白所講。我隨口應曰：「上海太太也。」

第X日 近來眞行衰運乎？何頭頭之碰着黑也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灣仔之屋，交易不成，桐油買賣，見財化水，初不料交易已成之生意，亦有變化，而至一身蟻也。

今早一早卽接電話，原來係斬眼蔡打來，邀我立出飲茶，有要事牽商，謂已找我一日矣。我初時以爲又有財路，不料渠一見我，卽曰：「拉哥！此次被汝害死我矣！汝眞好帶挈矣！」我聞報失驚，卽問何事？渠嘆曰：「戴春代俾西瓜皮我踩，我坐正彈弓矣。」

細問之下，原來戴春代交渠代運之貨，竟然係個騙局，名爲盤尼西林針藥，查實竟係賤價之維他命丸。貨到省後，按址送貨，對方竟不肯收貨，謂貨單與貨不同。拆開一看，果然每包之外邊乃係針藥，內裡盡屬僞貨，總計全帮價值，不及一萬元。相差太遠，該店反謂斬眼蔡用假貨頂包。伙記回報斬眼蔡，斬眼蔡當然發大矛。走去寄貨之公司一問，寄貨之公司竟不接頭，力謂當時接省方配單，的確係針藥，配躊者亦係貴重針藥，何以中途變質，除斬眼蔡伙計作怪之外，別無可言。斬眼蔡問是否交戴春代經手？該公司又否認識戴春代其人。斬眼蔡變了上不到天下不到地，所以找我追回戴春代，謂必係戴春代裝彈弓也。我聽淸此事 ，大吃一驚。斬眼蔡曰：「渠已收我七五定金，合計三萬三千元。現在貨本不及一萬元，我豈非瓜得？」我曰：「戴春代未必作怪，或係此兩公司故意做騙局耳！」斬眼蔡頓足曰：「此事連官司都冇得打，我之收據向來寫明收足貨也！安知當時未加細點 ，便上大當。此乃有心捉冇心人，冇得講也。現時惟有找着你攬番掂耳！」

此一筆蘇州屎甚難收拾，想不到戴春代亦有此一手，連日在大酒店不見此人，難道已經走路？我答應斬眼蔡找戴春代交涉，實則我心都實矣 佣金千餘元，更是守寡婆死仔，冇望。

戴春代此人無處找，下午在大酒店等了三點鐘亦不見此人，大概眞已走路矣。

找得姚承志，約好明日送貨去。想起戴春代之件，不禁心寒，但生意不能不做也。

辛直氣處無消息。曾過大班周，在大酒店飲下午茶，渠又問有桐油否？我已有心機矣。

在大酒店坐至七時許，始廢然返。斬眼蔡即以電話來，我謂找戴春代不到。斬眼蔡口出冷言，連我亦似有疑心。眞水洗不清矣。

悶甚，偕老妻往看電影，講好明天送貨去姚承志。老妻不知我心中有事，過無線電行，尚叫我買收音機，今晚，就算無線電傳影傳出美國大腿戲，我亦有興趣矣。

周二娘有電話來過，不知何事？

第X日

昨夜把戴春代事重想一番，頭痛之極！錢未收得分文，却惹得一身屎，此眞是「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降來」矣，春代實至有嫌疑也。記得當時春代力謂斬眼蔡信得過，送貨之時又急急謂有事，收銀即行，蛛絲馬跡，不無預先佈局之感，而事後多日，又不見面，愈想愈可疑矣！今日非訪得戴春代不可！（早八時記）

出門之後，頓覺人海茫茫，戴春代住於何處，向來未悉，想落我等經紀行，往往犯此毛病，求其有人話要貨，話有貨，就飛起來走盤，總之人一個，固不論張三抑李四也。請教完姓名之後，只記得阿黄阿陳之類，已屬本事，更無在人根底焉。一旦有事，就不知在何處找人，除了到其日常飲茶所在，出入店中之外，更無把握矣。今日找戴春代則尤感其然。此時眞深悔不問明戴春代之地址矣。

想到此處，馬上在街頭買日記簿一個，坐言起行，將來記得問清楚上落簿中也。

在第一樓見了鄒伯父，說起屋事，鄒伯父猶力催我試問前途如何？我已心淡，姑且往辛直氣處一

問，辛直氣曰：「汝有別盤，最好另走，此處恐交人不準矣。」我問曰：「是否減價即有辦法？」辛直氣曰：「該舖地下舖金太少，不能生利，要之無用也。除非減得多。」我頷之。茫然出門，途過張仔，責以日前金城何以失約？張仔笑曰：「潤佬當善忘也！」爲之氣結，即笑曰：「汝欠我二十元，何日償還？」張仔笑曰：「此小數耳！汝大人有大量，何必計較，即還汝，亦覺太過褻瀆，對汝侮辱也。」爲之吹脹。張仔拉我去飲茶，辭之。

到大公司走一趟，又到新波士頓一行，皆不見戴春代，因渠向來皆在此間午飯者也。結果在加拿大進牛炒河一碟算數。

飯後在大酒店候客室會得老妻，因約定今日交貨與姚承志也。相偕到藥廠出貨，計共弗露油一千打，即驅車押往姚承志家，承志不在，見其老婆，我頗躊躇，老妻曰：「交姚師奶可也！你估人人都學你如此信老婆不過者耶？」老妻既如此說來，只好遵命。姚師奶收後，立單一張而還。即姚承志後日出發，乃囑渠明日訪我一唔。

兩口子到大酒店下午茶，我志在等戴春代也。春代果不見來。我又出赴左右之洋貨公司一問，亦謂春代近日未來做生意。此人大抵已着草鞋矣！慘極！

老妻見我悒悒不歡，問何事？我不得已，具告之，老妻笑曰：「好在你唔交大舅承運，否則連我大佬亦要走路矣！」老妻此人，眞似慌死老公唔死者！

夜後斬眼蔡又以電話來問，幾費唇舌，始打發之。

第X日

一早姚承志卽來，問已否收到弗靈油？渠笑曰：「當然收到，始知來訪汝也。」問我有何事，我見渠來，心中已定，卽笑曰：「本無他事，不過欲授權與汝，替我買貨回來耳！」姚承志力言爲我効命，商量一番，決定辦冬菰江瑤柱等回來，最低限度，有兩個開利錢。爲之唔唔高興。姚承志謂明日起行矣，約三週卽返。承志行後，老妻欣然曰：「此次我等不化本錢，而賺一大筆矣。」相與撫手而笑。

到第一樓小坐，飛天南亦在，與鄒伯父頻談買賣屋事，問之，原來就是灣仔之屋，飛天南謂有人要，樓下不交吉亦無所謂。我笑飛天南冷手執個熱煎堆。我等掛掛埋埋給他獨享。飛天南曰：「此何言哉？我與汝等修理爛生意，尚話我便宜耶？」飛天南此人，說話利害：我默坐一旁，看渠等已差不多談得七七八八。我早已唔防飛天南踢鄒伯父之盤 ，今也果然。但亦難責之，因此件我等已放棄者矣。

到辛直氣處一轉，方仔謂渠昨日找我 ，不知何事？我坐候之。方仔曰：「欠汝之百元，遲日奉還，連日賭錢輸了甚鉅。」此百金諒已無望，不過「欠債不離常提起」，我就不好意思追矣。

將至十二時，辛直氣猶未返，不再坐候，出往陳光彩處，光彩一見我卽曰：「汝日前所介紹來買桐油之客，是否卽咪定洋行？」我曰然。光彩笑曰：「渠昨日來買了三百担也。」我恍然日前之臨時推盤，必係存心拉籠友也。近來我已見慣聽慣 ，亦不再懊惱，一笑置之。光彩曰：「我不能留佣與汝，甚對不住，請汝飲茶去。」因偕光彩往仁人午茶，啤酒油鷄之際，光彩又提起白如烟事，我問進行至如何？渠謂明晚當約我與白如烟會面。

提起如烟，我想起二娘找我。昨日忘去。飲完茶。卽去跑馬地。二娘外出。悵然返

時僅三時，我復至大酒店，開茶靜坐，希望見戴春代。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戴春代施施然來矣。我一見卽高呼之。彷如得見觀音菩薩。戴春代笑趨前，問我有何帶挈，何以如此高興？我曰：「我都找得你好苦矣。」戴春代曰：「我去了澳門一個星期。」我當卽責他冇腰骨，好介紹，介紹我做那一單貨色，叫我得罪朋友。戴春代問明之後，失色曰：「竟有此事耶？」我曰：「汝實在眞唔知假唔知？」戴春代曰：「如果我假唔知，我不會來此唔汝矣！我去了澳門一週，替朋友辦喜事。焉知此種變化？」我曰：「姑不論如何，此事汝必須辦妥！」戴春代曰：「我惟有往友人處一查便是，此事我亦經手人之一，當須負責也。」我約渠卽去，渠笑曰：「此時寫字樓已關門矣。」無已，問明戴春代地址，筆之日記簿中，戴春代笑我信他唔過，我亦不理矣。約好戴春代明午飲茶而別。

找得戴春代，一身皆鬆，今晚睡得安寧者必矣。

第Ｘ日 好夢方酣，卽爲電話驚醒，起往聽之，則周二娘也，約我中午往，我以有戴春代約，因決下午去跑馬地。周二娘又薄責我曰：「汝眞竹織鴨，男人類多如是耶？」我但唯唯耳。

出門先往找斬眼蔡，偕往飲早茶，告以戴春代已回來，中午約在陸羽飲茶。斬眼蔡亦爲之一喜，我沉吟曰：「如此說來，戴春代又似非同謀也。」斬眼蔡曰：「是亦難說，實者虛之，虛者實之，君子可以欺其方，戴春代說不定深得其中三昧，明知不能過骨，明知倘須在香港撈世界，所以不能不出現也。」斬眼蔡之言，我不敢同意，但亦不便駁之。

我先到辛直氣處，辛直氣曰：「我連日找汝，有好消息報告。」我連說不敢當，問有何好帶挈？辛直氣得意而笑曰：「現某洋行有一長行經紀，汝幹不幹？」我曰：「條件如何？」辛直氣曰：「等

如實手耳。但亦可以自己做私幫，照計甚作得過。」我問月薪若干？有佣分否？辛直氣曰：「月薪四百金，佣則每百元一個仙。」我方擬答謂承關照，辛直氣先曰：「老友，但有一條件，汝知我處生意近來不佳，我亦要找入息。如汝肯作此一份工，月薪與佣金須與我對分。」我曰：「即得月薪二百佣半個耶？」辛直氣曰：「然，不過此位置甚清閒，在你固等於多餘者也。」我沉吟不語。辛直氣曰：「我關照汝，汝亦須關照我也！此街外錢，照理大家分亦甚公道。老實說，我不過因以經理身份，不好意思自任，否則我自己作埋矣！」我曰：「容吾考慮一日如何？」辛直氣想一會，忽曰：「本來無所謂，不過此事人家託我找人已多日，我前昨日找汝不得，已遲了兩天。我不想再遲。汝自己之事，馬上答覆便了。倘須請示嫂夫人耶？而且，我倘須問過前途已請得人否？因數百元薪金，而工作清閒，好多人都想作也。」我以辛直氣如此盛意拳拳，遂允之。辛直氣甚喜，即打電話用上海話與對方講一番。然後謂我曰，「此事已成矣！明日，吾將偕汝往見之。但汝切勿謂薪水我有份，汝固熟性之人，我爲此語原亦太贅氣矣。」我曰：「當然！得汝招呼，尙敢多事耶？」相與握手，以示合作。出寫字樓，心想此乃飛來之蜢，雖然薪水不多，但工作如果清閒，亦無所謂，何況賣貨有佣可賺，此數亦甚大開埋也。辛直氣此人，何以如此關照，定眞認爲我係殷實之老友耶？無論如何，總算此人有心也。

順路經同文街，到陳光彩處一坐。陳光彩曰：「今晚已約了白如烟往大華食飯。汝其準時往。」我唯唯應之。光彩曰：「汝今晚須幫手，勸渠早日嫁我。汝能早些來此，與我同往更佳。我將以近日經過情形告汝也。」

中午即至陸羽，斬眼蔡已在，戴春代未來。

第X日

斬眼蔡頗以戴春代未到扭心，我惟有安慰之。斬眼蔡又重提此事，大大訴苦。其言雖甚唔嚟，其情則甚可憫也。斬眼蔡謂現在不知如何收拾，幾乎已破產。我曰：「汝之通天證已恢復有効，當不無小補也。」斬眼蔡喟然曰：「亦祇不過矣。」

將至一時，戴春代來矣。我一見如獲異寶，斬眼蔡亦高興甚，曰：「原來汝未車大炮。」可知斬眼蔡一刻以前，猶以爲我用緩兵計也。戴春代坐下，即連聲道歉，謂來遲也。隨曰：「我已問過友人，所付確係單上所列針藥，並非賤價維他命丸。我實不明白何以省方不收。」斬眼蔡一聽氣極，誓神劈願，力謂確係維他命丸。戴春代冷笑曰：「或者汝之秋計，在中途偷龍轉鳳耳！」斬眼蔡更火起，謂戴春代有心行騙，戴春代亦反唇相稽，謂斬眼蔡糊塗。各執一詞，面紅而綠，我急起而排解。戴春代曰：「汝當時已點明貨式，立有收據在我手中，此事當然清清楚楚，汝中途變了貨式，此乃汝之責任。我不獨抗議汝之糊塗，而且汝須負賠償之責。我將保證金予汝，汝將全部針藥送還，方是道理。汝之運輸路綫不通，想起沙乎？大抵汝中途失手，不甘損失，故將賤價藥品代替，藉詞來討回保證金耳！」

斬眼蔡被戴春代一輪快槍，弄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烟。悻然曰：「汝如此所爲，不外志圖行騙耳。汝勿以爲我是善男信女，我未必就此罷手，雖然，我此時奈汝不何，我不帶眼識人，悞交匪徒，此乃自悞。不過不義之財，理無久享，我平平白白不見了數萬元，此種損失，我當然是要有代價者。我等走私偷渡，拋江過海，胆正命平，何事不敢爲？老友，大家問心，汝因住做人可也。」我一聽不對辦，馬上勸解，戴春代亦似軟服，改口曰：「其實汝寃枉我，我亦一肚氣。上次我託汝帶貨，何嘗如此，因係我自己之貨。此次所託，乃友人轉託者，我係中間人，只是想撈多少經紀佣，別無他

求，不意此貨發生變化，或者係朋友設騙局亦未可料。我固全不知情也。如我係同謀，我尙不遠走高飛，而敢見汝乎？」靳眼蔡冷笑曰：「汝之手法，完全係老撇提將架步。首先一批十分妥當，然後引我第二次上當也。」戩春代曰：「如此說法，則我冇話講矣！」說完想起身，靳眼蔡曰：「勿行，我亦不爲已甚，如汝知趣者，汝其速賠一半貨價，我亦損失一半，彼此了事。否則，我當然吹汝不脹，但汝亦未必安樂也。」言已，靳眼蔡卽起，拂袖而行。我力留之，亦不顧矣。我怨戩春代勿太好火氣。戩春代冷笑曰：「渠想拋浪頭，我又豈畏佢者！」我問戩春代是否眞不知情，戩春代瞪目曰：「當然！汝亦以爲我靠不住耶？」我乃俯首無詞。

第X日　與戩春代在陸羽飲茶，相對無歡，我詳查此事之經過，及其友之洋行情形。據謂渠首批之藥，亦係向此洋行買入者，甚爲可靠也。我問其人如何？交情如何？戩春代曰：「我又焉知之，平日做經紀，凡人皆識，難道問過人是否世代書香耶？問過又如何？老豆亦會要個仔踮西瓜皮也。」我問戩春代對此事有何轉圜之法？戩春代曰：「有何辦法？我之地位與汝一樣，汝又何嘗有辦法？若謂要賠萬餘洋，則我賣埋老婆亦不够矣。」此事眞不知如何了結。我想起靳眼蔡之怒髮衝冠，確係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，望望戩春代，瘦骨嶙峋，爲之暗地担憂。

飲完茶分手，我念二娘之約，卽赴跑馬地，二娘見我卽罵我爲八案。我曰：「我要吊頸矣！汝尙不知。」二娘問爲何事，我遂將戩春代事告之。二娘曰：「不必問矣！汝已遇到大老千。」我問那個是老千？二娘曰：「不是戩春代千靳眼蔡，就是靳眼蔡千戩春代。」我曰：「鬼唔知乎？」二娘笑曰：「汝之朋友，我何由得知？」

二娘拉我食飯，我只遁鴨腎湯一碗，二娘曰：「我決定遷入那屋，此處本月底已到期。決定通知業主矣。」我笑問二娘已有錢耶？二娘睨我而曰：「總之不向拉哥舉貸便是。」大抵二娘已向鍾行逢斬得一筆矣。二娘促我打電話與劉白，約期交定。

食完飯，小坐一回，借二娘同往七姊妹，見了劉白，二娘即交定一千元，約定明日叫泥水佬來粲灰水。出門時，劉白向我斬眉斬眼，眞不通氣。周二娘到大酒店飲下午茶，二娘曰：「拉哥，我亦想正正經經做生意矣。我等人撈來撈去，如不趁熱收兵，將來眞有蹦掹之處。」我唯唯，二娘曰：「汝做我顧問如何？」我當然答應。

到七時，二娘想拉我食晚飯，我以有陳光彩之約，砌詞推之。二娘問我識裝修公司否？介紹去整屋。我答以明日找人去接頭。二娘笑曰：「拉哥勿聽得太深也。」

分手之後，即到同文街，光彩已先行，即轉往大華，則白如烟與陳光彩已交頭接耳，眼去眉來，談笑一番，繼之暢飲。光彩借酒壯胆，謂我曰：「汝其勸白小姐嫁我。」我笑曰：「看汝等情形，想勸白小姐不嫁汝亦不得也。」白如烟以筷子打我，我曰：「如果汝們結婚要辦禮品租屋，我可以做經紀。」光彩曰：「其他就不敢請汝經手矣！」如煙睞我一笑。近來如烟之局，緊得甚定，頗有大家聿度，光彩之量大浪，有由來矣。但一想到跑馬地，幾乎失笑。

飯後渠等自然又有去處，不容他人參加。我食得飽，飲得多，回家之後，想後思前，毫無睡意，燈下一口氣寫了數頁日記，回首望老妻睡態，爲之擲筆而起。

第×日

一早起來，着起薄絨西裝一套，換了鴉路恤，打扮整齊，因要去見工也。老妻笑曰：「朝冠朝服，今早往見皇帝乎？」我不願告知新職事，老妻又笑曰：「此時天氣，穿薄絨已不大合時，必也甲巴甸之類，始見時派也。」思之果然，出門爲晨風一吹，果覺有衣衫單薄之感。看來甲巴甸非做不可矣。

先到第一樓飲茶，則飛天南與鄒伯父已在座，據云灣仔之屋已成議，問價若干？飛天南曰：「收實六萬二。」我曰：「如此平價，飛天南又行運矣。」飛天南笑曰：「各有前因莫羨人！」此語攞胆之極，如非老友，如非能忍如我者，交亦有得打矣！結果我多食雞飽一個，以爲補償。

到辛直氣處，未返。與方仔爲閒話。方仔問我有人要哥士的否？當此淡市之時，方仔始謂有貨，如非不知行情，必係有心蠢揸，總之此人，不是有心帮襯者。少選，又問我要通天臘否？謂肯平價賣出。我心想亦唔慌好野矣。

辛直氣回，小坐片時，欣欣然偕我出，步行不遠，上東亞銀行，我已暗稱奇怪，上到樓，我已恍然。原來辛直氣所介紹我之職業，實卽金新城之洋行耳。金新城一見我，握手言歡，謂得我肯幫忙，感激不淺。我爲之愕然。金新城請人而要辛直氣介紹，兼作了我一半人工佣金，眞係搵路行也。辛直氣猶對金新城曰：「拉哥生意忙，本來不肯俯就，不過因我情面耳！」我眞係挑！雖怪辛直氣自己之洋行名叫「昆記貿易行」矣。

辛直氣走後，金新城與我商量一輪，渠想做出入口貿易，但又不知本地情形。營業全無宗旨，求其有利可圖者，輸出輸入，都無所謂。此種洋行，近來甚多。我想落或亦有利可圖，因亂車一輪，金新城連連用上海話謂「對了」。

與金新城往福祿壽飲茶。此人甚健談，較辛直氣舊實際，亦較深沉。恐不易相與也。

飲完茶往相熟之裝修公司找得「三行王」，此人爲舊朋友，姓王耳！約好二娘在新居見面，即偕三行王往談。途中我已講定留佣，以免又再擋葛伯之板。無何周二娘到，指東話西，又整窗門，又加鐵閘，看光景一如起大屋。作長住久安之想。我笑二娘，又想開私寨。二娘扭我臂而發狠曰：「我如再開私寨，汝就是龜公！」

整完屋，二娘要請飲茶，我不去，二娘拉我返家晚飯，盛情難却，難却者不止晚飯而已，晚飯之前，尚有前奏曲。二娘笑謂此係雞尾酒，飯前享用也。飯後二娘猶謂要食飯後烟。我已筋疲力盡。二娘量我曰：「汝敢不返家否？」我笑曰：「將來搬好屋就敢，否則汝之人客以爲我係花落水流紅之大變海矣。」二娘力扭我，一似餓鬼也者，如與渠同居，搵濟紅鼻孫買定人壽保險都得矣。

第×日

早起老妻拉往飲早茶，久已不彈此調，例應應酬也。飲茶之際，老妻問我商借一千元，我吃一驚，問何故？謂做多天衣服，問何須要千元，渠開數曰：「薄絨兩件，厚絨兩件，駱駝毛大褸一件。」語至此，我已先曰：「不必再說矣，講到駱駝毛大褸，自然要一千元矣。汝要如此大裝扮何爲？」老妻曰：「汝慌我去搵佬乎？搵佬亦冇人要也。」跟住解釋一番，謂因近日獲識幾個大客，皆係婦女運動界中人，出名之闊佬太太，私己亦有幾十萬者。我曰：「汝想充濶佬乎？」老妻曰：「汝真不了解我者，我早已謂去婦女會攪攪震無非想從中做經紀耳！近日我已搭好幾條綫，可以有生意做。濶太太類多自己做生意，買股份，炒地皮，買鑽石，我現已進行得有些眉目，不容放棄。但秋風一起，我就現出原形，難道着起前年之褸去見人乎？」我自然唔多出聲，老妻曰：「將來有生

意，我一定分個與汝。」我曰：「此則不必客氣。」老妻笑曰：「我當借錢納息耳！我必有得歸還者。」說到此處，一條牛即行出閣，餘五百過一二日再借。

飲完茶到金新城處，新城未回，與洋行中人打打招呼，派一輪香烟，以資聯絡也。無何忽得辛直氣電話，曰：「灣仔之屋如何？現在我之客又想買矣，地下不交吉亦無妨也。」我一聽即跑出東亞銀行，直到第一樓，已不見鄒伯父，到成業找之又不見。到同文街找飛天南，亦不在。無已，先覓復辛直氣，報告已在追擊中，然後返新城處。新城已到，謂月尾有蔴包一批到埗，又有紗到。叫我賣花貨，應命而出，行街去矣。

中午在同文街找得飛天南，問屋已成交否？飛天南要飲茶再談。順路在同文街口灪一印了一百片，飛天南一見新銜頭，曰：「乜做左營業主任乎？」我即泰然應之。飛天南亦有羨慕之色。上了蓮香，我即將花紗蔴包盤口予之曰：「此後有許多拍檔也。」飛天南果然肅容正襟，大講其生意經，一反平日嘻笑之態，句句正經話矣！甚矣哉！營業主任之得人歡迎也，連飛天南亦唔同而口焉。

問屋事如何？可以讓歸我買否？飛天南搖首曰：「已定期明日落定矣。」我爲之廢然。飛天南即加解釋，謂非志在踢盤，不過見我走不成所以接手耳。我連謂有問題。想有問題都唔得也。飛天南甚表歉意。結果自動客氣找數焉。

到處放盤一番，尚無成交，看來市道甚淡。下午在大酒店飲茶，見了戴春代，甚殷勤拉住談一輪，但絕口不提忻眼蔡事，講起花紗，渠謂有客。不知靠得住否？

找辛直氣回覆屋事，渠下午未返昆記云。事既無成，我自不緊張矣。

第X日

起來即聽到電話，是斬眼蔡找我，即約好在龍泉見面，斬眼蔡問戴春代消息如何？我謂渠無甚表示。斬眼蔡曰：「看渠未見棺材不流眼淚，我必有以對付之也。」我連忙勸解，請渠息怒，亦無非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之類，其實說亦多餘，事關幾萬銀之多，有甚「宜解」可言？斬眼蔡曰：「汝如多爲渠解釋，連汝亦有嫌疑。」我苦笑曰：「然則要我如何辦理？」斬眼蔡曰：「汝問實渠之宗旨如何？如果無有揕，我則另行設法。」我靈機一動，問最少須收回若干？斬眼蔡謂已付定洋七成五，三萬餘元，現在手上得回次貨萬元左右，尚欠二萬餘，戴春代最少須賠一萬，減少損失。我唯唯應之，謂找春代談判，勸渠未到最後關頭，暫且不要用武力。

飲完茶先到金新城處，適見余必達在座，招呼一番，余必達約我飲茶，我謂已有約。必達一手拉着新城，耳語一番即辭出。去後新城問我曰：「申請入商會好不好？」我想起華商總會之風潮。因笑曰：「汝想做猪仔乎？」新城大笑，揮手曰：「我不想做理事長也。」

談一輪生意經，即出門取咭片，心想亦要做一兩單生意，交與金新城爲是，否則尸位素餐，亦不好意思也。因往找飛天南，偕往午茶，叫渠走花紗盤，飛天南曰：「汝上場，我應實汝，惟爲增加汝之威勢起見，最好佣金計算寬些，士飽馬騰，當爲君効死。而汝有生意交去公司，老板亦當另眼相看也。」飛天南此人之利害，即在此處，我惟有首肯。因渠亦人材也。

午茶既畢，即往南北行分訪六叔肥仔黃，亂揕一輪，六叔有客貨桐油一手，定價不高，僅一七即放手。並謂可給我一個佣。我取得貨辦，返公司報告。新城謂桐油之出路不多，而本地又有一家大廠操縱，不易搵錢，我力謂買得過，市道看漲也。新城笑曰：「汝既如此說，我豈能不信營業主任說話乎？」遂決買六叔手上之貨。新城問桐油之力度靠得住否？我連謂好野，實則信六叔耳。六叔亦謂此

貨過得去，不過該客等錢轉流，故平賣耳。我馬上往找六叔，生意遂成，明日出貨。生意做成，心安理得，雖然佣金不多耳。

做完生意已五時，往大酒店找得戴春代，勸春代設法善後，春代問斬眼蔡條件如何？我曰：「渠要汝賠一萬五千元。」戴春代冷笑不言。我曰：「渠謂如不和平解決者，就要用武力矣。」戴春代哂曰：「我都未見過惡人！汝來此遊說，難道汝打份數耶？」是眞兩邊不討好。

此時方記起未去三行王處，明日切記找之，否則又蹈莫伯之覆轍矣。

第X日

一早起來，方謂往訪三行王，老妻一手拉住，曰：「今日重陽，須往拜山也。」我曰：「汝去拜便是。」老妻曰：「拜汝之老豆，汝不去，我又何必去？愼終追遠，爲人子者一年掃墓兩次，亦謂辛苦耶？」我謂要做生意。老妻曰：「人家亦去拜山，汝有何生意可做？人人皆有祖宗，人人未必學汝有生意做就連老豆山墳在何處亦記不得也。」拗她不過，惟有同出。

老妻提議飲早茶一盅，然後上山。在陸羽先打一個電話到金新城處告假。新城曰：「今日要出貨，汝又告假乎？」我曰：「汝不拜山乎？今日重陽也。」新城唉一聲，曰：「我之祖宗山墳在上海。」我始恍然憶起渠係上海佬，因曰：「如是則我下午回來出貨便是。」新城笑曰：「汝旣敬孝子，我固不敢阻汝也。」收綫後又打一個電話找辛直氣，辛直氣一聽我聲就叫我去，我問有何急事？渠曰：「設法替我介紹商人入會登記如何？如有可能，論功行賞。」我笑曰：「我要拜山，難道連祖宗都不理而攪社團乎？汝是否想競選理事長？」辛直氣曰：「香港乃外江佬世界，將來香港商場，盡入我掌手上也。」我笑謂渠發開口夢，丟開話題，先告以濶仔之屋，人家已成交，冇得斟矣。辛直氣曰：「冇就

有，有問題，汝但幫我找些人入會。」我終不明白渠何以如此熱心替香港商人謀幸福？其實此人又非認眞做事者也。

再打電話找三行王，找不着。料或亦拜山去，老妻偕起行，途偕出，驅的士上山，老妻謂我濶綽，我曰：「時間卽金錢，支出如此，收入亦如此。」老妻今日打扮得異常漂亮，看來所謂去拜山，目的亦無非睇跑馬一樣，志在交際一番，等人看自己，亦去看人耳。

匆匆拜完山，老妻又謂要轉往鷄籠環拜岳祖母，我以時間不早，想不去，話未出口，老妻已曰：「拜汝老豆就去，拜岳祖母則不去耶？」無已，惟有又叫的士而已。

下得山來，時已不早，卽奔往新城處，帶同伙計，前往六叔處出貨，順帶一問行情，則已起價，一七六成盤矣。歸而告諸新城，新城眉開眼笑。

出往找三行王，不遇。打一電話到周二娘處，想問三行王已開工否？周二娘亦去了拜山。白如烟來聽電話，我問渠何以不去？如烟笑曰：「我是基督教徒也。」我想起一事，卽約渠明午往建國飲茶，如烟曰：「又勸我嫁陳光彩乎？」

途遇斬眼蔡，渠又追問春代如何表示？我僅謂未見他。斬眼蔡憤憤然。想落斬眼蔡亦甚慘，如果所言眞實，此次被我累他一鑊，我亦捫心有愧。他日有機會，一定要想法子找些生意與他，寧可我自已不賺斗。

我飛天南不着，據熟友謂渠今早返鄉拜山。問鄉在何處？則寶安也。

第X日

一早周二娘打電話來，問我昨日找她何事？我問七姊妹之屋，工程已動工否？二娘謂今日可開工，並曰：「渠原本要工料銀七千五百元，我現只允給六千元耳！不知渠肯開工否？」我允代往一問，實則我自己想去耳。

出門即往找三行王，同往高陞飲茶，談起裝修事，我要渠打回佣。三行王笑曰：「彼此老友，無問題也！汝要若干？」我曰：「我亦無生意，汝但撥回多少也。」三行王曰：「我本已允渠六千元造起，如汝要五百元已足，則我索六千五便是。」我應之。三行王曰：「如此則汝向周姑娘講講好話，否則不成事。其實六千元之價，我已有得賺矣。」言已隨取出打價單一紙示我，看來本錢確亦需此數，不算貴矣。

到金新城處，新城追問花紗，並曰：「如有平價硫化元靑，可以買入。照行情低些即可。」我曰：「有友人有貨，我一問便是。此人與我極有交情，可以減價也。」新城連稱「蛇賒」不已。

新城謂辛直氣找過我，料必係商會事，即過訪之。辛直氣曰：「汝已爲新城做成生意耶？佣金請即過磅。」我曰：「買貨無佣支。」辛直氣曰：「賣家之佣必有。」我心想未免太過，連我買貨之回頭佣亦想作致耶？我乃謂無收人佣，因新東家，應賣力也。辛直氣曰：「賣力還賣力，汝向東家賣力就忘記老友，想過橋抽板乎？」我力謂確無其事。辛直氣曰：「又好信汝一次。」言已又叫我介紹會員入商會。眞老人院都唔收也。

時屆中午，赴建國見白如烟，如烟打扮整齊，出落得閉月羞花，我嘖嘖稱讚。如烟睨目嗔曰：「如果够靚，拉哥亦中意我矣！就係唔靚，唔够周二娘靚。」被她激死。我問她對陳光彩如何？如烟曰：「我只想嫁汝，嫁汝則做妾侍亦無所謂，嫁阿陳則非正室不可。」我謂人家已有妻，如何可成結

嫂？如烟笑曰：「此所以斟來斟去斟唔成也。」我於是打開天窗說亮話曰：「汝能否幫我叫陳光將平價賣硫化元寄與我，因渠蘇了一手，來價不貴，已賺大錢，如汝叫渠賺些少賣與我，我將與汝共同分佣。」如烟嗔曰：「汝想利用我乎？乜野好？」我力懇之，如烟始曰：「念在舊情，姑允一次。」我大喜，即約定明午進行。如烟臨行謂我曰：「汝祇知有錢，不知有情者！」若換別人，聞此當暈一陣。

多日不見鄒伯父，往成業找之，旣唔，則剛剛三缺一焉。久不打牌，情何能已？當堂入局，不知暮色四合。

與鄒伯父等往敍香園晚飯，飯後雅興極濃，卽驅車往跑馬地擬找周二娘，二娘竟不在，白如烟亦外出，僅梁姑娘與兩女友在室，而男客則三數人焉。爲之喟然嘆曰：「一飲一食，莫非前定。」廢然而返，老妻亦未回，爲之悵然。

第×日

心中有事，一早起來，到龍泉飲茶，擬少飲卽行，不料又遇着斬眼蔡，又問我該件如何？我無法應之，惟有坦然曰：「我固並無從中取利，不過賺佣，現在連佣亦已化水，我亦無心機再談，戴春代蛇王，我已無法斟矣！汝要如何對付戴春代使如何可也。我亦不勸阻汝矣。」斬眼蔡曰：「好！如此則汝可保清白。老實講，我已調查屬實，託我運貨之行口不止騙我一人，我之行家已先後有兩家一樣上當。戴春代有無參加打份數，雖不可知，但那家行口如此搵丁，我必使渠唔得掂也。」我唯唯否否，此等事，是非曲直，一時難明。我但勸斬眼蔡曰：「汝之損失，我固心中不安，惟此乃無可奈何之事，他日，我當另找一帮生意與汝，寧可我不要佣，亦補回汝之損失便是。」

飲完茶，卽驅車赴跑馬地，二娘方起床不久，問我來何早？我笑曰：「想來同汝往看盤屋也。「

二娘欣然曰：「但得拉哥如此好心，我就後半生有望矣。」聞之心中打冷震。匆匆候二娘梳洗已畢，即驅車往七姊妹，在車中二娘告我，謂今日已開工，講實六千五百元。我知三行王已爲我預留，拾油咁定矣。到了七姊妹，果見三行王已率同泥水木匠來，大舉開工。周二娘指揮吩咐，精明不苟。三行王則連聲話「得」，一千個「得」，永冇話「唔得」之事，眞會撈矣。

時近中午，二娘要約我飲茶，我以有如烟之約，砌詞推辭，答應下午再來訪之。出先往同文街，調查一過，心中有數。即往建國六樓，白如烟確拍檔，果然在房內招呼。原來陳光彩未到，打情駡俏一輪，如烟曰：「汝雖謂分佣與我，其實我何嘗志在？想搵陳光彩錢，易過借火耳！不過，因汝之故，所以肯幫汝忙。」我連聲道謝，而陳光彩已掀簾入，見我在，甚奇，如烟謂適在此見我耳！我則謂有事要找光彩，光彩問何事？我笑曰：「開茶再算。」

飲食之際，我乃提出有客要買硫化元寶，問渠有貨否？光彩曰：「當然有，但市價稍昂矣。」我叫渠減價賣出，光彩笑曰：「做生意不同請飲茶也。」如烟即曰：「此客其實係我朋友，不過我不做生意，亦不想接經紀，故請拉哥問汝耳！汝平些賣都不得賺？嗱少些如何？等我亦有面子也。」光彩有難色。如烟努嘴曰：「總之不要汝蝕本便是！汝眞孤寒者！」光彩急陪笑曰：「汝聽佣我可以七卜與汝。」如烟勃然變色，晒曰：「誰要汝之佣？勿用錢拋浪頭。不過我謂有朋友做工業原料，可以減平些。如汝不賞面，此亦無法之事。」陳光彩一見如烟發怒，發晒大茅，馬上無條件投降。倒轉要求如烟要貨焉。我則搵食油鷄，好少理也。

茶既罷，約好往取貨辦，如烟已回嗔作喜，偕光彩同行，我則歸人矣。

第X日

到同文街找着陳光彩伙記取得硫化元靑辦，卽往公司見金新城，金新城一見卽曰：「拉哥！此次差矣。」我問何事？如此狼忙。新城曰：「汝經手之桐油，力度不够，現在無人要貨。」我一聽暗驚。强笑曰：「未必無人要也。」新城曰：「要當然有人要，但價錢差得遠，要蝕本矣！此次點攪？」我笑曰：「汝勿驚，我自有辦法。」新城曰：「汝去攪，汝去攪妥佢！由汝手來，由汝手去可也。聽不聽不成問題。」我力勸渠不必慌張，自有辦法。其實我當時亦無把握也。但凡事必須鎭靜，自己揸板之事尤要扮得老定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然後有得撈也。

我卽向新城提起硫化元靑事，取貨辦曰：「汝先査過行情，驗明貨色，總之比人平宜好多，此貨我九牛二虎之力得來，汝如不買，卽便走鷄。」新城狐疑莫決，我曰：「汝先査驗，明早決定不遲。」新城謂我曰：「汝謂好貨，當然信汝。」我曰：「不然，桐油我已失職，此次須汝找人驗貨矣。」新城甚爲感動，以我之態度確殷實也。實則此手貨確無瑕疵而便宜過人，任佢點驗都冇問題者也。此所謂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，取人信任，殊不容易者也。

新城囑我攪掂桐油之件，十萬火急，我唯唯應諾，出公司，卽往新波士頓飲一杯咖啡，靜坐扭計。果然被我想到大班周，可以推銷，馬上找數出門，到大班周寫字樓，謂之曰：「有桐油一幫，汝要否？價錢可以平些。」大班周搖頭曰：「暫時不買入矣。」看渠情狀，必係因驗貨師那邊打不通，渠話買，驗貨師話唔得，亦冇諜。上次已試過矣。想到此處，靈機又來，搭訕兩句，告別出門，馬上到同文街陳光彩店中，光彩曰：「來買貨已乎？」我曰：「非找汝，乃找靚仔奇耳。」靚仔奇者，陳光彩之得力伙記，油頭粉面，遂得斯名。此人平日牙斬斬，白霍霍，但會講英文，手段够，光彩甚睇得起佢也。光彩問我找靚仔奇何事？我不告之，拉靚仔奇出，至附近飲咖啡，始問渠上次大班周之洋

行來買桐油者爲誰？靚仔奇起初不肯講，但謂係西人。許以酬勞，始允於明日介紹相見。實則講明我亦無法，我亦要找人傳話也。

計劃已畢，與靚仔奇分手，即往找三行王，未收工。遂轉赴周二娘處，二娘笑曰：「汝謂來，我以爲係順口耳！不料汝如此守約。」我笑曰：「非不得已，都不想失二娘約也。」二娘曰：「眞至好講！最怕汝無事不登三寶殿耳。」二娘此人，着實可怕。在二娘處晚飯，臘腸蒸鷄，相當美妙，白如烟自外歸，我不敢與談今日事。

自二娘處出時，已在八時後，順道先找三行王，三行王笑曰：「想收價乎？」我謂慢慢不遲。三行王笑笑口曰：「拉哥財色兼收乎？」爲之火起。

第×日

老妻今早又問取錢造衫，因前允予以千元者，只給過五百元也。我推說俟收到佣金，再行撥付。老妻怨曰：「人家短褸長褸都已備辦，我連冷外套都未有。今日有一單珠石生意將成交，愁我冇得還乎？」我急否認。

在第一樓飲茶過見飛天南，談了一回生意，飛天南曰：「最好汝介紹我入汝公司做經紀。」我但唯唯否否，因此人踢盤之工夫甚利害也。

心中有事，匆匆飲完茶，即往同文街找得靚仔奇，密斟一輪，約定中午在占美餐室見面，即轉赴辛直氣處，直氣未回，不再候。

到公司，金新城曰：「昨日之硫化元靑確係好野，汝其即買入。」我笑曰：「此次不致買錯貨已乎？」新城拍膊頭曰：「桐油亦非買錯，不過因價錢便宜耳！」此等上海人，昨日風頭火勢，今日口

氣巳歇，確係撈也。渠問我桐油有人要否？我笑曰：「全在我身上，但須多付一個佣，此非我要，乃予人家買手耳！」新城連聲曰得。

時近中午，到市場之相熟行口一轉，即赴占美，無何，靚仔奇果偕同一西人來，察貌辨色，乃西洋仔耳。靚仔奇介紹曰：「此乃大班亨利也。」介紹完畢，靚仔奇亂叫威士忌酒，叫完又亂點菜，一湯一魚一鷄一牛一雪糕，彷如食七碼。有事求人，冇法矣。

此大班亨利實則即大班周公司之化驗師。驗貨兼收貨者也。我因知此人以前曾踢大班周之桐油盤口，攪到我冇得撈，結果又直接找靚仔奇起尾注碼。所以我之佈局乃係與此人連絡，叫渠翕埋眼驗貨，則我之桐油可以出手矣。

欵欵深談一輪，飲食一輪，我問亨利如何口氣？靚仔奇話渠要兩個佣。我嫌多，講來講去，亨利都不肯減收。靚仔奇曰：「與西人交易，不能講價者也。」無可奈何，爲求替公司脫手那幫貨惟有應承，大抵靚仔奇最少作了零五佣矣。雖講雖講。找數七十餘元，雖然肉痛，但爲挽救面子起見，冇乜法矣。與亨利約定，由我先找大班周，講好買貨，然後依計進行，因買貨之權，仍在大班周手上也。

食完宴。往南北行找得六叔收得桐油之佣金四百餘元。偕六叔往飲咖啡一杯潤喉，我話此貨係水野。六叔笑曰：「此乃客貨，我不知也。」

返同文街找得陳光彩，講好硫化元青價錢數量，彼此熟人，再加以白如烟經手，自然牙齒當金駛。生意斟成即回公司覆命。金新城曰：「我以爲汝不記得矣。」得意之色，溢於言表。我在公司地位，當更穩固矣。

匆匆出訪大班周，不在。遇見亨利，方欲招呼，渠詐作不識，我始恍然失笑。出赴大酒店飲橙汁

一杯，藉散緊張情緒，見戲齊代，小談片刻，彼此皆已意興闌珊矣。

第Ｘ日

昨晚老妻竟夕唱「客途秋恨」，奇而問之，據老妻云：此係自廣州來之官太太所教唱，因廣州客途秋恨，極爲流行也云。今朝起床仍唱之不已，結果予以五百金，始收聲焉。

老妻問姚承志之貨何以尙無回音？弗靈油廠之江胡老已催我找數云。我閻指一計，不過十天八天耳，往東京當未回，老妻問何以無信來？我曰：「人家行船仔，安有餘暇寫信哉？」

今早偕老妻往飲茶，渠請我也。飲完茶老妻去做衣服，各自分手。立往找大班周，我開門見山，即曰：「有桐油一宗，汝其買入可也。驗貨師方面，我已打通矣。」大班周甚奇，我曰：「我已見過亨利。」大班周大呼奇怪。問我如何識渠？我笑曰：「總之有八寶，汝勿問。求其汝肯買貨便是。」渠問有多少回佣？我曰：「老實講，佣已沒有，可以替汝收價。」大班周頻頻點頭，抽其雪茄，少選即曰：「每担加五元便是。」我謂冇問題，心中一計數，渠已搵幾百元矣。

兩邊都已掛好，即返公司向金新城覆命，新城聞而大喜，連呼我好野。我笑曰：「已擔板矣！尙謂好野乎？」新城曰：「最本事者擔板之後能够兜得轉也。」不愛高帽如我，聞之亦覺怡然。

金新城曰：「我已決定向外國洋行訂貨，約數日後動手矣，本地生意亦冇乜癮矣。」我連聲曰然，蓋有貨來，我即有貨賣矣。雖然近來美國貨不甚好做，但做經紀者，闊人也。

在建國飲茶時飛天南鬧我公司要定美國貨，即曰：「我教汝一條路，但我須佔份一半。」我問何計？渠曰：「現在美鈔跌價，汝先買入，到老板要時，即可推出，照現在看來，美鈔必起也。」我曰：「此搓炒之生意，我不爲也。」飛天南笑曰：「汝行騎樓底還要担把遮，如此穩陣，幾時可以

發達？」想落亦確有道理。因曰：「汝想做此生意，大可以做，不必因我公司也。」飛天南曰：「此又不同，有汝公司買，實有客仔也。」我終不謂然，但叫渠自己做。

下午即送桐油辦去大班周處，整色整水耳。既畢，即帶同伙記往同文街找得陳光彩落定，此一批硫化元宵，可謂運偷帶搶，比市價每担便宜三十元，轉手即可獲利。金新城答應給我一個佣，默計又聽佣五百餘元。陳光彩允賣一百担，不肯多賣，眞抵死矣。金新城買來何用，我眞不明白，上海路又不大通暢，豈又有私路乎？

辦完事，驅車往周二娘處，則已去了新屋，轉往七姊妹找得之，同返香巢，二娘要煲雞飯，我怕爲渠處之尋芳客認得我廬山，慢以爲我係元緒公之流，則影響商人身份至大，因此在溫存一度之後，即拉往大華飯店食川菜。二娘拒不食著名之煎蝦碌，問何故？渠曰：「汝慌有事乎？」爲之忐忑不寧。

第×日

想起昨日大班周之件，越想越覺得係得意之作。若非自己夠聰明，則此一批桐油不知如何是好。能結而能拆，此之謂有本事也。人貴醒目，做經紀爲尤然，少些橋架，就執輸矣。

然而最火起者係辛直氣，今日到渠處時，渠竟大追我取佣。此人之消息甚靈通，知道我已替金新城做成兩單生意，一定要分佣一半。我謂桐油冇佣，渠笑曰：「汝當我是細佬哥乎？即使行上有此例，而拉哥經手者，有不濕腳者乎？」爲之激死。渠轉而又追我硫化元宵之佣，曰：「難道又冇佣乎？」我曰：「未收佣也。」渠曰：「收時即來過付，汝當知，我介紹汝搵錢，汝不能過橋抽板。而且趙孟能貴之者，趙孟亦能賤之。將來勿話無情也。」

辛直氣此人甚難相與。好，姑讓渠一次，慢慢當令此人冇行，否則我辛辛苦苦搵番來，而佢則坐

地分肥，豈有此理！

到大班周處，問如何？渠曰：「可以買矣。」我欲行，渠拉我低聲問曰：「亨利處汝磅了多少？」此點甚難答覆，話多不好，話少不妙。靈機一觸，笑曰：「總之不及汝多，何必問？」大班周始一笑縱我行。返至公司，即報告金新城，無何，亨利果然施施然來睇大餅，金新城用其上海英語與之談話，貌甚奉承，但可惜往往亨利聽左一大輪，睇目不知金新城講乜。

落了定，新城拉我去大華飲茶，連聲讚我，並曰：「我果然有眼光，我叫辛直氣搵汝，果然幫得手也。」我一聽恍然，唔錯直氣抵死。再問曰：「汝指明要搵我者乎？」新城曰：「直氣豈未向汝實明乎？」我眞想當堂拆穿直氣之內幕，但後來一想，自己尚未有仔，惟有忍住。

下午帶公司中伙記去陳光彩處，出硫化元宵。辦完事，已三時許矣。途中撞見林國然，滿身新西裝，似模似樣。我問渠是否又叫我介紹人入商會？林國然曰：「我已不攪社團矣！老板被人鬧到發昏，理事長一席冇乜行矣。」我問渠有何事做？渠但笑曰：「行行企企而已。」此人週身卓頭，料必又搵到老襯。

秋風已起，想起公價西裝已經發售，路過德祥，入去想度身，一問原來有一排都未有貨起，攪得來豈非已冷瓜？公價西裝不過想等市民有季可換，但得一間舖頭，攞長蛇陣，容乜易輪到過左年，春風㓕凍，都未有新衫？單吊紅中之流，定落公價西裝，自然不思量另做，亦無本錢另造，到時豈非要「布衣度歲」？想到此處，走番出來，忍痛稱襯光頭譚造一套起毛甲巴甸，該工料銀二百元也。

歸家見老妻方身穿海虎絨大褸對鏡自照，眞不怕流鼻血耶？渠尙頻頻問我造得好身材否？我眞疑心男人之冬天由十二月起計，女人之冬天則在八月起計也。

第X日 今早老妻問我下午有否空閒去接車？我道誰人來？原來是大舅。大舅來何必我去接車？豈眞天上雷公地下舅公乎？女人往往把岳家人物看成猛人，男家人則可有可無。阿誰話「十個女九個賊」哉？

到第一樓飲茶，遇鄒伯父與飛天南，靈機一觸，卽謂飛天南曰：「如汝請飲茶，當告汝一重要消息。」渠問何事如此緊張？我曰：「總之此消息不止值一萬銀。」飛天南馬上肯請飲茶，我乃告以大舅歸來之消息，並曰：「汝成日搵佢，此次可以有走鷄矣。佢拉左汝運輸公司幾萬銀，此時不計數，就凍水過矣。」飛天南作大喜狀，我曰：「千祈勿謂我通知汝也。」飛天南唯唯。講起林國然，原來飛天南謂此人已搵番舊日老板。問何人？則曰：「安南老細也。」我曰：「非已斷纜乎？」飛天南笑曰：「老細之太座過左埠，老細又作反矣。林國然又自然生猛起來。」原來如此，飛天南又笑曰：「周二娘又有機會矣。」

看來周二娘未必把握此機會。下午當往訪之。飲完茶返公司，金新城謂大班周處有電話來通知出貨，提貨單已備。我知大班周之意在乎代渠收價耳。因促醒金新城注意，新城唯唯。我恐金新城懷疑，乃解釋一番，解釋旣畢，靈機又動，非常得意。

新城又問花紗如何？謂已有船埋岸矣。據謂又來了一批英國絨，可以搭定路。

到市上走一通，原來咭片已派完，順路再印一百，做經紀不能不當咭片作溪錢，派得通街都係，以引死人也。

在同文街口遇張仔，一手拉住我去飲茶，據佢自稱，現已革面洗心，重新做人。看佢來頭，似乎已搵到一筆。大抵凡人搵到多少錢之後，必謂的起心肝，一到手㵒乾塘，就又故態復萌。張仔諒亦此

流人耳。

飲完茶嗌車往周二娘處，二娘一見我即曰：「我正想搵汝！」問何事？二娘嬲爆爆曰：「汝好介紹！三行王替我做開工夫，竟然撒手不幹。」言已，即拉我同去七姊妹，在車中憤憤然曰：「三行王眞靠不住，造到半路中途，竟要起價，我以合約所在，當然拒絕，不料渠即拍下碌友走人！竟有如此冇手尾者！」我聞之亦大奇。

及至七姊妹，果然見室中空無一人，牆上灰水未髹完，鐵閘則已安好，窗門整得一半，地上灰水斑斑，墻角尚存有灰桶灰板等物。我亦覺三行王離譜，問二娘交左多少定？二娘謂一千銀。我笑曰：「一千銀亦不會蝕斷矣。」二娘曰：「當然，渠不造，我寧不能搵別人乎？有錢慌冇人用？渠竟然坐地要起我二千銀價！」

與二娘同返跑馬地，勸諭一番，少不免陳屍死諫。二娘始回嗔作喜，歸時已九時許矣。抵家中，老妻猶未返，不知已接得大舅否？

第Ｘ日

老妻昨夕深夜始返，今早欣欣然告我謂大舅已返，我問住在何處？老妻謂在酒店。並曰：「渠此來乃因公而來。」我問渠又作何事？老妻搖首曰：「工作秘密，渠囑我勿告別人。」我幾爲之失笑，大舅此人，眞招搖撞騙者！

出門即往找三行王，因承二娘之囑也。見了三行王，即責問渠何爲如此反口，渠拉我去蓮香飲茶，大訴一輪苦，謂六千五百元本來極便宜，材料方面當然非最好者，而二娘則日巡夜巡，灰水又要好，膠水又要多，漆油又話唔係來路，門鎖又要耶路嘜。總之嚕囌，如此做法，實埋老婆都唔夠貼

也。所以追住要行人，並非有意橋價。三行王並曰：「我所交之工夫已足抵定金一千元有餘，渠冇蝕本也。」關於二娘之脾氣，我甚清楚，唔嚟固未必無此事，是則公有公道理，婆有婆道理 。三行王曰：「最對不住者係汝，我未能送汝五百元也。」此乃無可奈何之事，我惟有慷慷慨慨話冇問題。

到光頭譚處一轉，試甲巴甸，順帶問渠有冇人要英國絨？渠應承代我走盤，話大小行口都熟也。講到興高彩烈，乃聲明我之甲巴甸用正馬尾襯焉。亦得。

返到公司，與金新城談一輪，渠謂今晚請店中伙記食飯，我卽在渠檯上當渠面打電話去大班周，約渠出往大酒店食飯，講明磅水。好使金新城聽了，以資證明。

瀨行，取得大班周收價之欵，並問新城去大酒店否？新城笑曰：「不必矣！尙愁信汝不過乎？」新城亦可謂漂亮哉！

到大酒店與大班周飲啤酒食午餐，磅過水，大班周尤爲意與飛揚。渠問我有冇飛貨路，謂有一批貨想上廣州。我馬上謂有。渠卽叫我斟價錢，我大喜過望，因爲賺錢事尙小 ， 等斬眼蔡得回一單生意，良心好過也。

午餐既畢，卽往找斬眼蔡，不在。留簡而行。到六叔處坐談一輪，託渠留意花紗人客。既，卽打一電話找周二娘，二娘曰：「汝已找過三行王否？」我發事講內中道理，但謂找不到，二娘曰：「如此卽找人去接手尾矣。」我曰善。二娘邀我去渠處。我謂老板請飲。二娘嘆曰：「我非亦汝老板乎？何厚彼而薄此！」眞吹脹。

晚上在石塘咀金陵食飯，金新城手段確够，宴同事卽等於打針耳！兩杯過後，漸形脫略，彼此叫花。我叫那個名萬紅女，尙過得去。飲完與同事到萬紅女香巢打水圍，打水圍所費無幾，在香巢打其

十三隻羅宋啤牌，瓜了兩百幾，眞肉刺矣。

時近午夜，我想留凭，萬紅女聲色聲水，一於唔制。火起上來，即往隔離，不必打話，實報實銷，其實與萬紅女又有何分別？

返家時已午夜，老婆尙未回。

第X日

老婆昨晚竟夕未返，大概宿在大舅處，如非宿在大舅處又如何？想到此處，爲之毛骨悚然。

將欲出街，周二娘忽來電話，叫我到渠處。放下聽筒，斬眼蔡電話又到，遂約之午茶詳談。搭電話之麥師奶笑曰：「汝眞係經紀王，如此好生意不請飲茶乎？」麥師奶固甚風情，可以送孖蒸四兩者也。

驅車赴跑馬地，二娘雲髮蓬鬆，睡衣未整，異常惹火。拉住我臥在床上，告我曰：「三行王眞抵死！」我曰：「不已攪完乎？勿理渠矣。」二娘恨恨而曰：「我搵第二個人去睇，點知有人肯接手尾，有一個就開天殺價。我見得奇怪，向人一查，原來三行仔有條行規，凡去接生意而見到有人做開工夫，灰桶灰屎未執者，就知道係上一任行家講數未妥，爲免行家傷感情，照例必不肯接手，所以三行王之蘇州屎冇人執也。」我事先亦不知此例，因問二娘如何處置？二娘憤然曰：「我想過惟有找三行王來講數，俾番渠造，寧可慢慢再算。」我話代渠去搵，二娘曰：「不必矣。我已叫人找渠來矣。」惟有作罷。二娘風騷異常，昨晚情興未闌，想把餘情託二娘解決，二娘搖首而笑，查明原來係入例塢。無可奈何。與二娘共食早粥而退。

問二娘有無見安南老細？二娘搖首曰：「空心老倌夾孤寒，唔好攪我矣。在我看來，鍾行逢凋得多。」

驅車返公司，金新城未回。與同事車大炮一輪，往訪辛直氣，辛直氣話我貪新忘舊，話我打完齋不要和尚，我心想：係就好矣！不致辛直氣要分我佣矣。

中午與斬眼蔡在仁人飲茶，我將大班周說話轉告。問渠要若干價錢，並曰：「我不想再聽，只求汝有番一單生意。」斬眼蔡曰：「旣如此，義氣博義氣。渠之貨值八萬元，無問題，加二帶工就殺！但按金只能交七成，一來我已冇乜錢，二來見過鬼怕黑矣。」飲完茶我即找大班周，依書直說，帶工就改爲加二五。話唔聽，邊有咁笨？我食風乎？大班周謂明日答覆。

途遇飛天南，話有人要花紗。問盤而去。我問渠已見到大舅否？渠搖頭話未。

昨晚睡不够，提早收工返家，準備老妻未返，則約麥師奶食晚飯。不料老妻竟已先返，午睡方醒。我問昨宵渠何去？老妻曰：「與大舅辦事。」並曰：「大舅甚欲見你，今晚與汝同往晚飯。」我雅不欲，而老妻冷言冷語，無已，惟有同行。大舅住在勝斯，一見我即握手，西裝煌然，襟頭有章亦煌然。細看原來係行轅者。大舅眞多架步，究不知渠做乜？在香港而大掛襟章，其實亦係「好天扭遮」。多餘到極，鬼理你乎？

在金城晚飯，大舅對前事一字不提。我眞想向渠追舊債也。

第X日 老妻昨晚向我追錢，謂昨日撞見劉白，知道我介紹頂七姊妹之屋已成，向我磅水。我曰：「我已借汝千元，汝將來扣回五百便是。」老妻曰：「借還借，數還數也。慾我冇得還

乎？見錢就要扣數！」我問何以要用如許多錢？老妻曰：「老娘向來用錢，汝亦無干涉者也！」講到此處，我只有話未有現銀，老妻必要，我不敢開支票，約定中午在大酒店候客室交數。

在第一樓見鄒伯父，問渠生意如何？渠曰：「上海佬買野多，可惜我不識上海佬。」我曰：「我東家係上海佬，可惜渠又不買屋。」鄒伯父曰：「汝公司等如大什貨舖，凡百皆做，何不做企業？炒炒吓亦好過癮者也。」我思之亦然。鄒伯父力向我申述炒業之好法，我曰：「我當伺機進行。」鄒伯父千萬託我。

出第一樓，想起一件事，忘記與鄒伯父說，明日再算矣。先到銀行提款一千元。返至公司，金新城未出，與同事應酬一番，有個女書記名趙小姐，甚「省鏡」，今日頻與我打牙較，不知存心如何？有意憐才乎？無何新城返，又叫我買硫化元青，我謂冇便宜貨，渠謂睇好也。又曰：「有桐油，不妨買，但不要再上當矣。」旋見我不大好意思，馬上又曰：「其實老馬亦會失蹄，我非話汝不夠眼光也。」上海佬做事對人，可謂極盡利用之能事。

打電話約好大班周到ABC食晏，先到大酒店，交款與老妻，老妻一收錢卽行。其旁有個男人笑謂老妻曰：「又發財矣！」老妻笑應曰：「好多人俾錢使嘅！」聞之冇哂癮。

在ABC與大班周斟運輸事，渠已答允，只謂要帶工加一。詳商之下，原來渠想作多少，我曰：「最多加二三，零二歸你。」大班周始允。事遂決，定明日交易。我問係何種貨？大班周曰：「一部份顏料，一部份電器用品。」

餐廳中遇一正牌太太，渠識破我寫經紀日記，大叫我拉哥，又向我取笑曰：「我成日搵藍布長衫都搵唔倒。」我心中大笑。因渠自己攞自己便宜也。（寄語鄒太太，萬勿怪我。）

在大酒店與斬眼蔡飲下午茶，大班周之生意已斟成，叫渠收二五帶工，話因係大班周要也。斬眼蔡話冇所謂。渠問明何貨，曰：「此次我要驗屍咁驗至收貨矣。」

過飛天南，我叫渠找桐油，因爲想起我自上工以來，尚未帶挈過飛天南也。飛天南連聲話有，並覆花紗盤口。但恐新城不肯賣耳。

老妻今晚八時許即返，謂大舅有應酬，不便參加，老妻曰：「江胡老催貨欵矣。此數不能不找，寧可先想法子頂幾日都要矣。否則人家以爲我等騙渠也。」我謂冇錢。老妻大聲曰：「我都講明係想法子矣！想，法，子，聽見未？」老妻此人眞識盡「御妻術」都冇收者也。

第X日

老妻一早出門，化妝時猶追問江胡老之藥欵，我曰：「候一二日如姚承志不返，當然想辦法付欵可也。」老妻曰：「定期後日交欵如何？」我唯唯。老妻曰：「幸勿唔唔呀呀，係即係係！」我曰：「係就係也。」老妻曰：「然則此兩日須即想定法子，勿臨時又推三推四也。」老妻此人，做收賬員唔慌唔够本事。瀕行，老妻曰：「今晚我或不返，但汝切勿走私也。」

先到第一樓，找着鄒伯父，曰：「我已想過，我之老板尚未有意做物業，但另有一人識濶佬甚多，可以介紹汝去走盤，但先聲明。」言未畢，鄒伯父極醒目，即曰：「不必講矣！街外錢，點話點好，總之我份佣分一半汝如何？」我笑曰：「四成足矣！」鄒伯父大讚我肯關照，話渠早有此意，不敢開口耳。約定明日帶渠去見濶佬，濶佬者，辛直氣耳！昨日靈機一觸，想起此人，此次我又學會辛直氣之辦法矣。

想起老妻今晚又外宿，心中蹈蹈欲動。又想找白如烟，又想約趙小姐食晚飯，返到公司，竟上到

七樓都唔知，不禁失笑。

趙小姐低頭打字，我借頭借路埋去，約渠今晚食晚飯，趙小姐嫣然笑曰：「今晚唔得閒，有人約了。明晚如何？」我連聲話得。趙小姐曰：「一於明晚，你明日提醒我。」得其所哉矣！

與大班周通電話，約好在建國飲茶，無何靳眼蔡電話又到，同時約好。此宗生意，旣幫朋友忙，又搵到錢，賞心之事，無過於此矣。

將花紗盤交與金新城，果然嫌太平，謂候兩三日再算。但追我桐油元宵耳。

在建國介紹大班周與靳眼蔡相識，渠等約好下午交貨，我推有事，不參加矣。

飲完茶，打一電話與周二娘，二娘召我去。立應之。到跑馬地，二娘告我七姊妹之屋已復工，已找得三行王矣。二娘曰：「一星期後，卽可入伙，拉哥，我將與汝長暌。」我笑曰：「鍾行逢如何？」二娘曰：「早已斬纜矣。」

偕二娘同到七姊妹看盤屋，三行王不在，有三工人開工。看完同到大酒店飲茶，飲完茶二娘拉我回家晚飯，我立允之。二娘笑曰：「何以今晚如此爽快？在我處過夜敢不敢？」我笑曰：「你以爲我眞怕老婆乎？」二娘大喜。曰：「咁至係人也。」我曰：「不過我不想去你處，怕熟人。何不別尋樂土？」二娘點首曰：「我自有主意，先返我處食晚飯。」

在二娘房中對酌，鯇魚蒸猪肉，栗子炆鷄，杏仁白肺湯，甚佳也。

晚飯旣畢，二娘携一小篋偕我同出，叫的士直行，原來係去淺水灣。在淺水灣酒店開大房一間，風凉水冷，幽雅宜人。但周二娘沐浴之後，一經着起那套「上床嬌」，我已不知明月星辰在何處？亦不理月向那方圓矣。

第〤日

昨晚之遊，酣暢已極，不料竟搶去大板，原來老妻昨晚竟一早返家也。今早我香夢已囘，返囘家中洗面換衫，開門即見老妻，當堂打個失額。老妻冷笑曰：「果然走私？呢次頂唔俾我差到應！」我爲之冷汗淋漓，老妻堅問我到何處去？我硬着頭皮曰：「到石塘咀玩了一晚。」老妻曰：「一晚寡都唔守得乎？」我急曰：「你知，我對你感情最好。昨晚想起囘到家中，不見了你，如何寂寞？此種寂寞，最難忍受，惟有出去打牌消遣耳。」老妻曰：「打牌已乎？未有作怪乎？」我話未，舊神勞顧話在俱樂部過夜。老妻曰：「好！又算你一次。」我彷如皇恩大赦，急急洗面嗽口。老妻曰：「我今日等着五百元用，汝處如果便，望即予我。」明知老妻乘機勒索，此次當堂失手被擒，尙有話講乎？要一千，亦照磅矣！老妻收錢後即出門。

今日極冇精神，昨宵淺水灣頭，風景太好，遊山玩水，到處流連，未免太過用神，今早經老妻一嚇，更見神不守舍。洗面之後，和衣倒床小息，竟爾入睡，醒來已是一時許矣。匆匆出門，一想此時週圍都已放工，惟有到新世界進牛腩飯一碟，求其食飽。想起鄒伯父之約，急到成業訪之。鄒伯父未囘，乃留紙約期明早在第一樓見面。

下午到辛直氣處一轉，辛直氣一開口就問收佣未？我始想起陳光彩之佣未收，笑曰：「開口就講錢，未免失感情矣。」因問辛直氣有買物業否？辛直氣曰：「汝又走經紀乎？」我曰：「非也。老實講，近日你等上海佬來買物業者甚衆，汝何不做此生意？經手買賣？我有個物業經紀王可以介紹汝也。」辛直氣曰：「汝即管帶渠來，取些屋像盤口看看。」

打電話與大班周，渠謂昨日之件已妥，祈服蔡已收貨交定矣。默計佣金，有一千六百餘元，老婆之五百元搵番來矣。

整日無精神，提早返家休息，老妻未返。寫好昨日日記，小睡片時。交十元叫阿七斬料，並買大補酒一支，淺斟低酌，昨日太損元氣，不能不補身也，辛苦搵埋自在食，亦甚應該也。

伏桌執筆，原來不經不覺，已寫了二百日日記，自己亦覺得够耐性 。有時想寫一封信亦覺冇精神，幾日都寫唔成。日記竟然一口氣寫了二百日。仔細想來，都係稿費作怪。如果寫信有錢收，例如催收欠賬信之類，冇人懶執筆者也。由此我又發明一個定理：有錢有耐性，冇錢冇耐性。舉例証明：去銀行收錢，耐耐都唔覺耐也。除非所收不是自己錢。

老妻今晚深夜未回，其爲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乎？我外宿，渠勒索，渠外宿，我向誰勒索？這個世界都係女人濟數也。

第X日

一早應鄒伯父之約，到第一樓飲茶，飛天南在焉！渠告我一件新聞，就是百貴洋行因桐油攪到幾乎要關門。飛天南講得有聲有色，好似渠係百貴洋行經理也。我想起此事諒必與陳光彩有關，問飛天南，果然，據飛天南謂：「陳光彩近來可謂行衰運，一件是永興祥洋行倒閉，一是通天燈禁止通行，一件是成和，現在又來一件百貴，重有一件，就係近來攪上一枝衰野，大抵就因此人帶衰矣。」我一聞之下，口中之乾蒸燒賣有如刀仔一樣。飛天南或不知我介紹白如烟與陳光彩，否則就係存心攞景矣。

飲完茶，我偕同鄒伯父往辛直氣處。順路攏往陳光彩處存問。光彩未回，作罷。即偕鄒伯父同往辛直氣處，辛直氣亦未回，方仔曰：「百貴洋行之事汝知乎？」我謂知，方仔曰：「如此則汝今日可不必找辛老直矣。」我驚問是否辛直氣亦被牽累。方仔曰：「總之有定單在手而冇貨收便是。辛直氣

昨日發酗大茅也。」我低聲問方仔：「辛老直損失若干？」方仔搖首曰：「事關機密，恕難宣佈，總之辛老直此次可能伸直便是。」我一聽不對，即謂鄒伯父曰：「汝來得不合時矣。明日再算。」鄒伯父曰：「當然，人家有事，如果再來攪攪震，反爲招老板不高興耳。」鄒伯父此人，亦可謂識風頭者也。

與鄒伯父分手後，返公司，未入門，忽然想起昨日竟忘記了趙小姐之約，慘極！何以昨日如此失魂？連女人約了亦不記得？寧失信於天下，莫失信於婦人也。上到公司一見趙小姐，馬上道歉。趙小姐之面與巴士遠吉頓無異。哼一聲曰：「冇所謂，我此等人當不爲人記在心上也。」我正想解釋，金新城叫我，惟有入經理室。先問老板有無因百貨損失？新城搖頭而笑，若有得色。是知喜怒哀樂，各人不同也。

一談便是中午，出經理室後，竟不見了趙小姐，問後生，始知已放工，後生並謂：「昨日趙小姐曾問你何以不返？」美人青睞，而竟負之，眞可惜矣。

下午再到公司，擬約趙小姐外出，不料今日竟係商人節，下午放假。無可如何。竟日無生意，下午在鄒伯父處打牌。

飛天南拉同我去中國六樓，謂有得飲，原來仍要我買席劵。席上遇熟人不少，老妻亦在焉。老妻與江胡老娓娓而談，我怕老妻當面追索弗靈油貨欵，急與飛天南往別席。飛天南笑曰：「汝夫婦各行其是，其將以嫂夫人去吊泥鯭耶！」若非在大庭廣衆中，我已打飛天南矣。

飲時抽獎，每人一份，我抽得鞋膏一盒，梘片一盒，絲襪一對。飛天南差一號就得金錶，成晚話要用刀斬手指。

回家問老妻，却原來執得男庄白笠衫一件。

第×日

昨晚老妻歸時已在深夜，今早問何以商人宴散竟不見渠？老妻曰：「我過了大酒店，參加女青年會之慈善舞會。」我曰：「汝乃青年會會員乎？」老妻曰：「非也，江胡老請我。」我曰：「江胡老與汝跳舞乎？汝何時學識跳舞？」老妻笑曰：「我未嫁汝已學識矣！」我大奇，老妻一向不跳舞，我亦不許佢去學者。老妻笑曰：「跳舞有何出奇？犯法乎？」我老不高興，老妻正色曰：「閒話勿談，汝答應昨日交江胡老之貨欵已準備好否？」我一聞此語，暗自心慌，即支支吾吾，老妻曰：「我早話過，汝勿到時『兒依哦哦』，今乃果然。但我不理汝，汝今日非交欵與我不可！否則我如何見人？昨夕江胡老問我，我推商人節，今日尚有得推乎？一千六百五十四元，非交我不可！」我曰：「再過多一兩日不可乎？」老妻曰：「我早叫你想辦法，賒貨何能賒得咁耐？」我默然，旋嘆曰：「姚承志確不够老友，何以多日尚未返？」老妻曰：「佢返不返，何時返，此乃另一件事，現在我只問汝要錢耳！」我曰：「我出一半如何？」老妻問何故？我曰：「利錢我與汝共分，本錢亦應兩份也！汝不謂近日做成鑽石生意乎？當有現錢也。」老妻聞語變色曰：「汝想反口乎？我早已聲明，我賒貨，汝出錢，今我賒貨之責已完，汝亦應履行汝之交欵義務矣。」老妻盛氣凌人，步步迫緊，無可如何，我惟有答應明日交錢。老妻初時不允，非今日不可。結果多方推搪，講篤明日。但望姚承志熟性，今日返來耳。

但今日找姚承志，見其師奶，則謂仍未返來，且無訊息。不得要領，惟有到銀行提欵三千元，預備交欵與老妻耳。

陳光彩掹頭嘆氣，謂此次要破產，我與渠及飛天南往飲茶于龍泉。飛天南告彼謂有桐油一批，將買入否？陳光彩皺眉曰：「我聽見蘇包與桐油都頭刺矣！」飛天南笑曰：「何以被女人棍完轉下頭又攪女人？」光彩無以應，我頗不同意飛天南此種態度。光彩慮我尚有佣未領，此時此際，當須捱後些時矣。

下午返公司，見趙小姐，又再約渠往吃晚飯，渠冷笑掹首。其恨我亦深矣。其實我亦太對佢不住，此段因果非自己設法解決不可。金新城竟日外出，但據謂大班周有電話找我，不知何事？覆電話時則大班周又外出矣。

打電話找二娘，又外出。到大酒店搵之，亦不見。恰遇戲春代，問渠何以多日不出現？春代神色甚不佳，曰：「我病了數日，入醫院去也。」我問何病，渠掹首曰：「小意思耳！」問是否不可告人之疾？春代笑曰：「我不及汝之好運風流也。」自析眼蔡事後，渠與我若甚疏隔焉。

老妻甚早返，開口即追欵。如數奉上。老妻曰：「我知汝必有辦法也。」為之啼笑不得。

第×日

老妻一早出門，謂往找江胡老交數去，我擬隨行，老妻曰：「信不過乎？我可以將貨欵收條交回汝也！」續又問我，姚承志已返否？我謂尚未。老妻曰：「你留心，此件不是好路數。」

在第一樓見飛天南，渠交來桐油花貨盤口一個，我曰：「尚有人買桐油乎？」飛天南笑曰：「同枱食飯，各自修行耳。」鄒伯父問今日可否與渠去找辛直氣？我曰：「遲一兩日為宜。」鄒伯父連聲曰：「我不是催你，不過問一問，因為有兩個盤口，甚相宜也。」

返抵公司，見了趙小姐，渠仍不瞅不睬，我心生一計，亦不與搭訕。見金新城，交出桐油盤，新城曰：「我最愛扒逆水，汝卽往一斟。」我領之，世事好難講，金新城之發達，或在此等地方矣。新城曰：「大班周今朝早又打電話來，不知有何要事！汝共速找之。或有生意帶挈我公司也。」我卽撥電話與大班周，大班周初則曰：「汝馬上來我公司，有要事待談。」我正想收線，大班周又曰：「汝不要來矣。中午在ＰＧ餐室等汝！」馬上收線。我不知ＰＧ餐室在何處，問新城亦不知，問會計亦問不出，好在公司中有個似唐非唐之職員曰：「ＰＧ者卽怕你信忌你撈餐室也！」此餐室之名極怪，仍不知在何許？再問之，佢曰：「就在乜都酒店樓下也。」我仍弄不淸，幾經研究，趙小姐不耐曰：「就在京都樓下入邊也！眞蠢材！」趙小姐肯答話，蠢材亦甘做不辭矣。

原來大班周又撻板，佢與斬眼蔡之件，瓜得！斬眼蔡昨日來告佢，話全幫貨撻板，被人執淸光！大班周自然魂不附體，要打要殺。但斬眼蔡曰：「我殺邊個？我白白不見了使用，不見了七成定金，我來話你聽，不過表示淸白耳！」大班周吹到眼，所以找我商量。

其實我亦毫無辦法，對住大班周，流淚眼看流淚眼耳！大班周叫我想法子最少作致翻多少。其實亦等於零耳。

下午通日找斬眼蔡，亦找不到，此筆生意，我又瓜了巨額經紀佣，冇晒癮。連周二娘處亦不打電話去。找得鄒伯父，一局手談，亦消悶解愁之法也。

歸家時大醉，老妻嘗罵我出命人出酒，我怒曰：「最怕人出命我出老婆耳！」蒙頭而睡，老婆講乜一於唔聽。

第×日

斬眼蔡之作，昨晚半夜酒醒，想起又失眠矣。上次戴春代之生意，已累了斬眼蔡，臨住大班周又再累一次，誠出人意料之外。我初意以爲此次帶挈斬眼蔡，彌補上次損失，不意又又再撞板，大抵我與斬眼蔡乃子午相冲，無法合作者也！否則豈有如此論盡乎？

昨晚初則醉，繼而失眠，今朝起身已晏，頭昏腦亂，索性不出門，伏案寫完昨日日記，則已十一時矣。出返公司，略一徘徊，金新城問桐油如何？我謂未掂。新城甚有不悅色，問辦事何以如此之慢？我笑曰：「凡事我自有把握，何必狼忙？心急如焚，反爲僨事耳！」新城無法置答，我則掉首出門矣。對待金新城此等人，必要時軟時硬，不卑不亢，始有可爲，否則人家當你是一只貓而已。

出門即往找斬眼蔡，問渠伙記謂渠在建國飲茶，到建國找之，果然見面。馬上拉埋一二角，另行開位密斟，我先問貨物被執經過如何？斬眼蔡曰：「你是否奉大班周之命來問我，若然，則請免開尊口。」我只好謂不然，斬眼蔡乃曰：「汝亦好帶挈矣，一次又一次，此次我破產亦因汝而致也。」我曰：「此乃天命，無可言也。」斬眼蔡霍然曰：「然！此乃天命，大班周如知係天命，就不必再嚕囌，汝當知，我失手後不逃亡，而敢往見大班周報信，可謂坦白爽大方。事實上，我既已交七成定金，天災人禍，當有得追也！否則何必保證？此件已算作了！我亦自嘆晦氣，難道更想我倒賠定金乎？」余本有一肚說話，聞此乃全無辦法矣。

斬眼蔡又問我曾見戴春代否？我曰：「昨日曾見之，渠謂有病。」斬眼蔡聞語微笑，狀甚得意，我忽然若有所悟，戴春代之病難道與斬眼蔡有關？抑或斬眼蔡幸災樂禍也？

下午找得飛天南，問渠取得桐油辦，並問有無佣金？飛天南曰：「你與我，有乜所謂？總之點話點好矣。」取辦返公司覆命，見趙小姐吩咐後生阿幹返渠家中取物。爲之暗喜。

打電話回覆大班周，大班周曰：「我想斬眼蔡之件有內幕，我懷疑渠故意食我貨也！汝思之，渠已聽我三成貨。」我聞語雖不信，但亦有理由。無可駁也。

找周二娘已外出，料必係到七姊妹監工也。想找鄒伯父打牌，不過，云係與飛天南出。渠等又有盤口乎？

第X日　早往第一樓飲茶，飛天南與鄒伯父已在座，密斟世界，我問有何好作？鄒伯父曰：「斟開一間舖耳！」我即舊事重提，飲完茶，拉鄒伯父去辛直氣處，路上乘機問鄒伯父與飛天南有何好路數，原來斟大道東一間樓，飛天南還價已差不多。鄒伯父曰：「此舖甚便宜，我原欲留與汝者。」我曰：「無所謂！但求汝肯關照耳。」

到昆記，辛直氣一見我即拉我入房曰：「硫化元青之佣，請即過水。」渠所指，即係金新城買入陳光彩那一單也，我曰：「倘未收佣，人家因百貴之件，攪到斗咁大個頭，不好意思開口也。」辛直氣笑曰：「收佣亦有不好意思者乎？我非細佬也。渠生意不佳，更須快收，否則爛尾時點算？」我曰：「確未收，汝不妨查。」辛直氣曰：「若未收，則今日去收，明日交來。」氹之一肚氣。少選介紹鄒伯父與相識，辛直氣點首握手一齊來，與鄒伯父斟一輪，取得盤口甚多，若確有意思者。我走時，鄒伯父仍未去也。

返公司，金新城即謂曰：「昨日之桐油已驗過，可以買，但希望價錢減平多少。」我曰：「我經手之貨色，皆已講盡價錢者。」新城曰：「好好！去揸主意。不能平，我亦買。」

出找飛天南，未遇，過女子服裝公司，見有新絨甚多，靈機一觸，即打電話到公司找後生阿幹，

招之至服裝公司。打完電話即選上等女服絨袍兩件，一共百七十餘元，裝以錦盒。無何阿幹已到，即問阿幹以趙小姐地址，阿幹逕告我。我出五元打賞，揮之去，即命店伴依址送去。並附以名片一張焉。

到同文街陳光彩處支佣，光彩搖頭嘆息曰：「我想去上海休息幾日矣。」我笑曰：「捨得白如烟乎？」光彩曰：「我想帶渠去，不知肯不肯耳？」我謂代渠設法，飛天南至，遂不再言，拉飛天南上茶樓午飯，講桐油，要渠每担減十元，飛天南初話我外行，講到尾，乃肯減五元，其實我亦希望減五元耳！與飛天南此人交易，非此不行。暗中計數，今日入息五百元。

下午返公司覆命，謂新城曰：「貨已講妥，不能減價也。」新城曰：「有問題，明日出貨。」

趙小姐低頭織冷衫，視我若不見，姑看明日如何。鷄髀打人，衣料打女人，未必無効用。打電話找周二娘，又不見，何故？

順道訪姚承志，姚師奶云仍未返，焦急之極。

第×日

老妻昨夕又追問姚承志已返否？我頗奇渠何以如此關心？問之，渠曰：「汝之錢即我之錢也，豈有不肉刺乎？何況，我向人賒貨，全無好處，不賺一份，未免不值！」前半部說話甚得人驚，下半部說話才是眞話也。

不料姚承志之件，果然有蠱惑。今日再往訪之，適姚師奶外出，應門者為渠同居之一個肥女人。我靈機一動，問姚承志在家否？渠竟謂承志外出，復問外出幾時？渠曰：「一早與姚師奶同去者。問渠等云，近擬搬屋也。」我一聽大驚，即問肥女人貴姓，原來係張師奶。我吩咐渠曰：「汝勿謂我來

過，明早我當來也。」張師奶唯唯，並謂承志早上七時前必在家云。

姚承志既已返來，何以不找我？是否其中有欺騙搵丁情弊？明天非找到他不可！但我想似此情形，眞是吉少凶多！

到龍泉飲早茶，想找斬眼蔡，不遇。飲完茶，往辛直氣處，辛直氣笑曰：「拉哥確守信！請即過水。」於是將昨日所收佣金，予以一半。「數龍」之際，肉刺非常。辛直氣曰：「最近又有一批桐油斟成，然耶？佣金勿漏我份。」我太奇，昨日始談成，何以渠消息如此快捷！辛直氣又曰：「已出貨否？記得亦係一人一半者也！」辛直氣此人，眞係鬼一樣！我非想辦法對付不可！否則終被此人翕死矣。

返公司，見趙小姐，趙小姐一見我，即報以微笑，頷首呼早晨。我想與之談話，金新城即召我逆新城謂桐油之件，已派人出看大貨，下午即可出貨矣。我想起飛天南處未斟好，即辭出，趙小姐目而送我。我但報以一笑。事實上，凡此等事必須大方，如果昨日送完禮今日即向趙小姐表示殷勤，反爲顯出小器矣。

在同文街找得飛天南，即拉往飲午茶，告之曰：「桐油之件，汝須將昨日講好減價之五元，代我收欵。因此數並非我私人，乃公司中伙記者也。」飛天南頗不願，我曰：「汝當替我想，我不要應酬班伙記也。」飛天南曰：「汝又要分我佣，又要我收價，我想，如果收價，則不要佣，如果收佣，恕不代收價，此乃行規也」。我慨然曰：「寧可我自己不要佣，亦要顧住口齒，因已答應伙記替渠等搵錢也。」飛天南笑曰：「拉哥亦有如此翻貨乎？」我實在亦好難叫飛天南置信，此人已挑通眼眉者。共實飛天南話分佣與我，亦未必多，不如食價矣。議既成，即返公司一轉，請金新城派人去出貨。

第Ｘ日

在公司見趙小姐，趙小姐見我入，即曰：「拉哥，食晏回乎？」我點首應之。趙小姐忽張其手，內有小紙團一個，我乃眉精眼企之人，焉有不知其作用？立刻取紙團納入袋中，心中自笑曰：力不到不爲財也。

到廁所，解開紙團一看，上面寫着：「謝謝你，那時和你見面？」末尾署一個「芳」字。其實我並不知道她的姓名，她叫趙芳？我心中好笑，百餘元衣料，就可以回嗔作喜，反敗爲勝。得意已極，大有寶刀未老之感。

但我決定今日不約趙小姐，此乃虛者實之之計，必須吊癮，然後細細咀嚼，始有味道。因在廁所取一草紙，書曰：「明日再約唔」五字，出辦公廳時，過趙小姐桌前，暗置其打字機上。即掉首出門去矣。

到各行頭一轉，近來無甚落來。往大酒店一轉，不見熟人，正想走，忽遇戴春代，一手拉住我曰：「我有一件事問汝。」我問何事？春代曰：「斬眼蔡近在何處？」我曰：「在香港。汝想找渠乎？」春代恨恨而言曰：「渠亦好事多爲，對得我住矣。」我問何事如此動火？春代欲語還茹，我追問之，渠曰：「總之渠對我唔住便是。」終不言，但見渠有悻悻之色耳。

在大酒店打一電話到周二娘處，渠開口即曰：「唔記得我已乎？」我謂無事，渠命我即去。多日不見，我亦頗想見之。即驅車往。

周二娘見我即曰：「我成日去監工，汝竟不一來。」我謂近來忙，二娘曰：「我知，拉哥個排好入息就不記得我，入息不佳則找我耳！」我笑曰：「二娘幾時學會呷醋？」二娘曰：「我生平不呷醋，但對汝則非是。大抵我眞對汝有心，可惜汝總係大心肝耳！」二娘之說話，不知眞是假？我則一

以啓一以慍耳

二娘問我有無見戲春代？我謂有。二娘曰：「汝知否？春代日前被人打一身。」我大驚問故。二娘曰：「不知原因，有一日佢夜後回家，在路上被人趙餐懵，翌日即入醫院矣。」我慌佢會被人打死也！此人好事多爲，大抵係積仇所致也。「至是我恍然戲春代日前話入醫院之故，又恍然渠謂斬眼蔡對佢不住。共必爲斬眼蔡叫人打佢矣！世界險惡，信然。

在二娘處週旋至晚上十時，二娘猶不欲放走，又問我有冇阻，我想起前晚之役，藉詞無力負担，一於蘇人。

第×日

昨晚告老妻以姚承志事，老妻曰：「老娘早已料及此一着矣！我明日與汝找佢！」我問老妻此事如何看法？老妻曰：「當然看淡！但求得見其人，或者尚有若干撞拿也。」

因此今朝一早，天尚未明，即行起床，與老妻相偕出門，逕往姚承志處。至，老妻照原定計劃，先去拍門，應門者爲一老嫗，問找何人？老妻謂找姚師奶，老嫗即啓門予我等入，並遙指尾房，喃喃曰：「尚未起床也。」老妻囑老嫗勿揚聲，謂恐驚醒其他住客， 乃逕入尾房，高聲呼姚師奶，呼兩聲，姚師奶即應聲問何人？老妻曰：「我。」隨即聞有男子咳嗽聲，少選，姚師奶出，睹老妻，不相識，旣見我，即大感愕然。我笑曰：「承志起身否？」姚師奶未及答，承志已自房中應聲出曰：「阿誰找我？」我一聞聲即大踏步掀簾入，時承志方自床中起，納其襪，一見是我，當堂大驚失色，旋强作鎮靜，笑曰：「汝來何早？我剛於昨日自東京返，今早正想找汝也。」我哼然一聲，未及應，姚承志急曰：「拉嫂同來乎？盍往飲茶去。」語已，即笑曰：「原諒地方淺窄，請先出在龍泉候我。」我

謂不必，因在冷巷中候之，蓋防渠用金蟬退殼計也。

到龍泉，姚承志堅謂昨日始返來，問弗靈油如何？姚承志曰：「我之船此次不許泊岸，我又不想將貨物帶回頭，故此惟有將弗靈油全帮託一朋友帶上船沽售，貨則已沽出，惟尚未收欵，船卽開行，我已託朋友卽於下水船辦回多菰等物寄返，汝不必躭心。」我曰：「此件汝辦得不對矣，旣不能自己上岸如何可以託人？」姚承志曰：「此乃我老友，靠得住者，汝旣信得我，我又豈不能信別人？」我啞口無言，老妻曰：「下水船需何時？」姚承志曰：「我之船開行五日後，卽有別船繼開，我已囑我朋友寄此船矣。」我問以此一水船如何攪得如此耐？姚承志長嘆一聲曰：「幾乎瓜得！途中打大風也。我等之船又小，我以爲要執骨回來矣。」老妻再孻問東京情形，承志曰：「我未上岸，焉能得知？」我曰：「汝上次非謂上過岸乎？何以此次又不許上岸？」姚承志曰：「就因爲船長知道船上有私貨，所以不許登岸，汝之弗靈油，我不知巳化若干手段，然後致攪掂也。」言下頗有「不但無過，而且有功」之慨。爲之吹脹。

去是佢去，講是佢講，聽是我聽，有乜法子駁逼佢？惟有「不得要領」四字而已。

第×日　出龍泉，我問老妻此件如何？老妻曰：「水咁凍矣！姚承志所講，全部大話！」我問何以見得？老妻曰：「倘使問乎？眞抵汝被人拖撻矣！」我曰：「姚承志之說話固講得頭頭是道者也！」老妻曰：「不着邊際，面面皆空，渠愈講得圓滑，愈得人怕也。大抵渠在船上已經想好晒，留番講汝知，當然無懈可擊矣。」我曰：「渠謂五日後有船來。」語未已，老妻卽啐我曰：「五日後至有船開，又不知要行幾日船？拉長條頸都得矣。」我惟有長嘆一聲，老妻咕咕笑，我怫然曰：

「重有得好笑乎？不是汝錢，汝就笑得過矣。」老妻笑曰：「不笑汝！將咬姚承志一啖乎？可惜姚師奶又不够靑靚白凈！」老妻此人，眞有法。

與老妻分手，返至公司，原來今日出糧，未足一月，只收得三百元，金新城謂桐油已攪妥，問我有人找花紗否？花紗將於三五日內到矣。我話花紗會跌價，新城問我何故？我笑曰：「我非神仙，不過推測耳！」

趙小姐于我入來時卽望住我，我乃約之曰：「今晚在龍泉等汝如何？」趙小姐曰：「西餐較佳。我八時在加拿大候汝！」我諾之，卽欲出，忽有電話來，則辛直氣也。問何事？直氣帶笑而責曰：「出左糧，尙不來過水乎？」此人眞係鬼一樣，我怒曰：「汝慌我走乎？」直氣笑曰：「前言戲耳！我有人想買屋，汝明日找鄒伯父來談。」我問要找何處附近者？直氣曰：「不與汝談，汝經手者必無好野！吽鄒伯父來便是。」

出公司，往同文街找飛天南，不見，與陳光彩談數語，問渠有見白如烟否？渠曰：「多日不見矣！冇心機。汝見之千祈請勸渠同我往上海旅行幾日，因我講實唔靈也。」我心想：唔靈是假，怕開刀是眞。

打電話找三行王不見。路過鄒伯父，同往飲茶，並告以直氣事，命渠明日獨往，鄒伯父曰：「汝放心，我總不負汝也。」我笑謂信得過。問見飛天南否？鄒伯父謂不見。

下午到南北行一轉，亦無甚好路數。途過做紗廠生意之豆皮梅，想起花紗事，問之。豆皮梅取盤口去，我問明渠每早必在九龍雲來飲茶，默誌於日記簿，此乃經紀必備者也。

臨放工返公司一行，趙小姐見我卽曰：「我過圍找汝，今晚我因有要事，改明晚見汝如何？」我

作成絕冇所謂神氣曰：「唯汝之命是從。」趙小姐笑曰：「係唔係㗎！」㗎字之聲，迄今猶繞耳際。

第X日 昨晚老妻談起姚承志件，老妻曰：「好在汝已付江胡老之貨款，否則我慘極矣！」我苦笑曰：「汝不慘時則我慘。」老妻笑，復嘆曰：「我原計撰弗靈油賺得錢時，即還欠汝之換季款。今竟告失望矣！」「我明白老妻之意，不外想排債耳。因曰：」汝欲不還我欠，豈非雙重損失？」老妻笑曰：「我可以將大褸交汝抵數如何？」爲之啼笑皆非！姚承志亦害得我慘矣。

返公司時新城未返，趙小姐靠椅織冷衫，我笑呼早晨，即曰：「今晚仍在加拿大乎？」趙小姐頷首笑曰：「決不改期。」新城久未返，我先往同文街找飛天南，不見！飛天南尚欠我代收價之五百元，何以竟避面？是誠奇矣。

到昆記，辛直氣謂鄒伯父已來過，且已有得斟，直氣曰：「看不出鄒伯父年紀雖老，爲人甚義氣，甚漂亮也。」我曰然，直氣笑曰：「汝亦够義氣够漂亮，現在又送薪水來我矣。」我唔闆一聲，取荷包出，照找百五十元，直氣曰：「減薪水乎？」我恨恨然曰：「打工未够一月也。」直氣曰：「金新城眞冇大方！」當堂吹脹！

中午，力找飛天南不得，過張仔，拉往飲茶，張仔自通天證一役後，當堂生龍活虎，又話開寫字樓，又話辦美國貨，結果我問渠要不要花紗，渠竟謂要，但要現貨，不要花貨。看渠來勢，頗有改過自新之想。浪子回頭，千金不換，我亦希望渠能一洗以前狀態也。

下午再找飛天南不到，到成業找鄒伯父，亦外出。想起趙小姐之約，先往理髮店剪髮，爲我理髮之女髮師，送得杯落也。

八時到加拿大，趙小姐攪到八點九字到，見我即曰：「汝何以如此客氣？太破費矣！」我笑曰：「時時得汝在老板面前關照，久已乎想送禮與汝，微物以表寸心，如趙小姐高興，遲日我朋友有一批海虎襪到，當預汝一件。」趙小姐大喜，一面話唔好，一面話佢喜歡深棕色，而尺碼則窩普通者云云。

原來那晚我約好佢，佢果然盛裝在公司等我，等到失望，佢曰：「我原有約，不過見係汝，所以推了，不料汝失約，汝話幾嬲？」言下頗有獨加背眼之感。

食完飯，在皇后看一場電影，送趙小姐返家，成晚舉動斯文，一句花話不敢講。因初次見面，決不能放肆，二叔公割禾，望下概也。

第X日

早起往第一樓找得鄒伯父，鄒伯父謂辛直氣之人客想在灣仔找一間舖，已有盤交去，價值二十餘萬，如可成，鄒伯父謂每人可得佣二三千元云，我想此趟生意最過制，既不必自己勞心，又有銀紙可磅，更決不致蝕本也。問鄒伯父飛天南在何處？渠仍謂不知。

金新城又徧花紗盤口，我即於午間找得强仔，但渠又堅謂要現貨。想起豆皮梅，明早必須往訪之。

午後往大班周處小坐， 大班周曰：「斬眼蔡確非好人， 我已查清楚。」我問何謂？大班周曰：「近日市面有一批西藥，賤價平沽，有人談起，我去一查，原來與斬眼蔡有關，蛛絲馬跡，證明此批貨品即係我託斬眼蔡起運之貨，渠從中食了，等於用七成價錢買我之貨，汝話此人幾抵死！自然，現在我等無可奈何，如果有證據，我早已拉佢去赤柱矣。」

我亦估不到斬眼蔡竟如此作怪，是眞人心難測。想起戳春代之件，當時斬眼蔡被戳春代撳到一盤都冇，現在斬眼蔡又撳番人。斬眼蔡固冇蝕底，蝕底者只是大班周。而我亦攪到一身潺，毫無得益，

眞冇癮矣。大班周曰：「汝之朋友，如此靠不住，汝亦要因住也。」其實此數語等於話我耳！

大班周話再找桐油，明日當爲盡力。

飛天南騎了我之食價五百元，竟然失踪，此人眞冇譜。不過我對此人尙表信心，渠斷非爛尾之人也。下午在大酒店與叔春代講起，渠又巳生龍活虎，話辦來大批絨口，問我要否？我笑曰：「我都想換季矣！汝能送一套否？」春代曰：「能代我賣出一噸貨，送一套，冇問題。」經紀佬之口馬，固如是焉。

傍晚時往找三行王，渠剛收工，我曰：「久巳不見，想請幫忙。」渠問如何？我曰：「汝現在又巳繼續爲周二娘整屋，被汝橋倒矣。佣金當可照磅與我，我等錢用。」三行王睜大眼曰：「細佬，當時還當時，巳告一段落，此次與周二娘重新講過價，汝未在場也，何得收佣？請飮茶冇問題。汝旣未言在先，我當然未預汝份也！」想不到此人竟反口！渠與周二娘整屋，不過一件事，竟分爲兩件講，此人眞要搭飛機相與。我拂袖而行，三行王叫我明早飮茶，鬼同汝飮矣。

老妻告我，謂大舅今晚巳自省來。

第×日　今朝一早老妻要我同往找大舅，我以昨經決定過海找豆皮梅，做人貴乎決心，所謂坐言起行。因拒老妻，出門過海去。

淩晨過海，頗有深秋意，又想到換季矣。想到換季，則又想起不久過年，非搵錢不可。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，但近來運道確不佳，雖未至頭頭掽着黑，惟大班周之件，姚承志之件，接踵而來，未免令人心淡。

到雲香，果然找到豆皮梅，豆皮梅年已不惑，異常健談，神神化化之人也。但覩其人甚忠厚，又前雖未拍過檔，但傾落固甚投機，談到花紗，渠謂自己要得少，已代我找得幾個客，共計有二十條之譜，但價錢須減些，佣則加零五。我問有我行否？豆皮梅曰：「老老實實，我一個人撈唔埋，不能再分與汝，汝自己講自己份可也。」我遂謂有問題。豆皮梅曰：「凡事先小人後君子，講清楚好。」我亦云然。

返過海而往公司覆命，在減價數目加多百元，金新城謂須考慮，我曰：「我已答應今午回覆人家者。」金新城謂可以。我曰：「花紗終看淡，好在貨將到，否則不宜定貨矣。」

見趙小姐，約渠往看五點半鐘戲，渠即首肯。大抵有行矣。

入同文街想找飛天南，竟然在街口碰見，一手拉住，飛天南笑曰；「上茶樓至傾。」我問渠是否走路，何以不見多日？飛天南笑曰：「過澳門玩幾日耳！」

到茶樓，我即問渠代我收價之欵。渠曰：「過完澳門，自然輸清。」我不信，飛天南曰：「冇講大話，遲一兩日始能奉上。」我曰：「汝不能如此衰唔住者！」飛天南笑曰：「焉有衰唔住，不過遲一兩日耳！拉哥大把貨，何必急急？」結果終未磅貨。

下午在公司坐一輪，候得新城返，渠曰：「花紗可以賣出矣！即照汝價錢便是。」我大喜，渠催我出去回覆朋友，其實我應承明早回覆豆皮梅，不過故意提早迫金城讚主意耳？

鬆出來在大酒店飲茶，五時在皇后門口等趙小姐，趙小姐如時到，相偕入座，黑暗中，但覺粉氣脂香，中人欲醉，看完出來，不知道今日做何戲也。

與趙小姐在大華晚飯，一個和菜兩瓶啤酒，甚為疏肝。久矣乎冇同正經女仔去街，較之周二娘又

別饒風味也。

老妻深夜未返，今晚又陪大舅而不回乎？

第×日　老妻昨夕深夜始返，今朝一早又起來，謂往找大舅去。我問大舅來何事？老妻曰：「渠有公事來，汝知廣州近日政局甚大更動否？宋主席返省後，發表新官員，其中有兩個與大舅極有交情者，故大舅甚活動也！」我搖頭笑，老妻曰：「笑什麼！如果你想做官，我亦有辦法也。」我心中一動，曰：「做什麼官有辦法？」老妻得意極曰：「做什麼官都有辦法！」我曰：「然則我等不妨做經紀。」老妻聞語，哈哈笑曰：「汝眞天份低！此時方想到，我已經進行成熟矣！」老妻確有辦法。老妻又曰：「汝如有人想營謀做官，我可以介紹。」老妻叫我今晚去酒店找大舅。

各有各行，我過海找豆皮梅，把細談，事已成矣，豆皮梅允下午過來公司交定。

返至公司，新城問花紗如何？具實回覆。金新城又曰：「有白鐵一批將到，汝可一走盤。」我曰：「汝最好將最低價錢告我，好揸主意也。」新城允，即將價單予我。趙小姐笑呼早晨，四目交投，靈犀一點，若似相通焉。

到同文街找飛天南不着，一個人太無聊，打一個電話約趙小姐出至大酒店食宴，趙小姐謂甚少夜歸一如昨夕者，甚眼瞓云。趙小姐誠正式閨中少女也。食完宴，趙小姐謂購日用品，至公司，買手帕半打而已。渠見海虎褸一件，嘖嘖稱羨，問價，索四百五十元，趙小姐伸舌曰：「兩個月人工矣。」我低聲曰：「我送汝如何？」趙小姐搖首力謂不可，趙小姐眞知慳識儉，與時下交際花隨便開刀者固不同也。

到陳光彩處，問要白鐵否？光彩謂明日始同覆，又提起白如烟事。我曰：「我已久不見之。」光彩曰：「此事必須有個解決，否則我做事覺心境不安也。」人之壽頭，有如此者。

下午返公司，豆皮梅未來，金新城甚急，問何故？我亦不知也。至五時，仍未到，新城暴跳如雷，悻悻曰：「如此冇信用，如何做生意？」我但聳肩行，豆皮梅不來，我有何法？但金新城何以如是之急爲前所未見？眞大班脾氣矣。

經大酒店，適遇老妻，一手拉住，同往思豪找得大舅，大舅此次襟上徽章不見。但比前益神氣，殷勤招呼我坐，而頗有官派。所謂冇個樣整個樣者。相偕至金城食飯，大舅拍我膊頭曰：「尙撈經紀乎？」聞之令人無名火起三千丈。

第×日

昨與老妻談起大舅，我問飛天南有無往訪大舅？老妻曰：「當然有，人家飛天南固甚醒目者！渠知大舅得勢，自然去見面也。」我笑曰：「飛天南去追數耳！」老妻啐我曰：「追什麼數？」我曰：「大舅與飛天南合作運輸公司時？大舅取了一筆錢鬆上省城，飛天南跳起來追我。迄今仍未收到也！」老妻哂曰：「笑話，大舅已與飛天南計淸數多時，汝大舅安用拖欠人哉！」我問何時找？老妻曰：「當時亦非大舅走飛天南之錢，不過係合作投資，經營運貨事業。後來大舅去省後，飛天南卽上省，計淸數矣！」我愕然。繼而恍然上次大舅來，我通知飛天南，渠懶懶閒也。原來渠已計淸數？記得與佢及鄭伯父三人經手代金新城買屋時，飛天南話因大舅走佢數，要我多付佢二萬元，以爲彌補，原來渠已無蝕本，飛天南又搵我一次丁矣。

一早過海找豆皮梅，問何以昨日不交定？渠曰：「未取到足錢耳！今日準交。」返過海，見金新

城，渠即問此件。我具實回覆。金新城曰：「如今日不交定，我就賣與他人矣。」我但唯唯。又邀小姐飲茶，渠謂已有別約。

原來趙小姐話有別約乃是假話，中午我與大班周到占美食宴，見趙小姐一人入新世界，我借意撇開大班周往偵査，則果見渠一人獨食牛腩飯，佢見我甚不好意思，而紅紅曰：「約了個朋友，竟然失約，眞抵死者！」我也不識穿之。女仔之家充充門面，話有人約，以增聲架，亦尋常事耳！代趙小姐結數而出。

大班周告我新來玻璃一幫，問我有人要否。渠之條件要加零二。我即找得專做此項生意之經紀細路庭，細路庭馬上話要，但不肯加零四，我叫佢考慮。

久不見周二娘，打電話叫佢至大酒店飲茶，二娘問我何以多日不落跑馬地？並曰：「我已定三四日後入伙。汝來幫手，我請入伙酒便是。」我笑曰：「更有何人入伙？」二娘嗔欲打我。我曰：「此乃大酒店也。」二娘潑辣而曰：「大酒店又如何？老西之邏香耳！」

講起發屋，我曰：「三行王爲人實可謂靠不住，我斷你有此好脾氣能容忍之，被佢橋起亦無怨言。」二娘笑曰：「周二娘都唔知個橋字點寫！汝放長眼看看周二娘之手段如何！」一聽此語，心中大定，三行王此次料必被周二娘撚到一戙都冇矣！看你三行王重王唔王？

飲完茶，二娘拉返佢處，辭以有約。因應承老妻到思豪也。原以佢與大舅食飯，不料大舅話去了赴席，無已，兩公婆斬白切鷄一隻回家撐檯脚焉。

第×日

連日過海，未到第一樓，今早尋舊路，果見飛天南與鄒伯父，連張仔亦在座，問起來，原來張仔話想買屋，我笑渠連鄒伯父之生意都做埋，張仔正色曰：「我非做經紀，請勿誤會，我自己想買間屋住耳！」我一聽大吃一驚，將信將疑，張仔竟有錢買屋？竟發達耶！三個月前，打麻雀要拈水擺賭服，析眼間竟發達至買大屋，眞富貴逼人來矣。落樓時順便照鏡，覺得自己面貌，並不比張仔爲差也。

返至公司，金新城又說，話豆皮梅太化學，不是生意人。昨日又未交錢來，問我是否並無豆皮梅其人，是我講大話，我一急，上海話講弗來，一輪廣東話，連三字經幾乎在內，如廿响筒駁売焉！金新城始爲我收伏，冇聲出。對上海佬，有時非發脾氣不可者也。金新城慣慣然曰：「好好，看今日渠來不，不來將不候！」

誰知話口未完，豆皮梅已施施然至，一入門我即問渠已帶錢來否？豆皮梅笑曰：「當然，否則不敢來見汝，汝知之，汝等是新公司。多數未交過手，無人信也。」我入報金新城，新城若打了嗎啡針，衝出門外，緊握豆皮梅手，連聲曰：「蒙過信，汝眞是大生意家！」我冷眼旁觀，爲之齒冷。豆皮梅受寵若驚，即刻過水，金新城即叫趙小姐打售貨單焉。豆皮梅共買二十條，生意有限耳。

中午與豆皮梅去飲茶，豆皮梅力讚金新城好人事！喟然曰：「上海佬做生意確本事矣！」我亦覺得上海佬有本事，但我與豆皮梅對「有本事」之解釋，彼此不同耳。

下午往找細路庭，細路庭曰：「價錢當可以咁，但市道不爽，現有一客可以全部要清，但要十天通融銀期。」我曰：「此係大洋行生意，決無賒借者。」細路庭曰：「此則恕無辦法矣。」我謂問過前途，然後敢出主意。

過公司，又見海虎絨，決俟分得佣後卽往購之以贈趙小姐。

到思豪，應大舅之約，大舅問我想不想做官？我曰：「做經紀好過做官矣！」大舅笑曰：「做官亦卽做經紀一樣耳！」我笑曰：「然，此黑市經紀也！」老妻聞語色變。大舅則笑曰：「黑市好聽也。」大舅亦算有自知之明。

與大舅及老妻往晚飯，更有男子一人，名章近發，老妻對大舅執禮甚恭，諸多拜託，大舅紮起個官架子，放嘗空洞，不着邊際。老妻則大讚章近發本事，後來問老妻，則老妻所介紹之人，官癮大發者也！我問渠想做何官？老妻謂渠但求一科長，問代價若何，老妻則搖首微笑不答矣。

第X日

到第一樓早茶，鄒伯父又告我曰：「我與辛直氣經手之舖已掛成，定明日落定矣。」我大喜，曰：「汝眞係第一流經紀。」鄒伯父笑曰：「當然，我日日都在第一樓飲茶，唔慌你講錯矣！」堂倌亦笑曰：「全堂都係第一流經紀也！」鄒伯父曰：「如果交易，收到錢，自然送與汝！」我連曰冇問題。心中默計，款項收到時，大抵海虎絨褸，亦將在趙小姐身上矣。

往訪大班周，問玻璃可否賒貨？大班周笑曰：「我信得過你，但公司信不過你，奈何！我等之生意，向來清清楚楚，講會計制度，豈能貨出銀未者？何況十萬八萬銀生意歟？」我曰！「不過十天銀期耳！」大班周搖首曰：「一天亦不得，現錢交現貨，賒借免開尊！」

此路不通，甚爲怏怏。返至公司，金新城又催我賣白鐵，我曰：「昨日我應承代人收之花紗價，可否支付？」金新城笑曰：「此乃汝所作怪，然耶？」我冷笑曰：「我雖窮，亦不致作此等唔乾淨錢，何況僅得三四百元乎？」金新城卽笑曰：「講笑耳！我知汝向不搵黑錢，但我公司已定一例，所

有代收價欵，與佣金一樣，留月尾始支付也！」我無可如何，但曰：「冇問題，朋友信得我過，亦信得汝過也。」金新城又猛追我賣白鐵，並謂有人造綠，已有船期，可賣花貨。

中午已約好細路庭在福祿壽飲茶，細路庭甚師爺骨之人，謂福祿壽坐得舒服而乾凈云。細路庭問玻璃如何？我曰：「賒貨冇得斟。」渠曰：「現有一客，想買二萬元貨，汝之玻璃可拆開賣否？」我謂可以。細路庭曰：「但渠亦要有五日銀期，汝試商量。此單不同那一單。我大刀斬，佣金可計至加一。」我不信，細路庭笑曰：「非佣也，食價也。其人戇居居，正丁也，不搵何待？此人爲花花公子，大把貨者。」我曰：「惜不能賒貨何？」細路庭曰：「我與汝兩份共作之。先行承起交價，五日後即可收錢矣。」我謂諗過先，細路庭曰：「明日仍在此，汝回覆我。」

想落此行生意亦做得過，穩陣之極。渠所講之人，我亦聞過其名，此件頗有得斟也。

打電話找周二娘不在，找得白如烟，渠問我何以不見許久？我笑曰：「汝有上海去，我冇得去也！」如烟嗔曰：「鬼去！上海人都來香港，去上海趨儓乎？陳光彩眞想到傻者！」

鄒伯父如此關照我，今晚特意往成業找之，偕往叙春園晚飯。飯後且聽女伶焉。

老妻深夜未返。今晚又不回？

第×日

昨日老妻果未回，早知如此，往周二娘處作竟夕談矣。秋風漸緊，半夜間深有寒意，孤枕孤燈，使人魂銷。

想起細路庭之玻璃，確可以一作，近來生意不大好景，搵錢極難。此固非僅我如此，十行九檔，行埋都係咳聲嘆氣，經紀佬亦有不少大拍烏蠅，食穀種者，如果此時有機會不搵多少，萬一不景氣的

確襲港時，更有謀矣。應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，姚承志走了我一鑊，大班周與斬眼蔡之件又不成，若不多謀生路，前途固大堪虞也。

今早到第一樓，與鄒伯父談片刻，渠即謂找辛直氣交易去矣。我返至公司，金新城未返，我遂出找大班周，問渠之玻璃可否拆散？大班周話冇問題。我意遂決，到同文街，找着飛天南，飛天南一見即從身上拉出牛仔一條，曰：「你請飲茶，當即過水。」我以中午有細路庭之約，叫改期，飛天南曰：「汝改期我亦改期過水矣。」無已，拉渠到大公司，饗以公司三文治一碟，當堂過水焉。並問渠有人要白鐵否？人造絲否？飛天南話有客，下午覆實。

中午在福祿壽見細路庭，大掛一輪，細路庭亦與我同一見解，謂不過五日明，本無所謂，兩份作一，一人可分得千幾鬼也。因決定照此進行，飲完茶，細路庭帶我去見其人，原來名叫賈魯寶，四十歲人，潮州佬也。其店號曰「昌隆賈記」。生意似不少。當面一掛，馬上掛實。我等乃約定明日交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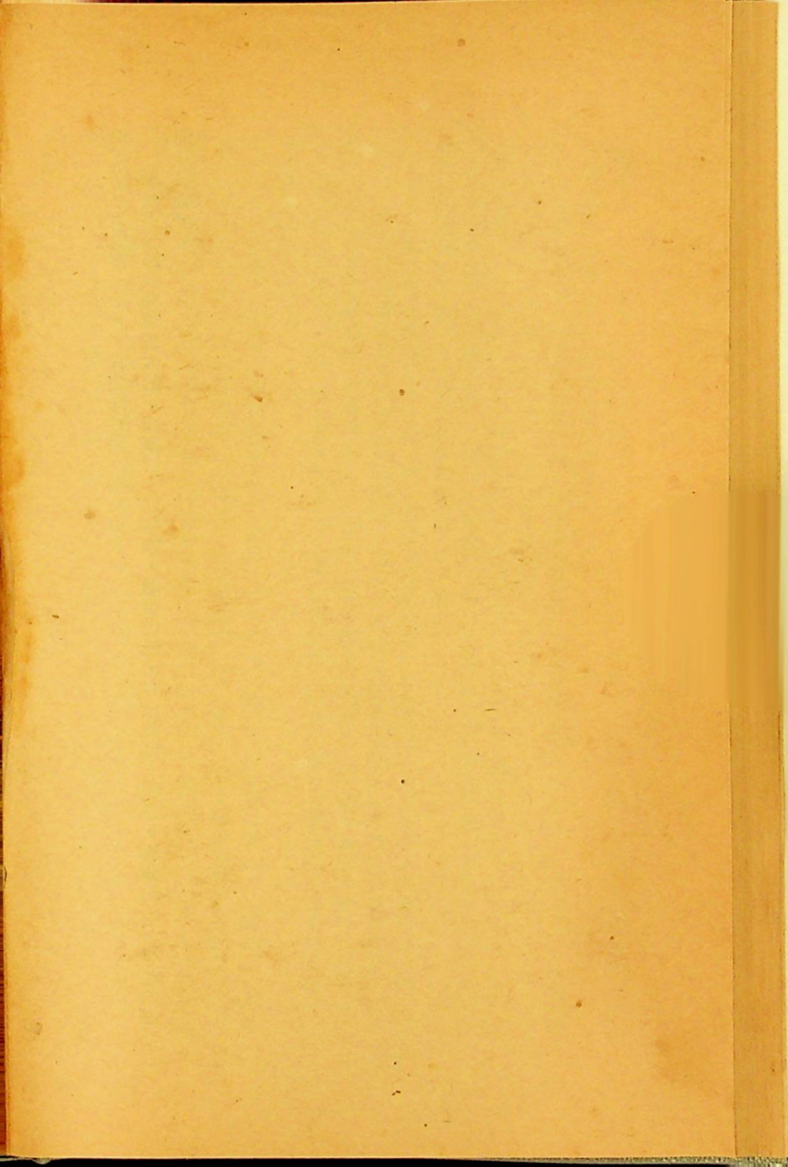
我默計銀行中欵，約共有一萬四千餘元，隨便可以支應。頗為得意。五日內做一鑊生意，雖不過一分錢，但實賺也。

下午找到周二娘，到跑馬地找之。周二娘曰：「後日決定搬屋，汝後朝來幫我。」我應之，問白如烟如何？二娘曰：「渠仍與梁姑娘住於此！我曾叫渠去同住，渠未允也。我既無心幹此營生，由得她矣。」我問三行王處已找清數否？二娘搖首笑曰，「我自有辦法，搵到佢一戥都冇，想找清數乎？」

在二娘處晚飯，飯時我提起有人在省城走官纜，問有人想做官否？二娘曰：「有之至！汝處之人有把握否？是否即舊日替鍾行逢做手脚之人？」我急否認。二娘曰：「既如此，汝明日再來，我當為

汝搭線。大家撈一筆，等我彌補搬屋之損失也。」

飯後與二娘到高陞看大戲，歸家已十二時許，老妻已返，且已高臥。覘之，酒氣迫人，又不知在何處應酬矣。



經紀日記

•第二集•

定價：港幣一元五角

著者：經紀拉

出版者：大公書局
香港德輔道五四號
電話：二七六三四

發行者：大公書局
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地址：香港保良新街七號
電話：三六四七〇

